

三 指事述意之作

書論序

駢體文鈔中編上





駢體文鈔卷十九

書類

司馬子長報任安書

任安滎陽人為衛將軍後為益州刺史

厚集其陣鬱怒奮勢成此奇觀

太史公牛馬走司馬遷再拜言少卿足下曩者辱賜書教以慎於接物推賢進士為務意氣懃懃懇懇若望僕不相師而用流俗人之言僕非敢如此也僕雖罷駑亦嘗側聞長者之遺風矣顧自以為身殘處穢動而見尤欲益反損是以獨抑鬱而與誰語諺曰誰為為之孰令聽之蓋鍾子期死伯牙終身不復鼓琴何則士為知己者用女為說已者容若僕大質已虧缺矣雖材懷隋和行若由夷終不可以為榮適足以見笑而自黜耳書辭宜答會東從上來又迫賤事相見日淺卒卒無須臾之間得場志意今少卿抱不測之罪涉旬月迫季冬僕又薄從上雍恐卒然不可為

以下言推賢進士非已責

諱是僕終已不得舒憤懣以曉左右則長逝者魂魄私恨無窮請畧陳固陋闕然久不報幸勿為過僕聞之修身者智之符也愛施者仁之端也取與者義之表也恥辱者勇之決也立名者行之極也士有此五者然後可以託於世而列於君子之林矣故禍莫憐於欲利悲莫痛於傷心行莫醜於辱先詎莫大於官刑刑餘之人無所比數非一世也所從來遠矣昔衛靈公與雍渠同載孔子適陳商鞅因景監見趙良寒心趙諫也與連久商諫故中同子同子參乘袁絲變色自古而恥之夫中林之人事有關於宦豎莫不傷氣而况於慷慨之士乎如今朝廷雖乏人奈何令乃錮之餘薦天下豪俊哉僕賴先人緒業得待罪輦轂下二十餘年矣所以自惟上之不能納忠效信有奇策材力之譽自結明主次之又不能拾遺補闕招賢進能顯巖穴之士外之不能備行伍攻城野戰

以下稱用流俗人之言為非得已而兼以抒其憤懣

有斬將搴旗之功下之不能積日累勞取尊官厚祿以為宗族交遊光寵四者無一遂苟合取容無所短長之效可見如此矣鄉者僕嘗廁下大夫之列陪奉外廷未議不以此時引綱維盡思慮今已虛形為掃除之隸在闕茸之中乃欲仰首伸臂論列是非不亦輕朝廷羞當世之士邪嗟乎嗟乎如僕尚何言哉尚何言哉且事本末未易明也僕少負不羈之才長無鄉曲之譽主上幸得以先人之故使得奏薄技出入周衛之中僕以為戴盆何以望天故絕賓客之知忘室家之業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才力務壹心營職以求親媚於主上而事乃有大謬不然者夫僕與李陵俱居門下素非能相善也趣舍異路未嘗銜盃酒接慇懃之餘歡然僕觀其為人自守奇士事親孝與士信臨財廉取與義分別有讓恭儉下人常思奮不顧身以徇國家之

以下言己平日非不慎於接物

孝弩弓也

師古言音邱權反又音春陵者通以為孝弩之考也弩矣孝弩居指不當言張陵時也善以張弩之字非是手考也

以下言已非隨俗流轉不自附主顧自有是以垂禁百世者欲少仰知其心勿責望以不師用其言也

急其素所蓄積也僕以為有國士之風夫人臣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赴公家之難斯亦奇矣今舉事一不當而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孽其短僕誠私心痛之且李陵提步卒不滿五千深踐戎馬之地足歷王庭垂餌虎口橫挑強胡仰億萬之師與單于連戰十有餘日所殺過當虜救死扶傷不給旃裘之君長咸震怖乃悉徵其左右賢王舉引弓之人一國共攻而圍之戰鬪千里矢盡道窮救兵不至士卒死傷如積然陵一呼勞軍士無不起躬自流涕沫血飲泣更張空拳冒白^辨北嚮爭死敵者陵未沒時使有來報漢公卿盡侯皆奉觴上壽後數日陵敗書聞主上為之食不甘味聽朝不怡大臣憂懼不知所出僕竊不自料其卑賤見主上慘愴但悼誠欲效其款款之愚以為李陵素與士大夫絕少分甘能得人死力雖古之名將不能過

師古言音邱權反又音春陵者通以為孝弩之考也弩矣孝弩居指不當言張陵時也善以張弩之字非是手考也

也身雖陷敗彼觀其意且欲得其當而報於漢事已無可奈何其所摧敗功亦足以暴於天下矣僕懷欲陳之而未由路適會召問即以此指推言陵之功欲以廣主上之意塞睚眦之辭未能盡明明主不深曉以為僕沮貳師而為李陵游說遂下於理拳拳之忠終不能自列因為誣上卒從吏議家貧貨賂不足以自贖交游莫救左右親近不為一言身非木石獨與法吏為伍深幽囹圄之中誰可告愬者此真少卿所親見僕行事豈不然耶李陵既生降隕其家聲而僕又佞之蠶室重為天下觀笑悲夫悲夫事未易一二為俗人言也僕之先人非有剖符丹書之功文史星歷近乎卜祝之間固主上所戲弄倡優所畜流俗之所輕也假令僕伏法受誅若九牛亡一毛與螻蟻何以異而世俗又不能與死節者次比特以為智窮罪極不能自免卒

就死耳何也素所自樹立使然也人固有一死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用之所趨異也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辭令其次詘體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關木索被箠楚受辱其次剔毛髮嬰金鐵受辱其次毀肌膚斷肢體受辱最下腐刑極矣傳曰刑不上大夫此言士節不可不勉勵也猛虎在深山百獸震恐及在檻穽之中搖尾而求食積威約之漸也故有畫地爲牢勢不可入削木爲吏議不可對定計於鮮也今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膚受榜箠幽於圜墻之中當此之時見獄吏則頭搶地視徒隸則心惕息何者積威約之勢也及已至是言不辱者所謂強顏耳曷足貴乎且西伯伯也拘於羑里李斯相也具於五刑淮陰王也受械於陳彭越張敖南面稱孤繫獄抵罪絳侯誅諸呂權傾五伯囚於請室魏其大

將也衣赭衣關三木季布爲朱家鉗奴灌夫受辱於居室此人皆身至王侯將相聲聞鄰國及罪至罔加不能引決自裁在塵埃之中古今一體安在其不辱也由此言之勇怯勢也強弱形也審矣曷足怪乎夫人不能早自裁繩墨之外以稍陵遲至於鞭箠之間乃欲引節斯不亦遠乎古人所以重施刑於大夫者殆爲此也夫人情莫不貪生惡死念父母顧妻子至激於義理者不然乃奪所不得已也今僕不幸早失父母無兄弟之親獨身孤立少卿視僕於妻子何如哉且勇者不必死節怯夫慕義何處不勉焉僕雖怯懦欲苟活亦頗識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湛溺纆繼之辱哉且夫臧獲婢妾猶能引決况僕之不得已乎所以隱忍苟活幽於糞土之中而不辭者恨私心有所不盡鄙陋沒世而文采不表於後世也古者富貴而名磨滅不可勝

紀惟侷儻非常之人稱焉蓋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邱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臚脚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聖賢發憤之所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乃如左邱無目孫子斷足終不可用退而論書策以舒其憤思垂空文以自見僕竊不遜近自託於無能之辭網羅天下放失舊聞畧考其行事綜其終始稽其成敗興壞之紀上計軒轅下至於茲為十表本紀十二書八章世家三十列傳七十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草創未就會遭此禍惜其不成是以就極刑而無愠色僕誠以著此書藏諸名山傳之其人通邑大都則僕償前辱之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然此可為智者道難為俗人言也且負下

言負累之下未易可居

少卿所謂用流俗之言

未易居下流多謗議僕以口語會遭此禍重為鄉里所戮笑以汚辱先人亦何面目復上父母之邱墓乎雖累百世垢彌甚耳是以腸一日而九迴居則忽忽若有所亡出則不知其所往每念斯恥汗未嘗不發背禿衣也身直為閭閻之臣寧得自引深藏巖穴邪故且從容浮沉與時俯仰以通其狂惑今少卿乃教以推賢進士無乃與僕私心刺謬乎今雖欲自雕琢曼辭以自飾無益於俗不信適足取辱耳要之死耳然後是非乃定書不能悉意略陳固陋謹再拜

王生與蓋寬饒書

寬使目以行清能為有益於國而為凡庸而越命生云不使長上疏諫爭太子庶子生序云一

西京文多宛轉隱曲此獨切直盡意

明主知君繫自公正不畏疆禦故命君以司察之位擅君以奉使之權尊官厚祿已施於君矣君宜夙夜惟思當世

韓慕虛曰蕭望之之
門乃近一鄭朋之奏
記筆心可觀然跡其反
復便辟善柔使任事
一不極足以失望之而有
餘矣

之務奉法宣化憂勞天下雖日有益月有功猶未足以稱
職而報恩也自古之治三王之術各有制度今君不務循
職而已廼欲以太古久遠之事匡拂天子數進不用難聽
之語以摩切左右非所以揚令名全壽命者也方今用事
之人皆明習法令言足以飾君之辭文足以成君之過君
不惟違氏之高蹤而慕子胥之末行用不訾之軀臨不測
之險竊為君痛之夫君子直而不挺曲而不詘大雅云既
明且哲以保其身狂夫之言聖人擇焉唯裁省覽

亦從戰國策出有蹙丈為尺之勢

將軍體周召之德秉公綽之質有卞莊之威至乎耳順之
年履折衝之位號至將軍誠士之高致也窟穴黎庶莫不
懽喜咸曰將軍其人也今將軍規撫云若管晏而休遂行

合 奏記鄧禹與史不

東觀漢記以為是諫
卿為之詞不知何據
此非違
見後漢書注

日仄至周召乃留乎若管晏而休則下走將歸延陵之臯
修農圃之疇畜鷄種黍埃見二子沒齒而已矣如將軍昭
然度行積思塞邪枉之險踐宣中庸之常政與周召之遺
業親日仄之兼聽則下走其庶幾願竭區區底厲鋒鏑奉
萬分之一

馮敬通奏記鄧禹

後漢書馮衍傳衍字仲公東莞人
行大將軍事安集於方術因以計說永口云

此等文自西京而轉後漢之關也此尚有壯氣後乃益
靡耳

衍聞明君不惡切慤之言以測幽冥之論忠臣不顧爭引
之患以達萬機之變是故君臣兩興功名兼立銘勒金石
令問不忘今衍幸逢寬明之日將值危言之時豈敢拱默
避臯而不竭其誠哉伏見天下離王莽之害久矣始自東
郡之師繼以西海之役巴蜀没于南夷緣邊破于北狄遠

九虎
著拜將軍九人
以虎為號

章依注臣賢業行
集休毛作無

征萬里暴兵累年禍挈未解兵連不息刑法彌深賦歛愈重衆彊之黨橫擊于外百僚之臣貪殘于內元元無聊飢寒並臻父子流亡夫婦離散廬落邱墟田疇蕪穢疾疫大典災異蠶起于是江湖之上海岱之濱風騰波湧更相駢藉四垂之人肝腦塗地死亡之數不啻大半殃咎之毒痛入骨髓匹夫僮婦咸懷怨怒皇帝以聖德靈威龍興鳳舉率宛葉之衆將散亂之兵唾血昆陽長驅武關破百萬之陳摧九虎之軍雷震四海席卷天下攘除禍亂誅滅無道一朞之間海內大定繼高祖之休烈脩文武之絕業社稷復存炎精更輝德冠往初功無與二天下自以去亡新就聖漢當蒙其福而賴其願樹恩布德易以周洽其猶順驚風而蜚鴻毛也然而諸將虜掠逆倫絕理殺人父子妻人婦女燔其室屋略其財產饑者毛食寒者裸跣冤結失望

無所歸命今大將軍以明淑之德秉大使之權統三軍之政存撫并州之人惠愛之誠加乎百姓高世之聲聞乎羣士故其延頸企踵而望者非特一人也且大將軍之事豈特瑤瑩其行束修其心而已哉將定國家之大業成天地之元功也昔周宣中興之主齊桓霸彊之君耳猶有申伯名虎夷吾吉甫攘其蝥賊安其疆宇况乎萬里之漢明帝復興而大將為之梁棟此誠不可以忽也且衍聞之兵久則力屈人愁則變生今邯鄲之賊未滅真定之際復擾而大將軍所部不過百里守城不休戰軍不息兵革雲翔百姓震駭奈何自怠不為深憂夫并州之地東帶名關北逼強胡年穀獨熟人庶多資斯四戰之地攻守之場也如其不虞何以待之故曰德不累積人不為用備不預具難以應卒今生人之命懸于將軍將軍所杖必須良才宜改易

非任更選賢能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審得其人以承大將軍之明則雖山澤之人無不感德思樂為用矣然後簡精銳之卒發屯守之士三軍既整甲兵已具相其土地之饒觀其水泉之利制屯田之術習戰射之教則威風遠暢人安其業矣若鎮太原撫上黨收百姓之歡心樹名賢之良佐天下無變則足以顯聲譽一朝有事則可以建大功惟大將軍開日月之明發深淵之慮監六經之論觀孫吳之策省羣議之是非詳衆士之自黑以超周南之迹垂甘棠之風令夫功烈施于千載富貴傳于無窮伊望之策何以加茲

朱叔元為幽州牧與彭寵書

孫月峯曰甚勁有氣議論甚透快亦有辭鋒

蓋聞智者順時而謀愚者逆理而動嘗竊悲京城太叔以不知足而無賢輔卒自棄於鄭也伯通寵字以名字典郡有佐

寵為漁陽太守
建忠侯大將軍
以帶三綬

命之功臨民親職愛惜倉庫而浮乘征伐之任欲權時救急此道二者皆為國耳即疑浮相譖何不詣闕自陳而為滅族之計乎朝廷之於伯通恩亦厚矣委以大郡任以威武事有柱石之寄此義情同子孫之親匹夫媵母尚能致命一食豈有身帶三綬職典大邦而不顧恩義生心外叛者乎伯通與吏民語何以為顏行步拜起何以為容坐臥念之何以為心引鏡窺形何施眉目舉措建功何以為人惜乎棄休令之嘉名造梟鴟之逆謀捐傳葉之慶祚招破敗之重災高論堯舜之道不忍桀紂之性生為世笑死為愚鬼不亦哀乎伯通與耿俠遊俱起佐命同被國恩俠遊謙讓屢有降挹之言而伯通自代以為功高天下往時遼東有豕生子白頭異而獻之行至河東見羣豕皆白懷慙而還若以子之功論於朝廷則為遼東豕也今乃愚妄自比六國六

且歎且嗟大有妙致
此直喚醒其意

收移銘利刺骨

子源与尔存念
隙徒以直節郡
將軍命以招城人
而身悔真烈士
武

沈懋貞頓挫絕
此文精

張起見滅洪海內奇士
太子源天下我士生
貴有知己宜其殺妾
譽士能胆革命而當
三少悔也
詞氣源慨義
形於色

國之時其勢各盛廓土數千里勝兵將百萬故能據國相
持多歷年所今天下幾里列郡幾城奈何以區區漁陽而
結怨天子此猶河濱之民捧土以塞孟津多見其不知量
也方今天下適定海內願安士無賢不肖皆樂立名於世
而伯通獨中風狂走自捐盛時內聽驕婦之失計外信讒
邪之諛言長為羣后惡法永為功臣鑒戒豈不誤哉定海
內者無私讐勿以前事自疑願留意顧老母少弟凡舉事
無為親厚者所痛而為見讐者所快寤得書愈固怒改浮特
臧子源報陳琳書

隔閡相思發于寤寐相去步武而趨舍異規其為愴恨胡
可勝言前日不遺比辱雅况述敘禍福公私切至以子之
才窮該典籍豈將闔于大道不達余趣哉是以捐棄翰墨
一無所酬亦冀遙忖褊心疎識鄙性重獲來命援引紛紜

雖欲無對而義篤其言僕小人也本乏志用中因行役特
蒙傾蓋恩深分厚遂竊大州寧樂今日自還接刃乎每登
城臨兵觀主人之旗鼓瞻望帳幄感故友之周旋撫弦擗
矢不覺涕流之覆面也何者自以輔佐主人無以為悔主
人相接過絕等倫受任之初志同大事掃清寇逆共尊王
室豈悟本州被侵郡將邁尼請師見拒辭行被拘使洪故
君遂至淪滅區區微節無所獲申豈得復全交友之道重
虧忠孝之名乎所以忍悲揮戈收淚告絕若使主人少垂
古人忠恕之情來者側席去者克己則僕抗季札之志不
為今日之戰矣昔張景明登壇唾血奉辭奔走卒使韓牧
讓印主人得地後但以拜章朝主賜爵獲傳之故不蒙觀
過之貸而受夷滅之禍呂奉先討卓來奔請兵不獲告去
何罪復見所刺劉子璜奉使踰時辭不獲命畏君懷親以

女子年友
言字我
言字我

蔚宗史論以為急
消之師兵家所忌
浩可謂懷失奉
節存荆則未定
其志正謂其當道
敵國

終不撓

徐眾三國傳曰為計者為
力所不之可余他國以求赴
救若謀力未展以待事機
則宜得更觀景效死於
趙何必誓守窮城而守
面身死於民切者不三良
可哀也

滅洪海內奇士
素之會攝衣於
壇操血而盟豈忍
背之

魏晉春秋載審配獻
譯書辭義激昂不
滅仲宣見三國志表叙
傳注

其言絕况痛何
竟石終成

詐求歸可謂有志忠孝無損霸道亦復僵尸麾下不蒙虧
除慕進者蒙榮違意者被戮此乃主人之利非遊士之願
也是以鑒戒前人守死窮城亦以君子之違不道敵國故
魏志此下有不後身者之言則色有宜殺命於伍負不當辨矣於秦處矣
也足下當見久圍不解救兵未至感婚姻之義推平生之
好以為屈節而苟生勝守義而傾覆也昔晏嬰不降志于
白刃南史不曲筆以求存故身象圖象名垂後世况僕據
金城之固驅士卒之力散三年之畜以為一年之資匡困
補乏以悅天下何圖築室反耕哉但懼秋風揚塵伯珪馬
首南向張揚飛燕旅力作難北鄙將告倒懸之急股肱奏
乞歸之計耳主人當鑒戒曹輩反旌退師何宜久辱盛怒
暴威于吾城之下哉足下譏吾恃黑山以為救獨不念黃
巾之合從耶昔高祖取彭越于鉅野光武創基兆于綠林
卒能龍飛受命中興帝業苟可輔主興化夫何嫌哉况僕

親奉璽書與之從事行矣孔璋足下微利于境外滅洪投
命于君親吾子託身于盟主滅洪策名于長安子謂余身
死而名滅僕亦笑子生死而無聞焉本同末離努力努力
夫復何言 志氣魁桓風采嚴厲 箕于古而無對

王仲宣為劉荊州與袁譚書

天降災害禍難殷流初交殊族卒成同盟使王室震蕩彝
倫攸斃是以智達之士莫不痛心入骨傷時人不能相忍
也然孤與太公志同願等雖楚魏絕邈山河迥遠戮力乃
心共獎王室使非族不干吾盟異類不絕吾好此孤與太
公無貳之所致也功績未卒太公殂隕賢允承統以繼洪
業宣奕世之德履不顯之祚摧嚴敵於鄴都揚休烈於朔
土顧定疆宇虎視河外凡我同盟莫不景附何悟青蠅飛
於竿旌無忌游於一壘使股肱分成一體會齊絕為異身

初聞此問尙謂不然定聞信來乃知闕伯實沉之忿已成
棄親卽讐之計已决旃旆交於中原暴尸累於城下聞之
哽咽若存若亡昔三王五伯下及戰國君臣相弑父子相
殺兄弟相殘親戚相滅蓋時有之然或欲以成王業或欲
以定霸功皆所謂逆取順守而微富強于一世也未存棄
親卽異元其根本而能全軀長世者也昔齊襄公報九世
之讐士句卒荀偃之事是故春秋美其義君子稱其信夫
伯游之恨於齊未若太公之忿於曹也宣子人臣承業未
若仁君之繼統也且君子違難不適讐國交絕不出惡聲
况忘先人之讐棄親戚之好而爲萬世之戒遺同盟之恥
哉蠻夷戎狄將存請讓之言况我族類而不痛心邪夫欲
立竹帛於當時全宗祀於一世豈宜同生分謗爭校得失
乎若冀州有不弟之傲無慙順之節仁君當降志辱身以

濟事爲務事定之後使天下平其曲直不亦爲高義邪今
仁君見憎於夫人未若鄭莊之於姜氏昆弟之嫌未若重
華之於象敖然莊公卒崇大隧之樂象敖終受有鼻之封
願捐棄百痾追攝舊義復爲母子昆弟如初今整勒士馬
瞻望鵠立又遺尚書言皆切直諱尚皆不從

阮元瑜爲曹公作書與孫權

孫少弟也

離絕以來於今三年無一日而忘前好亦猶媾之義恩
情已深違異之恨中間尙淺也孤懷此心君豈同哉每覽
古今所由改趣因緣侵辱或起瑕釁心忿意危用成大變
若韓信傷心於失楚彭寵積望於無異盧縮嫌畏於已隙
英布憂迫於情溺此事之緣也孤與將軍恩如骨肉割授
江南不屬本州豈若淮陰捐舊之恨抑遏劉馥相厚益隆
寧放朱浮顯露之奏無匿張勝貸故之變匪有陰構賁赫

師子湘曰孔璋之檄乘勢
勢起喝身元瑜此書
管收軍之後有信難
於指辭者說英雄
之徒全以情理喻
令人心折固不當以
矜自夸而已於此見元
瑜之工

史記蘇秦謂齊王
此章仇覽而得石文
也顧石古字通

韓子曰昔者鄭武公伐
胡先以其子妻胡公以
其意因西向其羣臣曰
欲用兵誰可伐者夫夫
其思對曰胡可武公怒而
殺之胡先弟之國也
伐之胡君引之以前胡
已之不臣備前人之胡

言荆州本非我有失之
非有兩損何必以者事
為念是以願申者好
送臣未得其好
此書於赤壁一役向護已失
情者咸知其為矯飾也
古來事不可成敗論又
不可張張法為定案也
扣之注要兩侍有日赤壁
敗蓋有運數定是由疾疫
大興以損凌厲之風鋒凱
風日南用成焚如之勢
天寶為之豈人事哉然
則魏武之東下非失其
也

之告固非燕王淮南之釁也而忍絕王命明棄碩交實為
佞人所構會也夫似是之言莫不動聽因形設象易為變
觀示之以禍難激之以恥辱大丈夫雄心能無憤發昔蘇
秦說韓羞以牛後韓王按劍作色而怒雖兵折地割猶不
為悔人之情也仁君年壯氣盛緒信所嬖既懼患至兼懷
忿恨不能復遠度孤心近慮事勢遂齎見薄之決計秉鬪
然之成議加劉備相扇揚事結釁連推而行之想暢本心
不願於此也孤以薄德位高任重幸蒙國朝將泰之運蕩
平天下懷集異類喜得全功長享其福而如親坐離厚援
生隙常恐海內多以相責以為老夫包藏禍心陰存鄭武
取胡之詐乃使仁君鬪然自絕以是忿忿懷慙反側常思
除棄小事更申前好二族俱榮流祚後嗣以明雅素中誠
之效抱懷數年未得散意昔赤壁之役遭離疫氣燒船自
建安十三年

還以避惡地非周瑜水軍所能抑控也江陵之守物盡穀
殫無所復據徙民還師又非瑜之所能敗也荆土木非已
分我盡與君冀取其餘非相侵肌膚有所割損也思計此
變無傷於孤何必自遂於此不復還之高帝設爵以延田
橫高光自居光武指河而誓朱鮪君之負累豈如二子是以至情願
聞德音往年在譙新造舟船取足自載以至九江貴欲觀
湖濼之形定江濱之民耳非有深入攻戰之計將恐議者
大為已榮自謂策得長無西患重以此故未肯迴情然智
者之慮慮於未形達者所規規於未兆是故子胥知姑蘇
之有麋鹿輔果識智伯之為趙禽穆生謝病以免楚難鄒
陽北遊不同吳禍此四士者豈聖人哉徒通變思深以微
知著耳以君之明觀孤術數量君所據相計土地豈勢少
力乏不能遠舉割江之表晏安而已哉甚未然也若恃水

戰臨江塞。要欲命王師。終不得渡。亦未必也。夫水戰千里。情巧萬端。越爲三軍。吳曾不禦。漢潛夏陽。魏豹不意。江河雖廣。其長難衛也。凡事有宜。不得盡言。將修前好。而張形勢。更無以五臣作似爲威脅重敵人。然有所恐。恐書無益。何則。往者軍逼。而自引還。今日在遠。而興慰納。辭遜意狹。謂其力盡。適以增驕。不足相勸。但明效古。當自圖之耳。昔淮南信左吳之策。隗囂納王元之言。彭寵受親吏之計。三夫不寤。終爲世笑。梁王不受詭勝。竇融斥逐張元。二賢既覺。福亦隨之。願君少留意焉。若能內取張昭于布。外擊劉備。以效赤心。用復前好。則江表之任。長以相付。高位重爵。坦然可觀。上令聖朝無東顧之勞。下令百姓保安全之福。君享其榮。孤受其利。豈不快哉。若忽至誠。以處僥倖。婉彼二人。不忍加罪。所謂小人之仁。大人之賊。大雅之人。不肯爲此也。若

憐子布願言俱存。亦能傾心去恨。順君之情。更與從事。取其後善。但禽劉備。亦足爲效。開設二者。審處一焉。聞荆揚諸將。並得降者。皆言交州爲君所執。豫章距命。不承執事。疫旱並行。人兵損滅。各求進軍。其言云云。孤聞此言。未以爲悅。然道路既遠。降者難信。幸人之災。君子不爲。且又百姓國家之有加。懷區區樂欲崇和。庶幾明德來見。昭嗣不勞。而定於孤。益貴是以按兵守次。遣書致意。古者兵交。使在其中。願仁君及孤。虛心同意。以應詩人補袞之勤。而慎周易牽復之義。濯鱗清流。飛翼天衢。良時在茲。勗之而已。孫子荆爲石仲容與孫皓書。

荀白。蓋聞見機而作。周易所貴。小不事大。春秋所誅。此乃吉凶之萌兆。榮辱之所由興也。是故許鄭以銜璧全國。曹譚以無禮取滅。載籍既記。其成敗古今。又著其愚智矣。不

何焯曰。自是六才不滅。孔璋其源出於辭賦。故猶歷過。

復廣引譬類崇飾浮詞苟以夸大爲名更傷忠告之實今
麤論事勢以相覺悟昔炎精幽昧歷數將終桓靈失德災
釁竝興豺狼抗爪牙之毒生人陷塗炭之艱於是九州絕
貫皇綱解紐四海蕭條非復漢有太祖承運神武應期征
討暴亂克寧區夏協建靈符天命既集遂廓洪基奄有魏
域士則神州中岳器則九鼎猶存世載淑美重光相襲固
知四隩之攸同天下之壯觀也公孫淵承藉父兄世居東
裔擁帶燕胡馮陵險遠講武盤桓不供職貢內傲帝命外
通南國乘桴滄流交疇貨賄葛越布於朔土貂馬延乎吳
會自以爲控弦十萬奔走足用信能右折燕齊左振扶桑
陵轍沙漠南面稱王也宣王薄伐猛銳長驅師次遼陽而
城池不守桴鼓一震而元凶折首然後遠跡疆場列郡大
荒收離聚散咸安其居民庶悅服殊俗欵附自茲遂隆九

野清泰東夷獻其樂器景元三年肅慎貢其楛矢曠世不羈應化而
至巍巍蕩蕩想所具聞吳之先主起自荊州遭時擾攘播
遷江表劉備震懼亦逃巴岷遂依邱陵積石之固三江五
湖浩汗無涯假氣游魂迄于四紀二邦合從東西唱和互
相扇動距捍中國自謂二分鼎足之勢可與泰山共相終
始相國晉王輔相帝室文武桓桓志厲秋霜廟勝之算應
變無窮獨見之鑒與衆絕慮主上欽明委以萬幾長轡遠
御妙略潛授偏師同心上下用力稜威奮伐深入其阻并
敵一向奪其膽氣小戰江介則成蜀錦都自潰曜兵劍閣而姜
維面縛開地五千蜀錦列郡三十師不踰時梁益肅清使竊號
之雄稽顙絳闕球琳重錦充於府庫夫號滅虞亡韓并魏
徙此皆前鑒之驗後事之師也又南中呂興深覩天命蟬
蛻內向願爲臣妾外失輔車唇齒之援內有毛羽零落之

時吳中書令賀正
上疏切諫以爲長江
之限不可久恃苟多
石守一葦可航且引
劉氏喪沒爲炯戒
皓不用其言反加
深恨國祚之促宜武

此非夸也晉
得伐吳舟楫
三盛自古未有
峙造船木神蘇
江而下吳建平太
守吳亮取以白
吳之曰晉必有攻
吳之計

方伯海書与檄石曰
檄別列奉人之罪狀
向其君曰上忘忠孝
別從道理及愛曉
喻使知言順逆就
順耳是時西蜀已
亡魏視吳如砧上
肉直以威力脅之未
降故氣極凌厲初
桓抗据不為一切
李張得勝勝劫之况
形勢使然也
丹陽山民依險習
武時出寇盜元
遜羅共出阻封其
穀稼於是饑窮
出降

漸而徘徊危國冀延日月此猶魏武侯却指山河以自強
大殊不知物有興亡則所羨非其地也方今百僚濟濟儁
又盈朝虎臣武將折衝萬里國富兵強六軍精練思復翰
飛飲馬南海自頃國家整治器械修造舟楫簡習水戰伐
樹北山則太行木盡濬決河洛則百川通流樓船萬艘千
里相望自魏相以來舟車之用未有如今日之盛者也驍
勇百萬畜加待時役不再舉今日之謂也然主上眷眷未
便電邁者以為愛民治國道家所尚崇城自卑文王退舍
故先開示大信喻以存亡殷勤之旨往使所究若能審識
安危自求多福蹙然改容祇承往告追慕南越嬰齊入侍
北面稱臣伏聽告策則世祚江表永為藩輔豐報顯賞隆
於今日矣若侮慢不式王命然後謀力雲合指麾風從雍
益二州順流而東青徐戰士列江而西荆揚兗豫爭驅入

衝征東甲卒虎步秣陵爾乃皇輿整駕六師徐征羽檄燭
日旌旗流星遊龍躍路歌吹盈耳士卒奔邁其會如林煙
塵俱起震天駭地渴賞之士鋒鏑爭先忽然一旦身首橫
分宗祀屠覆取戒萬世引領南望良以寒心夫治膏肓者
必進苦口之藥決狐疑者必告逆耳之言如其迷謬未知
所投恐俞附見其已困扁鵲知其無功也勉思良圖惟所
去就石苞白

孫月峯曰石苞之石不為元珍之空壯

薛敬文與諸葛恪書孫權嘉恪降定山越之功遣尚書僕射辭綜勞軍

山越恃阻不賓歷世緩則首鼠急則狼顧皇帝赫然命將
西征神策內授武師外震兵不染錫甲不沾汗元惡既梟
種黨歸義蕩滌山藪獻戎十萬野無遺寇邑罔殘姦既掃
兇慝又充軍用藜藜稷莠化為善草魍魎更成虎士
雖實國家威靈之所加亦信元帥臨履之所致也雖詩美

拜恪威將軍
封都鄉侯

執訊易嘉折首周之方召漢之衛霍豈足以談功軼古人
勲超前世主上歡然遙用歎息感四牡之遺典思飲至之
舊章故遣中臺近官迎置犒賜以旌茂功以慰劬勞
伏文表與阮籍書

幽異恣肆似出鴻寶其剗句鑿字亦江鮑所祖

義白蓋聞建功立勲者必以聖賢爲本樂真養性者必以
榮名爲主若棄聖背賢則不離乎狂狷凌榮起名則不免
乎窮辱故自生民以來同此圖例雖歷百代業不易綱譬
如大道徒以奔趨遲疾定其駕良舉足向路揔趨一也然
流名震響非實不著而抱實之奇非人不寶貴德保身非
禮不成伏禮之知非勤不辦是使薄於實而爭名者或因
飾虛以自矜慎於禮而莫持者或因倨怠以自外其自矜
也必關闔曉暖以示之不測之量其自外也必排摧禮俗

以見其不韜之達又有滑稽之士糅於其間浮沈不一際
畔相亂或使時人莫能早分推其大歸綜之行事徒可力
極一噓觀盡崇朝遭清世邪則將吹其嘘以露其實值其
闇耶則將矜其貌以疑其樸從此觀之治大而見遺不如
資小而必集出俗而見削不如入檢而必令驟聽論者洋
溢之聲雖未傾蓋其情如舊然重牆難極管短幽密觀容
相額所執各異或謂吾子英才秀發邈與世元而經緯之
氣有蹇缺矣或謂吾子智不出凡器無限奧而陶變以眩
流俗善子者欲斤斲以拒樸惡子者欲抽鍵以驚空虛每
承此聲未嘗不開精斥運放思天淵欲爲吾子廣推奧異
端求所安也蓋自生民之性受氣之源好惡大歸不得相
遠君子徇名而不顧亦有慕名以爲顯夫名利者搃人之
綱集衢之門也出此有爲於義未聞吾子若欲逆取順守

及時行志則當矜而莫疑以速民望若欲娛情養神不厚於俗則當浩然恣意惟樂是治今觀其規時則行已無立德之身報門無慕業之容察其樂則食無方丈之肴室無傾城之色徒泄泄以疑世爲奇縱體爲逸執此不歸旣以惟矣且人非金石不可剖練設使至寶成在子身疑於國寶爲不得行天官雖博無偏駁之任玉道雖寬無縱逸之流苟無其分則爲身害教賊怨布天下以此備之殆恐攻害其至無日安坐難保而聞吾子乃長嘯慷慨悲涕潸潸又或拊腹大笑騰日高視形性恟張動與世乖抗風立候蔑若無人儻獨奇變逸運漸在於此將以神接虛交異物所亂使之然也夫智之清者貴其知運而不憂德之懿者善其持沖以守滿就其懷憂必發於見孤孤不自孤而怨時也就其持滿必起於見崇崇不自崇而驕世也行來之

議又傳吾子雅性博古篤意文學積書盈房無不燭覽目厭義藻口飽道潤俯詠仰歎術若純儒然開闔之節不制於禮動靜之度不羈於俗凡有諮詠善之則教慈於父兄惡之則言醜於讎敵未有慈其教而不脩其言醜其言而樂其業者也古人稱竊簡寫律踞厠讀書誦之可悼深怪達者之行其象若莊周淮南東方之徒皆投跡教外放思太元其大言異旨殆自謂能迴天維舉地絡觀持世之極摠得物之宗仰天獨唱與世爭黨乃謂生爲勞役而不能煞身以當論謂財爲穢累而不能割賄以見譏由是觀之其鬱怨於不得故假無欲以自適怠惰於人檢故殊聖人以自大凡此數者尚皆奇才異畧命世踞起徒以時昏俗亂寶沈幽夜而性放蕩不一萎致國寶之責庶其不然而况吾子志非遁世世無所適麟驥苟脩天雲可據動則不

能龍攄虎超同機伊霍靜則不能珠潛壁匿連迹巢光言
無定端行不純軌虛盡年時以自疑外豈異乎韓子所謂
無施之馮骨體雖美懿牽縮不隨者哉且桀士之志也遇
世險巇則憂在將命值世太清則憤於匿穎欲其世平而
有騁足之場時安而有役智之局方今大魏興隆皇衢清
敞合府之門剖石索寶以吳蜀二虜巢窟未破長籌之士
所當奮力可謂器與運會不卜而行今其時矣向使吾子
才足蓋世思能橫出何能不因大師韜敵之變陳孫子廟
勝之策使烽燧不起於四垂羽檄不施於中夏定勳立事
撫國寧民而飽食安臥龔懸室罄力牽於役財彫於賦養
生之具亂於細民爲壯士者豈能然乎若居其勞而不知
病其事則經緯之氣乏矣若病其事而不能爲其醫則鍼
石之巧淺矣今吾子擢才達德則無毛遂穎脫之勢剪跡

滅矣則無四皓岳立之高豐家富屋則無陶朱貨殖之利
延年益壽則無松喬蟬蛻之變總論吾子所歸義無所出
然衆論雲擾僉稱大異疑夫鬱氣之下必有祕伏重奧之
內必有積寶雖無顏氏之妙思觀恍惚之迹雖無鍾子之
達樂聞山林之音想亦不隱才穎於肝腑而不揚之於清
觀任賢智於骨氣而不播之於高聽且明智之爲物猶泉
流之吐潤固不於挹酌而爲損合俾而增益也張儀之志
激於見劫季路晚悟滯在持滿是以不嫌盡言究其良苦
想必勃然承聲響發若乃羣能獨踴無以應唱懸機待時
不能觸物則不達於談者所謂挾福奕以守要際閉虛門

以示不測者也昔輪扁不能言微於其弟伯樂不能語妙
於其子此蓋智術之曲撓非道理之正例自古有不可及

之人未育不可聞之業有不可料之微未有不可稱之畧

何嘗見明鏡瘦於
屢照清沅憚於惠
風亦以言也彼簡而
書此者詳勞矣

激之使不得不容
嗣宗答之落其度
內矣

幸以竭示所志。若變通卓逸。行得天符。言發恍然。邈在世表。則將爲吾子謝物。輪力因風。自釋染筆。附伸諮所未悟。庶足存弟子之一隅。伏羲白。

阮嗣宗答伏羲書

駿邁似東方生。晉人敘情之篇多此類。而每苦瀾漫。今但取適整者。

承音覽旨。有心翰跡。夫九蒼之高。迅羽不能尋其顛。四溟之深。幽鱗不能測其底。矧無毛分所能論哉。且元雲無定體。應龍不常儀。或朝濟夕卷。翕忽代興。或泥潛天飛。晨降宵升。舒體則八維不足以暢述。促節則無間足以從容。是又瞽夫所不能瞻。璅虫所不能解也。然則宏修淵邈者。非近力所能究矣。靈變神化者。非局氣所能察矣。何吾子之區區而吾真之務求乎。人力勢不能齊。好尚舛異。鸞鳳凌

雲漢以舞翼。鳩鷓悅蓬林以翺翔。螭浮八溟以濯鱗。鼈娛行潦而羣逝。斯用情各從其好。以取樂焉。據此。非彼胡可齊乎。夫人之立節也。將舒綱以籠世。豈樽樽以入網。方開樸以範俗。何暇毀質以通檢。若良運未協。神機無准。則騰精抗志。邈世高超。蕩清舉於元區之表。攄妙節於九垓之外。而翺翔之乘景。躍蹠踔陵。忽恍從容。與道化同道。逍遙與日月並流。交名虛以齊變。及英祇以等化。上乎無上下乎無下。居乎無室。出乎無門。齊萬物之去留。隨六氣之虛盈。總元綱於太極。撫天一於寥廓。飄埃不能揚其波。飛塵不能垢其潔。徒寄形軀於斯域。何精神之可察。雖業無不聞。畧無不稱。而明有所逮。未可怪也。觀吾子之趣。欲銜傾城之金。求百錢之售。制造天之禮。俛膚寸之檢。勞王躬以役物。守燥穢以自畢。沈牛跡之泥薄。愠河漢之無根。其陋

可愧其事可悲亮規畧之懸踰信大道之宏幽且局步於常衢無為思遠以自愁比連珍憤力喻不多阮籍白

阮嗣宗奏記詣蔣公

孫月峰曰嗣宗酣酒惟放為文宜家定直志今此記如

籍死罪死罪伏惟明公以含一之德據上台之位羣英翹

首俊賢抗足開府之日人人自以為掾屬辟書始下下走

為首子夏處西河之上而文侯擁篲鄒子居黍谷之陰而

昭王陪乘夫布衣窮居韋帶之士王公大人所以屈體而

下之者為道存也籍無鄒卜之德而有其陋猥見採擢何

以當之方將耕於東臯之陽輸黍稷之稅以避當塗者之

路負薪疲病足力不强補吏之日非所克堪乞迴謬恩以

沈清舉

呂仲悌與嵇茂齊書

此趙景真至與嵇茂齊書時人誤謂呂仲悌

昔李叟入秦及關而嘆梁生適越登岳長謔夫以嘉遯之

舉猶懷戀恨况乎不得已者哉惟別之後離羣獨遊背榮

宴辭倫好經迥路涉沙漠鳴雞戒旦則飄爾晨征日薄西

山則馬首靡託尋歷曲阻則沈思紆結乘高遠眺則山川

悠隔或乃迴颺狂厲白日寢光崎嶇交錯陵隰相望徘徊

九臯之內慷慨重阜之巔進無所依退無所據涉澤求蹊

披榛覓路嘯咏溝渠良不可度斯亦行路之艱難然非吾

心所懼也至若蘭茝傾頓桂林移植根萌未樹牙淺弦急

常恐風波潛駭危機密發斯所以怵惕於長衢按轡而嘆

息者也又北土之性難以託根投人夜光鮮不按劍今將

植橘柚於元朔蒨華藉於修陵表龍章於裸壤奏韶武於

龔俗固難以取貴矣夫物不我貴則莫之與莫之與則傷

之者至矣飄飄遠遊之士託身無人之鄉總轡遐路則有

前言之艱懸鞍陋宇則有後慮之戒朝霞啓暉則身疲於

按晉書趙主傳

何焯曰後人行
後待百方翻騰
不能出此為後

景真志士也自耻士
任欲以官學之名期
於榮養而志不就
憤而卒惜哉

孫云仲悌典对夜
至厚安得相請若
此觀此的當作景真

以下用款

俞云衣香使節宛
似陽關二字

迨征太陽敢曜則情劬於夕惕肆目平隰則遼廓而無觀
極聽修原則淹寂而無聞吁其悲矣心傷悴矣然後乃知
步驟之士不足為貴也若乃顧影中原憤氣雲蹶哀物悼
世激情風烈龍睨大野虎嘯六合猛氣紛紜雄心四據思
躡雲梯橫奮八極披艱掃穢蕩海夷岳蹠崑崙使西倒蹠
泰山令東覆平滌九區恢廓宇宙斯亦吾人之鄙願也時
不我與垂翼遠逝鋒鉅靡加翅翮摧屈自非知命誰能不
憤悒者哉吾子植根芳苑擢秀清流布葉華崖飛漢雲肆
俯據潛龍之淵仰蔭游鳳之林榮曜眩其前艷色餌其後
良儔交其左聲名馳其右翺翔倫黨之間弄姿帷房之裏
從容顧盼綽有餘裕俯仰吟嘯自以為得志矣豈能與吾
同大丈夫之憂樂者哉去矣嵇生永離隔矣熒熒飄寄臨
沙漠矣悠悠三千路難涉矣携手之期邈無日矣思心彌

結誰云釋矣無金玉爾音而有遐心身雖胡越意存斷金
各敬爾儀敦履璞沈繁華流蕩君子弗欽臨書恨然知復
何云卻長蘅云俯仰與懷既有賦家風致結處亦極似
劉越石答盧謚書

琨頓首損書及詩備辛酸之苦言暢經通之遠旨執玩反
覆不能釋手慨然以悲歡然以喜昔在少壯未嘗撿括遠
慕老莊之齊物近嘉阮生之放曠怪厚薄何從而生哀樂
何繇而至自頃轉張困於逆亂國破家亡親友凋殘塊然
獨立則哀憤兩集負杖行吟則百憂俱至時復相與舉觴
對藤破涕為笑掛終身之積慘求數刻之暫歡譬繇疾疢
彌年而欲一丸銷之其可得乎夫才生於世世實須才和
氏之璧焉得獨曜於郢握夜光之珠何得專玩於隨掌天
下之寶固當與天下共之但分拆之日不能不悵恨耳然

後知聘周之爲虛誕。嗣宗之爲妄作也。昔駱驥倚朝於吳。阪鳴於良樂。知與不知也。百里奚愚於虞。而智於秦。遇與不遇也。今君遇之已。勗之而已。不復屬意於文。二十餘年矣。久廢則無次。想必欲其一反。故稱指送一篇。適足以彰來詩之益美耳。琨頓首頓首。

周義利報羊希書

羊生足下。豈當適使人進哉。何卿才之更茂也。宅生結意。可復佳耳。屬華比采。何更工邪。視已反覆。慰亦無已。觀諸紙上。方審卿復逢知己。動以何術。而能每降恩明。豈不爲足下欣邪。然更憂卿不知所處耳。夫匈奴之不誅。有日。皇居之亡。辱舊矣。天下孰不憤心悲腸。以忿胡人之患。靡衣媮食。以望國家之師。自智士鉗口。雄人蓄氣。不得議圖邊之事者。良淹歲紀。今天子以炎軒之德。冢輔以姬呂之賢。

故赫然發怒。將以匈奴。釁旗。惻然動仁。欲使餘氓。被惠及取。士之令朝。發宰士。暮登英豪。調兵之詔。夕行。主公旦升。雄俊。延賢人者。固非一日。況復加此焉。夫天下之士。砥行磨名。欲不辱其志氣。選奇蓄異。將進善於所天。非但有建國之謀。不及安民之論。不與至反。以孝潔生議於鄉曲。忠烈起謗於君室。身不結王臣之錄。名不廝通人之班。顛倒國門。湮銷邱里者。自數十年。以往。豈一人哉。若吾身無他伎。而出值明君。變官望。主歲增恩。價竟不能柔心。飾帶取重。左右。校於向士。則榮已多。料於今。識則笑。亦廣而足。下加復。廣吾以馳志之時。求予以安邊之術。何足下不知言也。若以賢未登。則今之登賢如此。以才應進。則吾之非才。若是。豈可欲以殞海之馨。望鼓鯁於豎鱗之肆。墜風之羽。觀振翮於軒。壽之間。其不能俱陪。淶水並負。青天可無待。

於明見若乃闕奇謀深智之術無悅主狎俗之能亦不可
復稍爲卿說但觀以上國再毀之臣望府一逐之吏當復
是天下才否此皆足下所親知吾雖疲冗亦嘗聽君子之
餘論豈敢忘之凡士之置身有三耳一則雲戶岫寢樂危
桂榮秣芝浮霜剪松沉雪憐肌蓄髓寶氣愛竟非但土石
侯卿腐鳩梁錦實廼竝意天后睨目羽人次則刳心掃智
剖命驅生橫議於雲臺之下切辭於宣室之上徃主德而
批民患進貞白而醜姦猜委玉入而齊聲禮揚金出而烹
勅寇使車軌一風旬道共德令功日濟而已無跡道日富
而君難名致諸侯歛手天子改觀其末則屢給而出望旃
而入結冕兩宮之下鼓袖六王之間俛眉脅肩言天下之
道德瞋目扼腕陳縱橫於四海理有泰則止而進調覺逆
則反而還閒居違官交造頓罷捐慕遺憂夷毀銷譽呼喻

好

力疎字夏落而
不靡可以爲求
新之矩則

以補其氣繕嚼以輔其生凡此三者皆志士仁人之所行
非吾之所能也若吾幸病不及死役不至身蓬蒿旣滿方
杜長者之轍穀價是謫自絕世豪之顧塵生牀帷苔積階
月又擔中山木時葦月深池上海草歲榮日蔓且室闕軒
左幸有陳書十篋席隅與右頗得宿酒數盞按絃拭徽讐
方校石時復陳局露初奠爵星晚驩然不覺是羲軒後也
近春田三頃秋園五畦若此無災山裝可具候振飲之罷
侯封勒之畢當敬觀邠豐肅尋伊邠傍眺燕隴邪履遼衛
覲我周之軫迹弔他賢之憂天當其少涉未休此欲但理
實詭固物好交加或徵勢而笑其言或觀謀而害其意夫
楊朱以此猶見嗤於梁人況才減楊子之器物甚魏君之
意者哉若如漢宗之言李廣此固許天下之有才又知天
下之時非也豈若黨巷閭里之間忌見貞士之遭遇便謂

是臧獲庸人之徒耳。士固願呈心於其主，露奇於所歸。卿
相末事也。若廣者，何用侯爲？至廼復有致謁於爲亂之日，
被訕於害正之徒。心奇而無由露，事直而變爲枉。豈不痛
哉！豈不痛哉！若足下可謂冠負日月，籍踐淵海，心支身首，
無不通照。今復出入燕河，交關姬衛，整笏振豪，已議於帷
筵之上。提鞭鳴劍，復呵於軍塲之間。身起每深恩之所集，
心動必明主之所亮。可不直議正身輔人君之過，諛明目
張膽謀軍家之得失，操志勇之將薦俊正之士。此廼足下
之所以報也。不爾便環甲修戈，徘徊左右，衛君王之身，當
馬首之鎬，關必固之壘，交死進之戰，使身分而主豫寇滅
而兵全。此亦報之次也。如是則繫匈奴於北闕，無日矣。亡
但默默窺寵而坐，謂子有心，敢書薄意。

張延符與尙書令王儉書

吳國男子張充致書與琅琊王君侯侍者項日路長愁霖
韜晦涼暑未平，想無虧攝。充幸以漁釣之間，鎌採之暇，時
復以卷軸自娛，逍遙前史，從橫萬古，動默之路，多端紛綸，
百年昇降之徒，不一故以圓行方止，用之異也。金剛水柔
性之別也，善御性者不違金水之質，善爲器者不易方圓
之用。所以北海掛簪帶之高，河南降璽言之貴，充生平少
偶，不以利欲干懷。三十六年，差得以棲貧自澹，介然之志，
峭聳霜崖，確乎之情，峰橫海岸，影纓天閣。旣謝廊廟之華，
綴組雲臺，終慙衣冠之秀。所以擯跡江臯，徜徉隴畔者，實
由氣岸疎凝，情塗狷隔，獨師懷抱，不見許於俗人。孤秀神
崖，每遘回於斯世。故君山直上，蹙壓於當年。叔陽夔舉，韞
轡乎千載。充所以長羣魚鳥，畢影松阿，半頃之田，足以輸
稅五畝之宅，樹以桑麻，嘯歌於川澤之間，諷詠於澗池之

上汎濫於漁父之游。偃息於卜居之下。如此而已。充何識焉。若夫驚巖罩日。壯海逢天。竦石崩尋。分危落似。桂蘭綺靡。叢雜於山幽。松柏森陰。相繚於澗曲。元卿於是乎不歸。伯休亦以茲長往。若迺飛竿釣渚。濯足滄洲。獨浪煙霞。高臥風月。悠悠琴酒。岫遠誰來。灼灼文談。空罷方寸。不覺鬱然千里。路阻山川。每至西風。何嘗不卷。聊因疾隙。畧舉諸襟。持此片言。輕枉高聽。丈人歲路未彊。學優而仕。道佐蒼生。功橫海望。入朝則協長倩之誠。出議則抗仲子之節。可謂盛德維時。孤松獨秀者也。素履未詳。斯旅尚眇。茂陵之念。望冠蓋而長懷。霸山之氓。付衣車而聳歎。得無惜乎。若鴻裝撰御。鶴駕軒空。則岸不辭枯。山被其潤。奇禽異羽。或巖際而逢迎。弱霧輕煙。乍林端而菴藹。東都不足奇。南山豈爲貴。充崑西之百姓。岱表之一民。蠶而衣耕。且食不能

事王侯。覓知己造時人。騁游說。蓬轉於屠博之間。其歡甚矣。丈人早遇承華。中逢崇禮。肆上之眷。望溢於早辰。鄉下之言。謬延於造次。然舉世皆謂充爲狂。充亦何能與諸君道之哉。是以披聞見。掃心胸。述平生。論語默。所以通夢交。寃推衿。送抱者。其惟丈人而已。關山負阻。書罷莫因。儻遇樵者。妄塵執事。

邱希範與陳伯之書

天監五年前平南將軍陳伯之以其眾自

遲頓首。陳將軍足下。無恙。幸甚。幸甚。將軍勇冠三軍。才爲世出。棄鷲雀之小志。慕鴻鵠以高翔。昔因機變化。遭遇明主。立功立事。開國稱孤。朱輪華轂。擁旄萬里。何其壯也。如何。一旦爲奔亡之虞。聞鳴鏑而股戰。對穹廬以屈膝。又何劣邪。尋君去就之際。非有他故。直以不能內審諸已。外受流言。沈迷猖獗。以至於此。聖朝赦罪責功。棄瑕錄用。推赤

何曰先寬其罪而後
陳朝廷棄瑕錄用
之言步驟自佳

孫日中人痛癢

孫日自蒸寵書
變末

心於天下安反側於萬物此將軍之所知不假僕一二談也朱鮪喋血於友于張繡割刃於愛子漢主不以爲疑魏君待之若舊况將軍無昔人之罪而勲重於當世夫迷途知返往哲是與不遠而復先典攸高主上屈法伸恩吞舟是漏將軍松栢不翦親戚安居高臺未傾愛妾尚在悠悠爾心亦何可言今功臣名將鴈行有序佩紫懷黃讚帷幄之謀乘輅建節奉疆場之任竝刑馬作誓傳之子孫將軍獨覲顏借命驅馳旣表之長寧不哀哉夫以慕容超之強身送東市姚泓之盛面縛西都故知霜露所均不育異類姬漢舊邦無取雜種北虜僭盜中原多歷年所惡積禍盈理至焦爛况僞變昏狡自相夷戮部落攜離酋豪猜貳方當繫頸蠻邸懸首藁街而將軍魚遊於沸鼎之中鷺巢於飛幕之上不亦惑乎暮春三月江南草長雜花生樹羣鷺

恨力上切作恨者非
何已暮春數語今
人移情此典高臺
未傾光景相照

梁簡文帝與湘東王論文書
百對若崩厥角

亂飛見故國之旗鼓感生平於疇日撫絃登陣豈不愴恨所以廉公之思趙將吳子之泣西河人之情也將軍獨無情哉想早勵良規自求多福當今皇帝盛明天下安樂白環西獻楛矢東來夜郎滇池解辯請職朝鮮昌海蹶角受化唯北狄野心掘強沙塞之間欲延歲月之命耳中軍臨川殿下明德茂親總茲戎重弔民洛汭伐罪秦中若遂不攷方思僕言聊布往懷君其詳之邱遲頓首

梁簡文帝與湘東王論文書

吾輩亦無所遊賞止事披閱性既好文時復短詠雖是庸音不能閣筆有慙伎養更同故態比見京師文體懦鈍殊常競學浮疎爭爲闡緩元冬脩夜思所不得既殊比興正背風騷若夫六典三禮所施則有地吉凶嘉賓用之則有所未聞吟咏情性反擬內則之篇操筆寫志更摹酒誥之

癢通作養

尚志學厚篇
思禮書理指
寒暑疾養

作遲遲春日翻學歸藏湛湛江水遂同大傳吾既拙於爲文不敢輕有倚撫但以當世之作歷方古之才人遠則揚馬曹王近則潘陸顏謝而觀其遣辭用心了不相似若以今文爲是則古文爲非若昔賢可稱則今體宜棄俱爲盍各則未之敢許又時有效謝康樂裴鴻臚文者亦頗有感焉何者謝客吐言天拔出於自然時有不拘是其糟粕裴氏乃是良史之才了無篇什之美是爲學謝則不屆其精華但得其冗長師裴則蔑絕其所長惟得其所短謝故巧不可階裴亦質不宜慕故胸馳臆斷之侶好名忘實之類方分肉於仁獸逞卻步於邯鄲入庖忘臭效尤致禍决羽謝生豈三千之可及伏膺裴氏懼兩唐之不傳故玉徽金銑反爲拙目所嗤巴人下里更合郢中之聽陽春高而不和妙聲絕而不尋竟不精討錙銖覈量文質有異巧心終愧妍手是以握瑜懷玉之士瞻鄭邦而知退章甫翠履之人望蠻鄉而歎息詩旣若此筆又如之徒以煙墨不言受其驅染紙札無情任其搖襞甚矣哉文之橫流一至於此至如近世謝朓沈約之詩任昉陸倕之筆斯實文章之冠冕述作之楷模張士簡之賦周升逸之辯亦成佳手難可復遇文章未墜必有英絕領袖之者非弟而誰每欲論之無可與語晤思子建一共商摧辯茲清濁使如涇渭論茲月旦類彼汝南朱白旣定雌黃有別使夫懷鼠知慙濫竽自恥譬斯袁紹畏見子將同彼盜牛遙羞王烈相思不見我勞如何

王僧孺與何炯書

亦是詞勝然無不副意之詞

近別之後將隔暄寒思子爲勞未能忘弭昔李叟入秦梁

生適越猶懷悵恨且或吟謠况岐路之日將離嚴網辭無
可憐罪有不測蓋畫地刻木昔人所悲叢棘既累於何可
聞所以握手戀戀離別珍重弟愛同鄒季淫淫承睫吾猶
復抗手分背羞學婦人素鐘肇節金甌戒序起居無恙動
靜履宜子雲筆札元瑜書記信用既然可樂爲甚且使日
明能祛首疾甚善甚善吾無昔人之才而有其病癩眩屢
動消渴頻增委化任期故不復呼醫飲藥但恨一旦離大
辱蹈明科去皎皎而非自汗抱鬱結而無誰告丁年蓄積
與此銷亡徒竊高價厚名橫叨公器人爵智能無所報筋
力未之酬所以悲至撫膺泣盡而繼之以血顛惟不肖文
質無所底蓋困於衣食迫於饑寒依隱易農所志不過鍾
庾久爲尺板斗食之吏以從皂衣黑綬之役非有奇才絕
學雄畧高謨吐一言可以匡俗振民動一議可以固邦興

國全璧歸趙飛矢救燕偃息藩魏甘臥安郢腦日逐髓月
支擁十萬而橫行提五千而深入將能執圭裂壤功勒景
鐘錦繡爲衣朱丹被轂斯大丈夫之志非吾曹之所能及
已直以章句小才蟲篆末藝含吐細縹之上翩躚樽俎之
側委曲同之鍼縷繁碎譬之米鹽孰致顯榮何能至到加
性疎澀拙於進取未嘗去來許史遨遊梁竇俛首脅肩先
意承旨是以三葉靡邁不與運并十年未徙孰非能薄及
除舊布新清晷方且抱樂銜圖訟謳有主而猶限一吏於
岑石隔千里於泉亭不得奉板中涓預衣裳之會提戈後
勁廁龍豹之謀及其投劾歸來恩均舊隸升文石登玉陛
一見而降顏色再覩而接話言非藉左右之容無勞羣公
之助又非同席共研之夙逢筭餌卮酒之早識一旦陪武
帳仰文陛備明侯之往下充嚴朱之席上入班九棘出專

千里據操撮之雄官參人倫之顯職雖古之爵人不次取
士無名未有躡景追風奔驟之若此者也蓋基薄牆高途
遙力躓傾蹙必然顛旬可俟竟以福過災生人指鬼瞰將
均宥器有驗傾卮是以不能早從曲影遂乃取疑邪徑故
司隸慄慄思得應弦譬縣厨之獸如離繳之鳥將充庖鼎
以餌鷹鷂雖事異鑽皮文非刺骨猶復因茲舌杪成此筆
端上可以投畀北方次可以論輸左校變爲丹楮充彼春
薪幸聖主留善貸之德紆好生之施解網祝禽下車泣罪
愍茲甓詎憐其殼鮓加肉朽齧布葉枯株轉薪止火不得
銷爛所謂還魂斗極追氣泰山正復除名爲長幅巾家巷
此五十年之後人君之賜焉木石感陰陽犬馬識厚薄員
首方足孰不戴天而竊自有悲者蓋士無賢不肖入朝見
嫉女無美惡入宮見妬家貧無苞苴可以事朋類惡其鄉

原恥彼戚施何以從人何以狗物外無奔走之友內乏強
近之親是以構市之徒隨相媒蘖及一朝涓棄以快怨者
之心吁可悲矣蓋先貴後賤古富今貧季倫所以發此哀
音雍門所以和其悲曲又迫以嚴秋殺氣具物多悲長夜
展轉百憂俱至况復霜銷草色風搖樹影寒蟲夕叫合輕
重而同悲秋葉晚傷雜黃紫而俱墜蜘蛛絡幕熠燿爭飛
故無車轍馬聲何聞鳴雞吠犬俛眉事妻子舉手謝賓遊
方與飛走爲鄰永用蓬蒿自沒懷其長息忽不覺生之爲
重素無一廛之田而有數口之累豈曰匏而不食方當長
爲傳保糊口寄身溘死溝渠以食螻蟻悲夫豈復得與二
三士友抱接膝之歡履足差肩攜綺縠之清文談希微之
道德唯吳鴻之遇夏馥范或之值孔嵩愍其留賃憐此行
乞耳儻不以垢累時存寸札則雖先犬馬猶松喬焉去矣

何生高樹芳烈。裁書代面。筆俱淚下。陸韓卿與沈約書。

齊梁每有清辨之文。而多累於庸冗。錄此可識其凡。

范詹事自序。性別宮商。識清濁。特能適輕重。濟艱難。古今文人。多不全了斯處。縱有會此者。不必從根本中來。沈尚書亦云。自靈均以來。此秘未覩。或聞與理合。匪由思至。張蔡曹王。曾無先覺。潘陸顏謝。去之彌遠。大旨鈞使宮羽相變。低昂舛節。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辭既美矣。理又善焉。但觀歷代。衆賢似不都聞此處。而云此秘未覩。近於誣乎。案范云。不從根本中來。尚書云。匪由思至。斯可謂揣情謬於元黃。擿句差其音律也。范又云。時有會此者。尚書云。或聞與理合。則美詠清謳。有辭章調韻者。雖有差謬。亦有會合。推此以往。

可得而言。夫思有合離。前哲同所不免。文有開塞。卽事不得無之。子建所以好人譏彈。士衡所以遺恨終篇。旣曰遺恨。非盡美之作。理可詆訶。君子執其詆訶。便謂合理爲闇。豈如指其合理。而寄詆訶爲遺恨邪。自魏文屬論。深以清濁爲言。劉楨奏書。大明體勢之致。岨晤妥帖之談。操末續顛之說。興元黃於律呂。比五色之相宣。苟此秘未覩。茲論爲何。所指邪。故愚謂前英已早識宮徵。但未屈曲指的。若今論所申。至於掩瑕藏疾。合少謬多。則臨淄所云。人之著述。不能無病者也。非知之而不改。謂不改則不知。斯曹陸又稱竭情多悔。不可力強者也。今許以有病有悔爲言。則必自知無悔無病之地。引其不了。不合爲闇。何獨誣其一。合一了之明乎。意者亦質文時異。古今好殊。將急在情物。而緩於章句。情物文之所急。美惡猶且相半。章句意之所

緩故合少而謬多。義兼於斯。必非不知明矣。長門上林。殆非一家之賦。洛神池鳳。便成二體之作。孟堅精正。詠史無虧於東主。平子恢富。羽獵不累於憑虛。玉粲初征。他文未能稱是。揚修敏捷。暑賦彌日。不獻率意。寡尤則事促乎一日。翳翳愈伏。而理賒於七步。一人之思遲速。天懸一家之文。工拙壤隔。何獨宮商律呂。必責其如一。邪。論者乃可言未窮其致。不得言曾無先覺也。

徐孝穆與王僧辯書

孝穆文驚彩奇。藻搖筆波。涌生氣遠。出有不煩繩削而自合之意。書記是其所長。他未能稱也。

昔者雲師火帝。非無戰陣之風。堯誓湯征。咸用干戈之道。至於搖山蕩海。驅電乘雷。殲厥凶渠。無虧皇極。若夏鍾夷。周厄犬戎。漢委珠囊。秦亡寶鏡。然則皆聞之矣。未有磨

龍圖以建國。御鳳邸以承家。二后欽明。三靈交泰。而天崩地坼。妖寇橫行者也。自古銅頭鐵額。典暴皇年。檣杵窮奇。流災中國。王彌石勒。吞噬關河。綠林青犢之羣。黑山白馬之衆。校彼兵荒。無間前史。八王故事。曾未混淆。九州春秋。非去禍亂。我皇受命中興。光宅天下。泰寧瑣瑣。安敢執鞭。建武栖栖。何其扶轂。抑又聞之。陶唐既作。天歸鳥喙之臣。豐畢將興。特挺鷹揚之佐。明公量苞金鉉。神表玉璜。儷袞欽才。平階佇德。固以留連管樂。惆悵風雲。濡足維時。投竿斯在。去歲兇徒不驥。言次巴邱。鼓聲聞一柱之臺。烽火照三休之殿。公則懸麾羽扇。猶對投壺戎羯。咸奔鯨鯢。俱翦樓船。萬軸還繫。昆明胡馬。千羣皆輸。長樂於是乎夏首西浮。雲行電邁。彭波東滙。谷靜山空。扼鵲尾而據玉畿。登牛頭而掃天闕。漸臺僞帥。仍傳首於帝京。郟鳩元兇。或剗腸

於軍市青羌赤狄同昇豺狼胡服夷言咸爲京觀公園林
盡拜忠貫長沙神主咸安勲踰高密重以秦宮旣獲魯殿
猶存闢綠草於應門開青槐於武庫長安五陵之族鄴杜
六遷之民襁負而歸都壘斯滿鬻脂藏脯遊騎擊鐘故市
新城飛夢華屋東莞舊宅人識桑榆南頓荒田家分禾黍
豈止鄉名穀熟邑號禾興而已哉若夫卦起龍文書因鳥
跡劬勞王室大拯生民自開闢以來未之有也雖十六才
子明允篤誠八百諸侯專心同德中宗佐命俱畫丹青光
武功臣皆懸星象棧道木閣田單之奉霸齊綰璽將兵周
勃之扶強漢壤蟲之比黃鵠轍鮒之仰河宗未足云也孤
子階緣多幸叨邁皇華鄉國同危公私焦迫邛彤之切長
亂心胸徐庶之祈終無開允旣而屏居空館多歷歲時費
犯幽祇躬當勦滅何圖釁咎災極蒼旻號慕煩冤肝腸屠

殞痛奈何無狀奈何惟桑與梓翻若天涯杖柏栽松悠
然長絕明明日月號咷無聞茫茫宇宙容身何所窮劇奈
何自忝膺嘉聘仍屬亂離上下年尊偏嬰此酷昔人迎門
請盜恒懷廢寢之憂當輓輿親猶有危途之懼况乎逆寇
崩騰侯景寇京師後又攝先在圍城內使蘇秦布衣居憂恤京師播越興居動止長隔山河溫青饘飩誰經心眼
程糜不繼原粟何資瞻望風雲朝夕嗚咽固乃遊魂已謝
非復全生餘息空留非爲全死同冰魚之不絕似蟄燕之
猶蘇良可哀也良可哀也自東都紹漢南亳興殷備好徵
兵彌留星瑋韓宣范武方駕連鑣蘇秦張儀朱輪華轂而
孤子三危是擿四罪同科聽別馬而長號仗歸旂而永慟
王稽反命旣無託乘之恩椒舉相逢誰爲班荆之位昔人
違齊處魯時降徵求亡晉奔秦猶蒙招請問管寧於遼左
追王朗於浙東並物譽時賢卿門公族懸須應務深挾情

祗斯豈庸賤之儔耶非餘生之敢望也但預在輔軒誠爲過悞珪璋特達通聘河陽貂珥雍容尋盟漳水差有黃門啓封非無青紙詔書郡將州帥郊迎負弩鄉亭里候飾館陳兵豈是復介而奔齊寧當竊妻而逃晉已焉哉羌難得而言也漢之谷吉捐軀者幾人楚之申胥埋魂者何極孤子何所歎焉但頓伏苦廬徒延光晷夫以啁噍鷲雀躑躅鳴號含識懷情未有其痛且夫會耕雨雪猶尚悲歌蘇使幽囚無馳哽咽公履忠宏孝冠冕縉紳化感煙雲量標海嶽行糜仲月王政無塞分穀高年仁風斯遠固以衣纓仰訓黎庶投懷今日惟惶彌布洪澤雖復孤骸不返方爲漢北之塵營魄知歸終結江南之草

徐孝穆在北齊與楊僕射書

陵使魏會齊受魏禪時梁元帝承制於江陵通使於齊陵累求復命終始留不遣

夫一言所感疑暉照於魯陽一志冥通飛泉涌於疏勒况

復元首康哉股肱良哉鄰國相聞風教相期者也天道窮剝鍾亂本朝情計馳惶公私哽懼而骸骨之講徒淹歲寒顛沛之祗空盈卷軸是所不圖也非所仰望也執事不聞之乎昔分釐命鳳之世觀河拜洛之年則有日烏流災風禽騁暴天傾西北地缺東南盛旱坼山川長波含五嶽我大梁應金圖而有亢纂玉鏡而猶屯何則聖人不能爲時斯固窮通之恆理也至如荊州刺史湘東王機神之本無寄名言陶鑄之餘猶爲堯舜雖復六代之舞陳於總章九州之歌登於司樂虞夔拊石晉曠調鐘未足頌此英聲無

杜延年揚

播遷之餘善於

以宣其盛德者也若使郊禋楚翼寧非祀夏之君斷定艱難便是匡周之霸豈徒幽王徙雍期月爲都姚帝遷河周年成邑方今越裳藐藐馴雉北飛肅奮茫茫風牛南偃吾君之子含識知歸而答旨云何所投身斯其未喻一也又

言道途不亦梗塞

層之箱駭理死
三而年亦能達

晉熙等郡皆入貴朝去我海陽經塗何幾至於錯錯曉漏
的的宵烽隔激浦而相聞臨高臺而可望泉流寶笈遙憶
溢城峰號香鑪依然廬嶽日者鄱陽嗣王治兵滙派屯戍
淪波朝夕牋書春秋方物吾無從以躡屣彼何路而齊鑣
豈其然乎斯不然矣又近者邵陵王通和此國郢中上客
雲聚魏都鄴下名卿風馳江浦豈盧龍之徑於彼新開銅
馳之街於我長關何彼途甚易非勞於五丁我路為難如
登於九折地不私載何其爽歟而答旨云還路無從斯所
未喻二也晉熙廬江義陽安陸皆云款附非復危邦計彼
中途便當靜晏自斯以北桴鼓不鳴自此以南封疆未壹
如其境外脫殞輕軀幸非邊吏之羞何在匹夫之命又此
賓遊通無貨殖忝非韓起聘鄭私買玉環吳札過徐躬要
寶劍由之宴錫凡厥囊裝行役淹留皆已虛罄散有限之

微財供無期之久客斯可知矣且據圖外首愚者不為遷
斧全身庸流所鑿何則生輕一髮自重千鈞不以賈盜明
矣骨肉不任充鼎俎皮毛不足入貨財盜有道焉吾無憂
矣又公家遣使脫有資須本朝非隆平之時遊客豈皇華
之勢輕裝獨宿非勞聚橐之儀微駭聞行寧望輶軒之禮
歸人將從私具驢騾緣道亭郵唯希蔬菜若日畱之無煩
於執事遣之有費於官司或以顛沛為言或云資裝可懼
固非通論皆是外篇斯所未喻三也又若以吾徒應還侯
景侯景凶逆殲我國家天下含靈人懷憤厲既不獲投身
社稷衛難乘輿四豕磔蚩尤千乃勳玉莽安所謂俛首頓
膝歸奉冠雉佩弭腰鞬為其皂隸日者通和方敦曩睦凶
人徂詐遂駭狼心頗疑宋萬之誅彌懼荀罃之請所以奔
蹄勁角專恣憑陵凡我行人徧膺雉憾政復葅筋醢骨抽

得從侯景本
是理其言以破
其尤覺初亦
義正

即以世朝事友居
相稱
便就其說翻進一
層說印悌侯景亦
不能為其謀之

又言兵謀秘密使臣
既多由而知何怪漏
洩

晉書元帝紀帝出門
陽看律吏所止從者
宋典後宋宗第報帝
馬笑曰舍長官林不貴
人快亦被拘耶更乃狂
也

此以彼皆彼國寬
履之詞而不及其
逆抄

舌探肝於彼凶情猶當未雪海內之所知也君侯之所具
焉又聞本朝王公都人士女風行雨散東播西流京邑邱
墟葦蓬蕭瑟偃師還望咸為草萊灞陵回首俱沾霜露此
又君之所知也彼以何義爭免寇讎我以何親爭歸委質
昔鉅平貴將懸重於陸公叔向名流深知於融茂吾雖不
敏常慕前修不圖明庶有懷翻其以此量物昔魏氏將亡
羣凶挺爭諸賢戮力想得其朋為葛榮之黨邪為邢杲之
徒邪如日不然斯所未喻四也假使吾徒還為凶黨侯景
生於趙代家自幽恒居則台司行為連率山川形勢軍國
彛章不勞請箸為籌便當屈指能算景以逋逃小醜羊豕
同羣身寓江臯家留河朔春春井井如鬼如神其不然乎
抑又君之所知也且夫宮闈祕事並若雲霧英俊訶謨寧
非帷幄或陽驚以定策或焚藁而奏書朝廷之士猶難參

預羈旅之人何階耳目至於禮樂沿革刑政寬猛則謳歌
已遠萬舞成風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安在搖其牙
齒為間諜者哉若謂復命西朝終奔東虜雖齊梁有隔尉
候奚殊豈以河曲之難浮而曰江關之可濟河橋馬度寧
非宋典之姦關路鷄鳴皆曰田文之客何其通蔽乃爾相
妨斯所未喻五也又兵交使在雖著前經儻同狗僕之尤
追肆寒山之怒則凡諸元帥並釋縲囚爰及偏裨同無翦
馘乃至鍾儀見赦朋笑遵途襄老蒙歸虞歌引路吾等張
旛持玉修好尋盟涉泗之與浮河郊勞至於贈賄公恩既
被賓敬無違今者何憊翻蒙貶責若以此為言斯所未喻
六也若曰妖氛永久喪亂悠然哀我奔波存其形魄固已
銘茲厚德戴此洪恩譬渤澥而俱深方嵩華而猶重但山
梁飲啄非有意於籠樊江海飛浮本無情於鐘鼓况吾等

西謂侯河之清
人壽幾何

言惟者於時有此
左神事

營魂已謝。餘息空留。悲默爲生。何能支久。是則雖蒙養護。更天年。若以此爲言。斯所未喻七也。若云逆豎殲夷。當聽反命。高軒繼路。飛蓋相隨。未解其言。何能善謔。夫屯亨治亂。豈有意於前期。謝常侍。今年五十有一。吾今年四十。有四介。已知命賓。又杖鄉計。彼侯生肩隨而已。豈銀臺之要。彼未從師。金竈之方。吾知其訣。政恐南陽菊水。竟不延齡。東海桑田。無由可望。若以此爲言。斯所未喻八也。足下清襟勝託。書囿文林。凡自洪荒。終乎幽厲。如吾今日。寧有其人。爰至春秋。微宜商畧。夫宗姬殄墜。霸道昏凶。或執政之多門。或陪臣之涼德。故臧孫有禮。翻囚與國之賓。鄭伯無憊。空怒天王之使。遷箕卿於兩館。繫驥子於三年。斯匪貧。亂之風邪。寧當今之高例也。至於雙嶠且帝。四海爭雄。或構趙而侵燕。或連韓而謀魏。身求盟於楚殿。躬奪璧於

秦庭。輸寶鼎以託齊王。馳安車而誘梁客。其外膏脣販舌。分路揚鏹。無罪無辜。如兄如弟。逮乎中陽受命。天下同規。巡省諸華。無聞幽辱。及三方之霸也。孫甘言以媵媿。曹屈詐以虛糜。於軫歲到於勾吳。冠蓋年馳於庸蜀。則客嘲殊險。賓戲已深。共盡遊談。誰云猜忤。若使搜求故實。脫有前蹤。恐是叔世之姦謀。而非爲邦之勝畧也。抑又聞之。雲師火帝。澆淳乃異其風。龍躍麟驚。王霸雖殊其道。莫不崇君親以銘物。敦敬養以治民。預有邦司。曾無隆替。吾奉違溫清。仍屬亂離。寇虜猖狂。公私播越。蕭軒靡御。王舫誰持。瞻望鄉關。何心天地。自非生憑廩作。源出空桑。行路含情。猶其相慰。常謂擇官而仕。非曰孝家。擇事而趨。非云忠國。况乎欽承有道。驂駕前王。郎吏明經。鳴臆知禮。巡方省化。咸問高年。東序西膠。皆尊者耄。吾以圭璋玉帛。通聘來朝。屬

君親大義

孝子玉清

世道之屯期鍾生民之否運兼年累載無申元直之期銜
泣吞聲長對公間之怒情禮之訴將同逆鱗忠孝之言皆
應齟舌是所不圖也非所仰望也且天倫之愛何得忘懷
妻子之情誰能無累夫以清河公主之貴餘姚書佐之家
莫限高卑皆被驅畧自東南醜虜抄販饑民臺署郎官俱
餒牆壁况吾生離死別多歷寒暄孀室嬰兒何可言念如
得身還鄉土躬自推求猶冀提携俱免凶虐夫四聰不達
華陽君所謂亂臣百姓無寃孫叔敖稱為良相足下高才
重譽參贊經綸非豹非貊聞詩聞禮而中朝大議曾未矜
論清禁嘉謀安能相及諤諤非周舍容容類胡廣何其無
諍臣哉歲月如流平生何幾晨看旅雁心赴江淮昏望牽
牛情馳揚越朝千悲而掩泣夜萬緒而迴腸不自知其為
生不自知其為死也足下素挺詞鋒兼長理窟匡丞相解

直窮到底

頤之訟樂令君清耳之談向所諮疑誰能曉喻若鄙言為
謬來旨必通分請灰釘甘從斧鑊何但規規默默嚙舌低
頭而已哉若一理存焉猶希矜眷何必期令我等必死齊
都足越魏之黃塵加幽并之片骨遂使東平熱樹長懷所
漢之悲西洛孤墳恒表思鄉之夢干祈以屢哽慟增深
徐孝穆為貞陽侯重與王太尉書

齊遺保貞陽侯
淵明還保稱帝以
兵禍之

往復數書此最文質相宣當于事理

淵明頓首頓首席威卿等還往此月十四日告敘覽未周
良深慨息昔長平建策猶聞蝕鼎之徵疎勒效忠時致飛
泉之感豈在余涼德書不盡言遂使吾賢猶迷所執斯故
銜哀掩淚仍復披陳者也孤以庸薄寧有霸圖侯服于周
常懼盈滿豈望身居黃屋手御絲綸揖讓而對三靈端委
而朝百辟詢諸圍牧莫不皆知援誓神明固自無爽但大

明已利天下之心
暗欲以存故國此是
文章家力事上游

補門西移六自轉
宋

齊仁信之道。關於至誠。睦隣之懷。由于孝德。遂蒙殊獎。歸
嗣本朝。拜首陳辭。敦誘彌廣。既而仇讎未殄。方憑大國之
威。宗祏陷危。尤仰親仁之德。僂俛恩寄。號覲惟深。而勅諭
分明。信誓殊重。乃云邦家有義。社稷無虞。凡廣陵。歷陽。皆
許見還。白水。黃河。屢奉然諾。至于夏藩衝要。控遏上流。且
命彊兵。為我臨據。若其自有精甲。能捍醜徒。並用還梁。皆
如前旨。以孤頻經。忝竊屢守。淮肥門生。故吏遍于江右。凡
諸部曲。並使招携。投赴戎行。前後雲集。霜戈雪戟。無非武
庫之兵。龍甲犀渠。皆是雲臺之仗。文物以紀之。聲名以發
之。斯寔不世之隆恩。寧日循常之恒禮。明公固天所授。宏
濟本朝。曲阜同功。營邱等烈。若夫伊尹。庖厨賤宰。霍光。階
闈小臣。諸葛亮。無應變之才。管夷吾。非王者之相。論其世
業。較彼勤勞。書契以來。罕有明德。且程嬰之義。自古為難。

此字江左全盛時
為不終制一侯景
何况于今

憑藉虛名窺竊
神器此朝先
謀也一強道破直
珠其心使
置喙一篇之中此為
警策

苟息之忠。良以喜慰。但聞先朝。秉玉鏡之符。御金輪之寶。
菩薩之化。行于十方。仁壽之功。沾于萬國。兇人侯景。遂殄
邦家。何况于今。亦有吳會。江東如掌。差非虛言。淮陽在面。
方此非局。不穢不穢。多歷歲時。大東小東。全無機杼。關中
醜虜。寧非冒頓之鋒。齊國強兵。便是軒轅之陣。西南當扼
喉之勢。東北承撫背之機。首尾交侵。華夷俱騁。而沖人數
歲。復子方賒德。未感于黎蒸。威不加于將帥。斯等怏怏。非
少主。臣安有碌碌。因人成事。公之才具。雖復明允。勢何如
於天監時。何若干大同。棄與國之隆恩。當滔天之猛寇。匡
救之德。翻未有從。忠許之謀。誰其相曉。臥薪待火。方此弗
危。繫草從風。儔之非切。若能思其上策。審此英圖。見引軫
獵之車。還向長安之邸。一則二則。惟在大賢。外相內相。終
當相屈。正當携諸舊隸。率我賓游。朝服簪纓。直拜園寢。梁

實月極白之...
遠隔齒牙伶俐

至極辨之...
先事之不從歎曰武

帝子孫甚多...
何罪而忽廢之...
援之非次其志...
為手

潤明蕭...
失地不宜...
明矣齊人...
勝以威國...
之可也夫...
宜君必奔...
霸先得...
若若逆...
惜哉

人望里俱登赤馬之舟齊師臨江仍轉蒼鷹之旆分袖南
浦揚鞭北風民不疲勞軍無怨讟如其執事尚秉前言將
恐戎麾便濟江表何則西浮夏首已據岫嶺東進彭波次
指心腹廣陵京口烽煙相望魯柝聞和方之尚遠胡桑對
鮪匹此為遙水陸爭前龍虎交至則揚都蕩定功自齊師
江左臣民無關梁國豈不追慙後主崇寄之恩還負齊朝
親隣之意東門黃犬固以長悲南陽白衣何可復得立茲
幼弱非曰大勳滅我宗祏何所逃躄今復遣前吉州刺史
馬嵩仁至彼更具往還想不遠而復無貽祇悔也英謨有
在方興祀夏之功明監如違便等遇殷之歎存亡社稷一
在于公臨紙崩號不復多及蕭淵明頓首頓首
陳霸先答貞陽侯書 其時方智已之而王侯拜奉淵明歸建康以方智為太子未幾霸先殺任拜度淵明後之方智
頗有詞嚴義正之致勝于僧辨答書

聖唐

某頓首頓首使人孔文端至奉此月四日誨兼翰累牘俯
加循覽以悲以慰先皇聖德在躬體道康哲允恭克讓就
日望雲元雀銜書皇天眷命光宅區宇司牧黎元澤與風
行恩隨雨散朔南暨教要荒貢篚而運鍾百六時屬陵夷
賊臣侯景內壘中國掘剪公室鞭撻寓縣三光掩曜四海
分崩嗣后大孝發衷志清國豐載齊車以誓眾墨衰裳而
鞠旅遙授兵畧沿流電邁不重朝而戮封不纔信宿而剪
奔鯨雖天未絕梁伊帝之力方欲克復梁雍吞滅峭函即
都渚官將議進取而穹昊不惠頻降愍凶秦氏虎狼肆其
虐暴主上幽辱鑾輿播遷悲結萬姓痛深九服社稷須主
天下難曠晉安殿下地惟密戚親寔愛子弱表狗齊幼而
岐嶷羣公卿士岳牧藩鎮莫不頓首屈膝請嗣宗祧王太
尉秉德居宗實為元輔僕以不敏預參末將今朝野寧晏

起便學策以義
方不陵書報之
信方自見

為三以鄉思

此意之似有祀脫

方鎮協和戮力華夷同獎王室庶竭股肱蕩刷讎讐殿下
夙標令譽早播明德親則章典地惟邢蔣昔因多故託身
大國今蒙發勅已次壽春載披來旨實深傾注但帝子承
制非為乏主冢宰匡謬寧俟長君雖則未學頗聞前載成
王踐祚會未壯年昭帝君臨實惟童孺若以國家多故思
濟艱難仰惟尊威莫不屬望分陝之寄側聽高旨如使不
論親地便議崇極上相居中自奉奏報昔仲子舍孫檀弓
有作趙求外主穆贏以啼前事不忘可為故實蕃維末鎮
敢用多陳遠降誨函惟深哽佩陳某頓首頓首

徐孝穆報尹義尚書

別離二國雲雨十年日懸河陽近銅爵而無遠神遊漳水
與金鳳而俱飛北使還辱去冬十月十一日告忽同言敘
循環巧製欣慰良深河朔年芳雖當淹晚白溝兔兔春流

已清紫陌依依長楊稍合體中每如豈無鄉思弟三秦世
曹六輔良家文武兼能志懷高遠谷永之筆無慚古人蓋
延之功高視前彥而淹留趙魏亟歷寒暄企望鄉關理多
悲切聖朝欽明纂厯大拯生民戮巨海之奔鯨殲中原之
封豕晉君之說長安遠於日邊齊州在交州揚雄有言交州在於天際
則輸暎王府屈膝聞門川首洞豪強梁濱海神兵一指率
土咸康方當偃伯於靈臺韜戈於武庫變大風於五禮驅
蒸民於昌辰物色英聲搜揚俊傑投竿負鼎馳步蒼龍巖
穴邱園爭趨金馬而弟留河北義等周南懷此殊才實可
傷嗟吾崦嵫既暮容鬢皤然風氣彌留砭藥無補追惟疇
昔共備行人室家安危賓禮升降懸壺代哭俱歷春冬移
館於箕同茲辛苦鳴蜩抱楹亟見藏冰歸雁銜蘆多經寒
食靖言念此如何可忘握翫來書彌其承臉夫以擁腫之

借托中印引起
招延...言...
的尤極固...
用筆...非徐原不
能也

責其不保

此有語...
使...
源因其何故釋

木得免因於不才穀觥之牛自保由其無用以余鄙陋未
友龔生惟歎吾賢不同遽愛耳若推溝拯溺每切皇衷逸
翮飄鱗見優機檻所以降咫尺之書馳輜軒之使心期與
國必遂還途寧謂親鄰更成難請言尋雅告所及縲囚便
詎鴻臚幸無淹使聞諸司寇或有邊俘前歲中流是維同
惡燕禽望闕冀馬臨江裁頓雲羅自投天網京觀之塚宜
彰武功周醜之門方申明罰而聖朝好生惡殺收雷寢電
兵車所獲雖同長萬之來恩澤從容無異苟罄之禮於之
於弟况擬非倫伊昔梁朝其奉嘉聘張茲大帛處彼高閣
庭奏歌鐘座延僑勝賓客之敘方於乍階田獵之禽同於
君膳正以鄉關阻亂致爾拘留家國隆平義應旋反况復
韓宣屢至宰孔頻還翻爾遲迴豈云鄰睦弟遂鍾儀之操
對此皇華高厚之詩一何非類義字中關徐廉樂之况三戰七擒

之言此日借子之矛攻子之室彼之使客猶尚不還此於
齊都豪門貴戚周行匪例事義相懸豈與大弟同年而語
吾本自凡流以復衰老稍近東岱不奢擊壤之年惟欣堯
俗若耶之復長保安臥時思之不棄忝亞宗卿非得侵官
天展但當令芄芄在詠濟濟盈朝才冠卿雲智同荀郭文
辭富於江海高論薄於雲霄趨走丹墀之門侍奉清規之
內弟來欵言至欲附所聞聯類非宜更其多惑若使良有
猶希贈鯉之書郵驛方通復行飛鶴之信執筆潸然不知
何向後半多

尹義尚與徐僕射書

義尚白漳濱江漢眇若天涯去鴈歸鴻雲飛難寄瞻言鄉
國泣珠淚而盈懷寢寐德音仰烟霞而疾首既而暑往寒
來愁雲滿塞河水自結非由漢后之軍草霧恆嚴寧假公

超之術。霜飄虎踞。距知朔野之寒。雪覆龍岑。徒憶清江之煖。眷言疇昔。邈矣遐哉。係仰清顏。願常豐勝。雍容廊廟。時宣匡泰之風。偃息康莊。無廢怡神之道。義尚望國窮視。繁憂積歲。雖其未殞。豈日生年日者。謬忝後車。陪遊上國。曾觀禮樂。見季子之知音。經奉侍言。嗟鄭僑之博物。如軍書愈疾之製。碑文妙絕之詞。猶貴紙於鄴中。尚傳聲於許下。逮乎百六之年。仍離再三之酷。吉凶禮數。綿歷歲時。嘗膽茹辛。備同艱險。每冀穹蒼有感。大國矜憫。以禮言歸。馭驛俱反。何期毳毛湮淪。墜灑漳濱之水。逸指翻摩霄。輕託蓬萊之頂。信知有幸無幸。見生死之殊倫。才與不才。驗沈浮之異趣。昔秦歸趙璧。還得連城。晉失楚材。直亡其寶。自國祚中絕。行李不通。等避世於桃源。同留寓於仙嶺。每占半候馬。想金陵之聖人。今觀皇華。知有熊之建國。實堯仕舜。猶

是八才。緯武經文。方儔四貴。幸甚幸甚。昔楊朱岐路。悲始末之長離。蘇李河梁。歎平生之永別。雖復音塵可嗣。終隔風雲。夢想時通。無因覲止。依依望楚。寸陰有待。百年將半。輕生若是命也。如何。今車書同軌。行李相繼。猥荷文移。通賜論及。輶軒旣以復命。義尚未被哀矜。竊以晉楚釋囚。其成親好。今乃拘彼來此。不亦難乎。夫以匹夫投分。猶須坦蕩。况兩國二君。那宜細計。彼若才如廉樂。猶恐不習禁兵。苟非其人。留之何益。然三戰三敗。卒成強霸之功。七縱七擒。終仗天威之力。由此言之。彼此如耳。徐元直西蜀之謀。士關雲長劉氏之驍將。須歸卽遣。知叛弗追。今之與古。何其異趣。且二國叶和。長江共有。如首如尾。可以同規。或貳或猜。豈名唇齒。是以隔河分畝。君子知其不終。衷甲尋盟。春秋貶其行詐。伏承聖上。欽明英賢佐輔。方知解網之氣。

用表無偏之化。若彼之俘虜，猶且蒙歸。此之南冠，何辭不遺。如其苟相猜貳，信不由衷。雖篤親隣，義尚何罪。不在辛酸之念，輕陳萬一之情。伏願仁人，少存疇昔。承閑之便，希復開言。昔張子餘年，誠稱吳王之賜。微躬邁影，實仰含宏之澤。載筆漣洏，罔知所運。

朱瑒與徐陵請王琳首書 齊武平四年陳太建五年

竊以朝市遷貿，時傳骨鯁之風。歷運推移，間表忠貞之迹。故典午將滅，徐廣為晉家遺老。當塗已謝，馬季稱魏室忠臣。用能播美前書，垂名後世。梁故建寧公琳，洛濱餘胃，沂州舊族。立功代邸，効績中朝。當離亂之辰，總藩伯之任。爾乃輕躬殉主，以身許國。實追蹤於往彥，信踵武於前修。而天厭梁德，尚思匡救。雖繼包胥之念，終邁萇宏之胥。泊王業光啟，鼎祚有歸。於是遠跡山東，寄命河北。雖經旅臣之

吳明徹殺王琳首書
以酒脯來歸時為名
收其血懷之而生傳首
建康懸之於市琳以
吳果驍騎府曹參軍
朱瑒瑒書陸為子儀
射徐陵亦琳首書為
留陸之而許之令人持
吳首還瑒后陸公

山陰王身有揚州人
茅和瑒等五人密
送葬柩達於都
外齊書載陳將吳
明徹亦數夢琳亦
首為瑒陳之

歎猶懷容卿之禮。感茲知己，志在捐軀。至使身沒九原，頭行萬里。誠復馬革裹尸，遂其平生之志。原野暴體，全彼人臣之節。然身首異處，有足悲者。封樹靡立，良可愴焉。瑒早造末僚，預參下席。荷公之吐握，感君之知遇。是用沾巾拭袂，痛可識之。顏迴腸疾，首切猶生之。面伏惟聖恩博厚，明詔爰發，赦王經之哭，許田橫之葬。瑒雖芻蕘，竊亦有琳往莅壽陽，頗存遺愛。曾遊江左，非無舊德。比肩東閣之吏，繼踵西園之賓。願歸元彼境，還坐窀穸。庶孤墳既築，或飛銜土之燕豐。碑式樹時，留墮淚之民。近故舊王維等，已有論牒。仰蒙制議，不遂所陳。昔廉公告逝，卽肥川而建瑩城。孫叔云亡，仍岑陂而植楸。由此言之，抑有前例。不使壽春城下，惟傳報葛之人。滄洲島上，獨有悲田之士。昧死陳祈，伏待刑憲。

切壽陽

合河甫氏
司輝家譜

駢體文鈔卷十九

駢體文鈔卷二十

賈生過秦論

論類

文之次第當從史記秦亡於子嬰故首責子嬰之不善
救敗而歸諸壅蔽傷國正意具于此矣下乃補出形勢
之不足恃以圓險阻難犯之說末乃暢言取與守不同
術見秦不亡于子嬰而亡于始皇二世以補注遂過不
變暴虐重禍二語而意則側重始皇故前後以救敗正
傾相呼應

秦并兼諸侯山東三十餘郡繕津關據險塞脩甲兵而守
之然陳涉以戍卒散亂之衆數百奮臂大呼不用弓戟之
兵鉏耰白梃望屋而食橫行天下秦人阻險不守關梁不
闔長戟不刺彊弩不射楚師深入戰于鴻門曾無藩籬之
艱于是山東大擾諸侯並起豪傑相立秦使章邯將而東

征章邯因以三軍之衆要市于外以謀其上羣臣之不信
可見于此矣子嬰立遂不寤藉使子嬰有庸主之材僅得
中佐山東雖亂秦之地可全而有宗廟之祀未當絕也秦
地被山帶河以爲固四塞之國也自繆公以來至于秦王
二十餘君常爲諸侯雄豈世世賢哉其勢居然也且天下
嘗同心并力而攻秦矣當此之時賢智並列良將行其師
賢相通其謀然困于阻險而不能進秦乃延入戰而爲之
開關百萬之徒逃北而遂壞豈勇力智慧不足哉形不利
勢不便也秦小邑并大城守險塞而軍高壘無戰閉關據
阨荷戟而守之諸侯起于匹夫以利合非有素王之行也
其交未親其下未附名爲亡秦其實利之也彼見秦阻之
難犯也必退師安土息民以待其敝收弱扶罷以令大國
之君不患不得意于海內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而身爲禽

者其救敗非也秦王足已不問遂過而不變二世受之因
而不改暴虐以重禍子嬰孤立無親危弱無輔三主惑而
終身不悟亡不亦宜乎當此時也世非無深慮知化之士
也然所以不敢盡忠拂過者秦俗多忌諱之禁忠言未卒
於口而身爲戮沒矣故使天下之士傾耳而聽重足而立
拊口而不言是以三主失道忠臣不敢諫智士不敢謀天
下已亂奸不上聞豈不哀哉先王知壅蔽之傷國也故置
公卿大夫士以飾法設刑而天下治其疆也禁暴誅亂而
天下服其弱也五伯征而諸侯從其削也內守外附而社
稷存故秦之盛也繁法嚴刑而天下振及其衰也百姓怨
望而海內畔矣故周五序得其道而千餘歲不絕秦本未
並失故不長久由此觀之安危之統相去遠矣野諺曰前
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是以君子爲國觀之上古驗之當

世參以人事察盛衰之理審權勢之宜去就有序變化有時故曠日長久而社稷安矣秦孝公據殽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而窺周室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當是時商君佐之內立法度務耕織修守戰之備外連衡而鬪諸侯于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孝公既沒惠王武王蒙故業因遺冊南兼漢中西舉巴蜀東割膏腴之地收要害之郡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不愛珍器重寶肥美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從締交相與爲一當是時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智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重士約從離衡并韓魏燕楚齊趙宋衛中山之衆于是六國之士有甯越徐尙蘇秦杜赫之屬爲之謀齊明周最陳軫昭滑樓緩翟景蘇厲樂毅之徒通其意吳起孫臏帶佗兒良王廖

田忌廉頗趙奢之朋制其兵常以十倍之地百萬之衆叩關而攻秦秦人開關延敵九國之師逡巡遁逃而不敢進秦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天下諸侯已困矣是于從散約解爭割地而奉秦秦有餘力而制其敝追亡逐北伏尸百萬流血漂鹵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河山強國請服弱國入朝廷及孝文王莊襄王享國日淺國家無事及至秦王續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御宇內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樞拊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以爲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俛首係頸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却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于是廢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墮名城殺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鑄鏃以爲金人十二以弱黔首之民然後斬華爲城因河爲

津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谿以爲固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天下以定秦王之心自以爲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秦王旣沒餘威振于殊俗陳涉甕牖繩樞之子疇隸之人而遷徙之徒材能不及中人非有仲尼墨翟之賢陶朱猗頓之富躡足行伍之間而倔起什伯之中率罷散之卒將數百之衆而轉攻秦斬木爲兵揭竿爲旗天下雲集響應羸糧而景從山東豪俊遂並起而亡秦族矣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殽函之固自若也陳涉之位非尊于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鋤耨棘矜非鈇于句戟長鎗也適戍之衆非抗于九國之師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鄉時之士也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比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然秦以區區之地

千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矣然後以六合爲家殽函爲宮一夫作難而七廟墮身死人手爲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秦并海內兼諸侯南面稱帝以養四海天下之士斐然鄉風若是者何也曰近古之無王者久矣周室卑微五霸旣歿令不行于天下是以諸侯力政疆侵弱衆暴寡兵革不休士民罷敝今秦南面而王天下是上有天子也旣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虛心而仰上當此之時守威定功安危之本在于此矣秦王懷貪鄙之心行自奮之智不信功臣不親士民廢王道立私權禁文書而酷刑法先詐力而後仁義以暴虐爲天下始夫并兼者高詐力安定者貴順權此言取與守不同術也秦離戰國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其所以取之守之者異也孤獨而有之故其亡可立而待借使

秦王計上世之事並殷周之迹以制御其政後雖有淫驕之主而未有傾危之患也故三王之建天下名號顯美功業長久今秦二世立天下莫不引領而觀其政夫寒者利短褐而飢者甘糟糠天下之嗻嗻新主之資也此言勞民之易爲仁也鄉使二世有庸主之行而任忠賢臣主一心而憂海內之患縞素而正先帝之過裂地分民以封功臣之後建國立君以禮天下虛囹圄而免刑戮除去收帑汙穢之罪使各反其鄉里發倉廩散財幣以振孤獨窮困之士輕賦少事以佐百姓之急約法省刑以持其後使天下之人皆得自新更節修行各慎其身塞萬民之望而以威德與天下天下集矣卽四海之內皆謹然各自安樂其處唯恐有變雖有狡猾之民無離上之心則不軌之臣無以飾其智而暴亂之奸止矣二世不行此術而重之以無道

壞宗廟與民更始作阿房宮繁刑嚴誅吏治刻深賞罰不當賦歛無度天下多事吏勿能紀百姓困窮而主弗收恤然後奸僞並起而上下相遁蒙罪者衆刑戮相望于道而天下苦之自君卿以下至于衆庶人懷自危之心親處窮苦之實咸不安其位故易動也是以陳涉不用湯武之賢不藉公侯之尊奮臂于大澤而天下響應者其民危也故先王見始終之變知存亡之機是以牧民之道務在安之而已天下雖有逆行之臣必無響應之助矣故曰安民可與行義而危民易與爲非此之謂也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身不免于戮殺者正傾非也是二世之過也

班叔皮王命論

晁南豐劉星房文良駒嘗曰後王命論可以盡爲文

安徐重固

之體勢記於此以質達者

昔在帝堯之禪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舜亦以命禹

况其據隴擁眾豈問
寇星者周亡戰國並爭
天下分裂三君者縱橫之
事後見於今乎

此段皆摭桂院舊
之說乃論所由作也

暨于稷契咸佐唐虞光濟四海奕世載德至於湯武而有
天下雖其遭遇異時禪代不同至於應天順人其揆一焉
是故劉氏承堯之祚氏族之世著於春秋唐據火德而漢
紹之始起沛澤則神母夜號以彰赤帝之符由是言之帝
王之祚必有明聖顯懿之德豐功厚利積累之業然後精
誠通于神明流澤加於生民故能爲鬼神所福饗天下所
歸往未見運世無本功德不紀而得崛起在此位者也世
俗見高祖興於布衣不達其故以爲適遭暴亂得奮其劍
遊說之士至比天下於逐鹿幸捷而得之不知神器有命
不可以智力求悲夫此世之所以多亂臣賊子者也若然
者豈徒聞於天道哉又不觀之於人事矣夫餓饉流隸飢
寒道路思有短褐之襲擔石之蓄所願不過一金終於轉
死溝壑何則貧窮亦有命也况乎天子之貴四海之富神

直指院舊

明之神可得而妄處哉故雖遭罹厄會竊其權柄勇如信
布疆如梁籍成如王莽然卒潤鑊伏鑕烹醢分裂又况公
麼不及數子而欲聞干天位者乎是故駑蹇之乘不騁干
里之塗鷲雀之疇不奮六翮之用棗梲之林不荷棟梁之
任斗筭之子不秉帝王之重易曰鼎折足覆公餗不勝其
任也當秦之末豪傑並起共推陳嬰而王之嬰母止之曰
自吾爲子家婦而世貧賤今卒富貴不祥不如以兵屬人
事成少受其利不成禍有所歸嬰從其言而陳氏以寧王
陵之母亦見項氏之必亡而劉氏之將興也是時陵爲漢
將而母獲於楚有漢使來陵母見之謂曰願告吾子漢王
長者必得天下子謹事之無有二心遂對漢使伏劍而死
以固勉陵其後果定於漢陵爲宰相封侯夫以匹婦之明
猶能推事理之致探禍福之機全宗祀於無窮垂策書於

何義門曰識起袁平
折之
新莽遂以符命篡
盜故並舉瑞應

春秋而况大丈夫之事乎。是故窮達有命吉凶由人。嬰母知廢陵母知興。審此二者帝王之分決矣。蓋在高祖其興也有五。一曰帝堯之苗裔。二曰體貌多奇異。三曰神武有徵。應四曰寬明而仁恕。五曰知人善任。使加之以信誠好謀。達於聽受見善如不及。用人如由己。從諫如順流。趣時如響起。當食吐哺。納子房之策。拔足揮洗。揖酈生之說。悟戍卒之言。斷懷土之情。高四皓之名。割肌膚之愛。舉韓信於行陣。收陳平於亡命。英雄陳力。羣策畢舉。此高祖之大畧。所以成帝業也。若乃靈瑞符應。又可畧聞矣。初劉媪妊高祖而夢與神遇。震電晦冥。有龍蛇之怪。及長而多靈。有異於眾。是以王武感物而折契。呂公覩形而進女。秦皇東遊以厭其氣。呂后望雲而知所處。始受命則白蛇分。西入關則五星聚。故淮陰留侯謂之天授。非人加也。歷古今之

枚乘客

得失。驗行事之成敗。稽帝王之世運。考五者之所謂。取舍不厭斯位。符瑞不同斯度。而苟昧權利。越次妄據。外不量加。內不知命。則必喪保家之主。失天年之壽。遇折足之凶。伏斧鉞之誅。英雄誠知覺寤。畏若禍戒。超然遠覽。淵然深識。收陵嬰之明分。絕信布之覬覦。距逐鹿之瞽說。審神器之有授。無貪不可冀。為二母之所笑。則福祚流於子孫。天祿其永終矣。

李蕭遠運命論 運謂五德更運帝王所稟以生也

可謂浩乎沛然矣

夫治亂運也。窮達命也。貴賤時也。故運之所隆。必生聖明之君。聖明之君。必有忠賢之臣。其所以相遇也。不求而自合。其所以相親也。不介而自親。唱之而必和。謀之而必從。道德元同。曲折合符。得失不能疑其志。讒構不能離其交。

邵曰運從乎世命係乎一身皆以時為消息此通篇骨子句口便揭出

王略始見此漢光武
叔臧官馬武引作
石公記

然後得成功也。其所以得然者，豈徒人事哉？授之者天也。告之者神也。成之者運也。夫黃河清而聖人生，里社鳴而聖人出，羣龍見而聖人用，故伊尹有莘氏之媵臣也，而阿衡於商，太公渭濱之賤老也，而尚父於周，百里奚在虞而虞亡，在秦而秦霸，非不才於虞而才於秦也。張良受黃石之符，誦三畧之說，以遊於羣雄，其言也。如以水投石，莫之受也。及其遭漢祖也，其言也。如以石投水，莫之良之拙說於陳項，而巧言於沛公也。然則張良之言一也，不識其所以合離合離之由，神明之道也。故彼四賢者，名載於錄，圖事應乎天人，其可格之賢愚哉？孔子曰：清明在躬，氣志如神，嗜欲將至，有開必先。天降時雨，山川出雲。詩云：惟嶽降神，生甫及申。惟申及甫，惟周之翰。運命之謂也。豈惟興主亂亡者亦如之焉？幽王之惑，褒女也。妖始於夏。

庭曹伯陽之獲，公孫彊也。徵發於社宮，叔孫豹之暱，豎牛也。禍成於庚宗，吉凶成敗，各以數至。咸皆不求而自合，不介而自親矣。昔者聖人受命河洛，曰：以文命者，七九而衰。以武興者，六八而謀。及成王定鼎於郊，鄩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故自幽厲之間，周道大壞，二霸之後，禮樂陵遲，文薄之弊，漸於靈景，辯詐之偽，成於七國，酷烈之極，積於亡秦，文章之貴，棄於漢祖，雖仲尼至聖，顏冉大賢，揖讓於規矩之內，閭閻於沭泗之上，不能遏其端。孟軻孫卿，體二希聖，從容正道，不能維其末。天下卒至於溺而不可援，夫以仲尼之才也，而器不周於魯衛，以仲尼之辯也，而言不行於定哀，以仲尼之謙也，而見忌於子西，以仲尼之仁也，而取讐於桓魋，以仲尼之智也，而屈厄於陳蔡，以仲尼之行也，而招毀於叔孫。夫道足以濟天下，而不得貴於

何義門曰：蘇子瞻
韓文公廟碑變化此
段文字却自出現奇

人言足以經萬世而不見信於時行足以應神明而不能
彌綸於俗應聘七十國而不一獲其主驅驟於蠻夏之域
屈辱於公卿之門其不遇也如此及其孫子思希聖備體
而未之至封已養高勢動人主其所遊歷諸侯莫不結駟
而造門猶有不得賓者焉其徒子夏升堂而未入於室者
也退老於家魏文侯師之西河之人肅然歸德比之於夫
子而莫敢間其言故曰治亂運也窮達命也貴賤時也而
後世君子區區於一主歎息於一朝屈原以之沉湘賈誼
以之發憤不亦過乎然則聖人所以爲聖者蓋在乎樂天
知命矣故遇之而不怨居之而不疑也其身可抑而道不
可屈其位可排而名不可奪譬如水也通之斯爲川焉塞
之斯爲淵焉升之於雲則雨施沉之於地則土潤體清以
洗物不亂於濁受濁以濟物不傷於清是以聖人處窮達

御曰樂天知命而必欲
遂志成名所謂修身
以俟命也此善持論
處

如一也夫忠直之迂於主獨立之負於俗理勢然也故木
秀於林風必摧之堆出於岸流必湍之行高於人衆必非
之前鑒不遠覆車繼軌然而志士仁人猶路之而弗悔操
之而弗失何哉將以遂志而成名也求遂其志而冒風波
于險塗求成其名而歷謗議於當時彼所以處之蓋有莫
矣子夏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故道之將行也命之將貴
也則伊尹呂尚之興於商周百里子房之用於秦漢不求
而自得不徼而自遇矣道之將廢也命之將賤也豈獨君
子恥之而弗爲乎蓋亦知爲之而弗得矣凡希世苟合之
士遽除戚施之人俛仰尊貴之顏逶迤勢利之間意無是
非讚之如流言無可否應之如響以闕看爲精神以向背
爲變通勢之所集從之如歸市勢之所去棄之如脫遺其
言曰名與身孰親也得與失孰賢也榮與辱孰珍也故遂

義門曰二語已盡
情變

應上志士仁人之
有算

絜其衣服矜其車徒。冒其貨賂。淫其聲色。脉脉然自以爲
得矣。蓋見龍逢比干之亡。其身而不惟飛廉惡來之滅。其
族也。蓋知伍子胥之屬鏹於吳。而不戒費無忌之誅夷於
楚也。蓋譏汲黯之白首於主爵。而不懲張湯牛車之禍也。
蓋笑蕭望之跋躐於前。而不懼石顯之絞縊於後也。故夫
達者之算也。亦各有盡矣。曰凡人之所奔競於富貴。何爲
者哉。若夫立德必須貴乎。則幽厲之爲天子。不如仲尼之
爲陪臣也。必須勢乎。則王莽董賢之爲三公。不如揚雄仲
舒之闕其門也。必須富乎。則齊景之千駟。不如顏回原憲
之約其身也。其爲實乎。則執杓而飲河者。不過滿腹棄室
而灑雨者。不過濡身過此以往。弗能受也。其爲名乎。則善
惡書于史策。毀譽流于千載。賞罰懸乎天道。吉凶灼乎鬼
神。固可畏也。將以娛耳目。樂心意乎。譬命駕而遊五都之

極言身外無物
可慕奇縱眩目

應前

市則天下之貨畢陳矣。褰裳而涉汶陽之邱。則天下之稼
如雲矣。椎紵而守敖庾。海陵之倉。則山坻之積在前矣。扱
衽而登鍾山藍田之上。則夜光璣璠之珍可觀矣。夫如是
也。爲物甚衆。爲已甚寡。不愛其身而嗇其神。風驚塵起。散
而不止。六疾待其前五刑。隨其後。利害生其左。攻奪出其
右。而自以爲見身名之親疎。分榮辱之客主哉。天地之大
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正人曰義。
故古之王者。蓋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也。古之
仕者。蓋以官行其義。不以利冒其官也。古之君子。蓋耻得
之而弗能治也。不耻能治而弗得也。原乎天人之性。核乎
邪正之分。權乎禍福之門。終乎榮辱之算。其昭然矣。故君
子舍彼取此。若夫出處不違其時。默語不失其人。天動星
迴。而辰極猶居其所。機旋輪轉。而衡軸猶執其中。旣明且

哲以保其身。貽厥孫謀。以燕翼子者。昔吾先友嘗從事於斯矣。

曹元首六代論 正始間周上書冀以感懷曹爽不能用

一氣奔放尚是西漢之遺。往復過多則利害切身不覺言之灌灌耳。義門辨此為陳思之文信然。

曹魏猜防同姓雖有封建其制最貶故元首極論之

何義門曰從班馬秦楚月表諸君王表議論中未

昔夏殷周之歷世數十而秦二世而亡。何則三代之君與天下共其民。故天下同其憂。秦王獨制其民。故傾危而莫救。夫與人共其樂者。人必憂其憂。與人同其安者。人必拯其危。先王知獨治之不能久也。故與人共治之。知獨守之不能固也。故與人共守之。兼親疏而兩用。參同異而並進。是以輕重足以相鎮。親疏足以相衛。弁兼路塞。逆節不生。及其衰也。桓文帥禮。苞茅不貢。齊師伐楚。宋不城。周晉戮其宰。王綱弛而復張。諸侯傲而復肅。二霸之後。浸以陵遲。

一旅復夏共夏和存周皆封建之效

柳子厚封建論曰王室東徙周之喪久矣。徒建空名於諸侯之上。身得非諸侯之威。強未大不掉之於於。此一段議論相反可見。文人立言固無施而不可也。

吳楚憑江負固。方城雖心。希九鼎而畏。迫宗姬姦情散於胸懷。逆謀消於脣吻。斯豈非信重親戚。任用賢能。枝葉碩茂。本根賴之。與自此之後。轉相攻伐。吳并於越。晉分為三。魯滅於楚。鄭兼於韓。暨乎戰國。諸姬微矣。唯燕衛獨存。然皆弱小。西迫疆秦。南畏齊楚。救於滅亡。匪遑相卹。至於王赧降為庶人。猶枝幹相持。得居虛位。海內無主。四十餘年。秦據勢勝之地。騁譎詐之術。征伐關東。蠶食九國。至於始皇。乃定天位。曠日若彼。用力若此。豈非深根固蒂。不拔之道乎。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周德其可謂當之矣。秦觀周之弊。將以為小弱。見奪於是。廢五等之爵。立郡縣之官。棄禮樂之教。任苛刻之政。子弟無尺寸之封。功臣無立錐之土。內無宗子。以自毗輔。外無諸侯。以為蕃衛。仁心不加於親戚。惠澤不流於枝葉。譬若芟刈股肱。獨任胸腹。浮舟

李百葉曰暴秦運維
劉餘五鍾百六受命
主德異焉揚健世之君
才非君補使李斯王

館之輩咸謂四履將同
子嬰之徒俱習于乘
能逆帝王之勃與抗
顧之補命者乎

按此篇未嘗不是
可見達士之論才
人之文一彼一此之所
不可

名山大澤不以封先
王立法自有深意漢
初諸侯王界以封圻
皆無限制山澤之利
不領於大農穀漬之
祭不領於祠官宜且
官強驕恣有七國
之憂也

江海捐棄楫櫂觀者為之寒心而始皇晏然自以為關中
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豈不悖哉是時淳
于越諫曰臣聞殷周之王封子弟功臣于有餘人今陛下
君有海內而子弟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而無輔弼
何以相救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始皇聽李斯
偏說而絀其義至身死之日無所寄付委天下之重於凡
夫之手託廢立之命於姦臣之口至於趙高之徒誅鋤宗
室胡亥少習刻薄之教長遵凶父之業不能改制易法寵
任兄弟而乃師謨申商咨謀趙高自幽深宮委政讒賊身
殘望夷求為黔首豈可得哉遂乃郡國離心眾庶潰叛勝
廣唱之於前劉項斃之於後向使始皇納淳于之策抑李
斯之論割裂州國分王子弟封三代之後報功臣之勞士
有常君民有定主枝葉相扶首尾為用雖使子孫有失道

之行時人無湯武之賢姦謀未發而身已屠戮何區區之
陳項而復得措其手足哉故漢祖奮三尺之劍驅烏集之
眾五年之中而成帝業自開闢以來其興功立勲未有若
漢祖之易者也夫拔深根者難為功摧枯朽者易為力理
勢然也漢鑒秦之失封植子弟及諸呂擅權圖危劉氏而
天下所以不能傾動百姓所以不易心者徒以諸侯疆大
磐石膠固東牟朱虛授命於內齊代吳楚作衛於外故也
向使高祖踵亡秦之法忽先王之制則天下已傳非劉氏
有也然高祖封建地過古制大者跨州兼域小者連城數
十里上下無別權侔京室故有吳楚七國之患賈誼曰諸侯
強盛長亂起姦夫欲天下之治安莫若眾建諸侯而少其
力令海內之勢若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則下無背叛之心
上無誅伐之事文帝不從至於孝景猥用晁錯之計削黜

諸侯親者怨恨疏者震怒吳楚唱謀五國從風兆發高祖
釁成文景由寬之過制急之不漸故也所謂未大必折尾
大難掉尾同於體猶或不從况乎非體之尾其可掉哉武
帝從主父之策下推恩之令自是之後齊分爲七趙分爲
六淮南三割梁代五分遂以陵遲子孫微弱衣食租稅不
豫政事或以耐金免削或以無後國除至於成帝王氏擅
朝劉向諫曰臣聞公族者國之枝葉枝葉落則本根無所
芘蔭方今同姓疏遠母黨專政排擯宗室孤弱公族非所
以保守社稷安固國嗣也其言深切多所稱引成帝雖悲
傷歎息而不能用至乎哀平異姓秉權假周公之事而爲
田常之亂高拱而竊天位一朝而臣四海漢宗室王侯解
印釋綬貢奉社稷猶懼不得爲臣妾或乃爲之符命頌莽
恩德豈不哀哉由斯言之非宗子獨忠孝於惠文之間而

叛逆於哀平之際也徒以權輕勢弱不能有定爾賴光武
皇帝挺不世之姿禽王莽於已成紹漢嗣於既絕斯豈非
宗子之力邪而曾不見秦之失策襲周之舊制踵亡國之
法而僥倖無疆之期至於桓靈奄豎執衡朝無死難之臣
外無同憂之國君孤立於上臣弄權於下本末不能相御
身手不能相使由是天下鼎沸姦凶並爭宗廟焚爲灰燼
宮室變爲藁藪居九州之地而身無所安處悲夫魏太祖
武皇帝躬聖明之資兼神武之畧耻王綱之廢絕愍漢室
之傾覆龍飛譙沛鳳翔兗豫掃除凶逆翦滅鯨鯢迎帝西
京定都潁邑德動天地義感人神漢氏奉天禪位大魏大
魏之興于今二十有四年矣觀五代之存亡而不用其長
策觀前車之傾覆而不改其轍迹子弟王空虛之地君有
不使之民宗室竄於閭閻不聞邦國之政權均匹夫勢齊

劉昭曰桓靈在位橫流
既及劉焉徽偽自焉
身謀托論昏世虐儀
惡主威稱宜重枚伯
謂近鎮壓萬里挾森
樹弄苟因一時大違
州之規竟無百之治故
焉枚益土造帝服於
城素結東吳下制書
於燕朔劉表制南郡
天祀地魏祖據光遠
漢是業漢之珍滅禍
京乎此

陳壽評曰魏氏王公
既徒有國土之名而
無社稷之實又禁防
壅隔同於園囿位號
靡定大小歲易骨肉
之恩非棠棣之義居
為法之弊一至於此乎

袁子曰魏與承大亂
之後民人損滅不可
則以古始於是封建
侯王皆使寄空地名
而無其實王國使有
老兵百餘人以衛其國
雖有王侯之號而乃儕
於匹夫縣隔千百之外
無朝聘之儀鄰國交

會同之制諸侯游獵
不得過三十里又為設
防輔監國之官伺
察之王侯皆思為
布衣而不能得

凡庶內無深根不拔之固外無磐石宗盟之助非所以安
社稷為萬代之業也且今之州牧郡守古之方伯諸侯皆
跨有千里之土兼軍武之任或比國數人或兄弟並據而
宗室子弟曾無一人間廁其間與相維持非所以強幹弱
枝備萬一之慮也今之用賢或超為名都之主或為偏師
之帥而宗室有文者必限以小縣之宰有武者必置於百
人之上使夫廉高之士畢志於衡軛之內才能之人耻與
非類為伍非所以勸進賢能褒異宗族之禮也夫泉竭則
流涸根朽則葉枯枝繁者蔭根條落者本孤故語曰百足
之蟲至死不僵扶之者眾也此言雖小可以譬大且墉基
不可倉卒而成威名不可一朝而立皆為之有漸建之有
素譬之種樹久則深固其根本茂盛其枝葉若造次徙於
山林之中植於宮闕之下雖壅之以黑墳暖之以春日猶

不救於枯槁何暇繁育哉夫樹猶親戚土猶士民建置不
久則輕下慢上平居猶懼其離叛危急將如之何是以聖
王安而不逸以慮危也存而設備以懼亡也故疾風卒至
而無摧拔之憂天下有變而無傾危之患矣

阮嗣宗達莊論

約文子及道德指歸論而為之文亦相似 通易論佳
於此而散漫無紀 問答之體與解嘲客難畧相似而
用意自不同晉以後著論每多此類

伊單闕之辰執徐之歲萬物權輿之時季秋遙夜之月先
生徘徊翱翔迎風而遊往遵乎赤水之上來登乎隱空之
正臨乎曲轅之道顧乎泱泱之州恍然而止忽然而休不
識曩之所以行今之所以留悵然而無樂愁然而歸白素
焉平晝閒居隱几而彈琴於是縉紳好事之徒相與聞之

共議撰辭合句啟所常疑乃闕鑿整飭嚼齒先引推年躡踵相隨俱進奕奕然步臍臍然視投跡蹈階趨而翔至差肩而坐恭袖而檢猶豫相臨莫肯先占有一人是其中雄桀也乃怒日擊勢而大言曰吾生乎唐虞之後長乎文武之裔遊乎成康之隆盛乎今者之世誦乎六經之教習乎吾儒之迹被袞衣冠飛翮垂曲裾揚雙鷗有日矣而未聞乎至道之要有以異之於斯乎且大人稱之細人承之願聞至教以發其疑先生曰何哉子之所疑者客曰天道貴生地道貴貞聖人脩之以建其名吉凶有分是非有經務利高勢惡死重生故天下安而大功成也今莊周乃齊禍福而一死生以天地爲一物以萬類爲一指無乃激惑以失真而自以爲誠是也於是先生乃撫琴容與慨然而歎俛而微笑仰而流眄噓噏精神言其所見曰昔人有欲觀

於閬峯之上者資端冕服驂騮至乎崑崙之下沒而不反端冕者常服之飾驂騮者凡乘之耳非所以矯騰增城之上遊元圃之中也且燭龍之光不照一堂之上鐘山之口不談曲室之內今吾將墮崔巍之高杜衍謾之流言子之所由幾其寤而獲及乎天地生於自然萬物生於天地自然者無外故天地名焉天地者有內故萬物生焉當其無外誰謂異乎當其有內誰謂殊乎地流其燥天抗其溼月東出日西入隨以相從解而後合升謂之陽降謂之陰在地謂之理在天謂之文蒸謂之雨散謂之風炎謂之火凝謂之冰形謂之石象謂之星朔謂之朝晦謂之冥通謂之川回謂之淵平謂之土積謂之山男女同位山澤通氣雷風不相射水火不相薄天地合其德日月順其光自然一體而萬物經其常入謂之幽出謂之章一氣盛衰變化而

不傷是以重陰雷電非異出也天地日月非殊物也故曰自其異者視之則肝膽楚越也自其同者視之則萬物一體也人生天地之中體自然之形身者陰陽之積氣也性者五行之正性也情者遊魂之變欲也神者天地之所以馭者也以生言之則物無不壽推之以死則物無不夭自小視之則萬物莫不小由大觀之則萬物莫不大殤子爲壽彭祖爲天秋毫爲大泰山爲小故以死生爲一貫是非爲一條也別而言之則鬚眉異名合而說之則體之一毛也彼六經之言分處之教也莊周之云致意之辭也大而臨之則至極無外小而理之則物有其制夫守什五之數審左右之名一曲之說也循自然性天地者寥廓之設也凡耳目之官名分之施處官不易司舉奉其身非以絕手足裂肢體也然後世之好異者不顧其本各言我而已矣

何待於彼殘生害性還爲讎敵斷割肢體不以爲痛目視色而不顧耳之所聞耳所聽而不待心之所思心欲奔而不適性之所安故疾病萌則生意盡禍亂作則萬物殘矣至人者恬於生而靜於死生恬則情不惑死靜則神不離故能與陰陽化而不易從天地變而不移生究其壽死循其宜心氣平治消息不虧是以廣成子處空同之山以入無窮之門軒轅登崑崙之阜而遺元珠之根此則潛身者易以爲活而離本者難以永存也馮夷不遇海若則不以己爲小雲將不失於鴻濛則無以知其少由斯言之自是者不章自建者不立守其有者有據持其無者無執月弦則滿日朝則襲咸池不畱陽谷之上而懸車之後將入也故求得者喪爭明者失無欲者自足空虛者受實夫山靜而谷深者自然之道也得之道而正者君子之實也是以

作智造巧者害於物明著是非者危其身修實以顯潔者
惑於生畏死而榮生者失其真故自然之理不得作天地
不泰而日月爭隨朝夕失期而晝夜無分競逐趨利舛倚
橫馳父子不合君臣乖離故復言以求信者梁下之誠也
克己以爲人者郭外之仁也竊兵雉經者亡家之子也刳
腹割肌者亂國之臣也曜菁華被沆瀣者昏世之士也履
霜露蒙塵埃者貪冒之民也潔己以尤世修身以明滂者
誹謗之屬也繁稱是非背質追文者迷罔之倫也成非媚
悅以容求孚故被珠玉以赴水火者桀紂之終也含菽采
薇交餓而死顏夷之窮也是以名利之塗開則忠信之誠
薄是非之辭著則醇厚之情燦也故至道之極混一不分
同爲一體得失無聞伏羲氏結繩神農教耕逆之者死順
之者生又安知貪滂之爲罰而貞白之爲名乎使至德之

要無外而已大均淳固不貳其紀清淨寂寞空豁以俟善
惡莫之分是非無所爭故萬物反其所而得其情也儒墨
之後堅白並起吉凶連物得失在心結徒聚黨辯說相侵
昔大齊之雄三晉之士嘗相與瞋目張膽分別此矣咸以
爲百年之生難致而日月之蹉無常皆盛僕馬修衣裳美
珠玉飾帷牆出媚君上入欺父兄矯厲才智競逐縱橫家
以慧子殘國以才臣亡故不終其天年而大自割繫其於
世俗也是以山中之木本大而莫相吹萬數竅相和忽焉
自己夫鴈之不存無其質而濁其文死生無變十字而龜
之見寶知吉凶也故至人清其質而濁其文死生無變而
未始有云夫別言者壞道之談也折辯者毀德之端也氣
分者一身之疾也二心者萬物之患也故夫裝束馮軾者
行以離支慮在成敗者坐而求敵踰阻攻險者趙氏之人

也舉山填海者燕楚之人也莊周見其若此故述道德之妙敘無爲之本寓言以廣之遐物以延之聊以娛無爲之心而逍遙於一世豈將以希咸陽之門而與稷下爭辯哉夫善接人者導焉而已無所逆之故公孟季子衣繡而見墨子弗攻中山子牟心在魏闕而詹子不距因其所以來用其所以至循而泰之使自居之發而開之使自舒之且莊周之書何足道哉猶未聞夫太始之論元古之微言乎直能不害於物而形以生物無所毀而神以清形神在我而道德成忠信不離而上下平茲客今談而同古齊說而意殊是心能守其本而口發不相須也於是二三子者風搖波蕩相視臆脈亂次而退蹉跌失迹隨而望之耳後頗亦以是知其無實喪氣而慙愧於衰僻也

嵇康養生論

此等文自論衡出時有牙慧可取

仰曰神仙縱出自然而養生可學此一篇之大旨

世或有謂神仙可以學得不死可以力致者或云上壽百二十古今所同過此以往莫非天妄者此皆兩失其情試粗論之夫神仙雖不目見然記籍所載前史所傳較而論之其有必矣似特受異氣稟之自然非積學所能致也至於導養得理以盡性命上獲千餘歲下可數百年可有之耳而世皆不精故莫能得之何以言之夫服藥求汗或有不獲而愧情一集渙然流離終朝未餐則囂然思食而曾子銜哀七日不饑夜分而坐則低迷思寢內懷殷憂則達旦不瞑勁刷理鬢醇醴發顏僅乃得之壯士之怒赫然殊觀植髮衝冠由此言之精神之於形骸猶國之有君也神躁於中而形喪於外猶君昏於上國亂於下也夫爲稼於湯世偏有一溉之功者雖終歸於焦爛必一溉者後枯然

不雅翼之受人尤好食
老多安毛千株老此年
尸素其人單上恠袖食
每已時久之志皆黃此說
可補天運之調

萬物章之凶害一
生生無不傷此之
謂也

天道三微而成一著
君子觀寒暑者之
運而知積微成著
伏於無形人事皆
此不獨一身也

則一溉之益固不可誣也。而世常謂一怒不足以侵性，一
哀不足以傷身，輕而肆之，是猶不識一溉之益而望嘉穀
於旱苗者也。是以君子知形恃神以立，神須形以存，悟生
理之易失，知一過之害生，故修性以保神，安心以全身。愛
憎不棲於情，憂喜不留於意，泊然無感而體氣和平。又呼
吸吐納，服食養身，使形神相親，表裏俱濟也。夫田種者一
畝十斛，謂之良田。此天下之通稱也。不知區種可百餘斛，
田種一也。至於樹養不同，則功收相懸，謂商無十倍之價，
農無百斛之望。此守常而不變者也。且豆令人重，榆令人
暝，合歡蠲忿，萱草忘憂，愚智所知也。薰辛害目，豚魚不養，
常世所識也。蝨處頭而黑，麝食柏而香，頸處險而癭，齒居
晉而黃。推此而言，凡所食之氣，蒸性染身，莫不相應。豈惟
蒸之使重，而無使輕，害之使闇，而無使明，薰之使黃，而無

使堅，芬之使香，而無使延哉。故神農曰：上藥養命，中藥養
性者，誠知性命之理，因輔養以通也。而世人不察，惟五穀
是見，聲色是耽，目惑元黃，耳務淫哇，滋味煎其肺腑，醴醪
煮其腸胃，香芳腐其骨髓，喜怒悖其正氣，思慮消其精神，
哀樂殃其平粹。夫以叢爾之軀，攻之者非一塗，易竭之身，
而外內受敵，身非木石，其能久乎。其自用甚者，飲食不節，
以生百病，好色不勸，以致之絕。風寒所災，百毒所傷，中道
夭於衆難，世皆知笑悼，謂之不善持生也。至於措身失理，
亡之於微，積微成損，積損成衰，從衰得白，從白得老，從老
得終，悶若無端。中智以下，謂之自然。縱少覺悟，咸嘆恨於
所遇之初，而不知慎。衆險於未兆，是猶桓侯抱將死之疾，
而怒扁鵲之先見，以覺痛之日為受病之始也。害成於微，
而救之於著，故有無功之理，馳騁常人之域，故有一切之

此其曰老莊微旨乃一篇之主

不言貴生而言遺生此立論過人處

義門曰此篇當合曹元首六代柳宗元封建二論參看

壽仰觀俯察莫不皆然以多自證以同自慰謂天地之理盡此而已矣縱聞養生之事則斷以所見謂之不然其次狐疑雖少庶幾莫知所由其次自力服藥半年一年勞而未驗志以厭衰中路復廢或益之以缺澮而泄之以尾閘而欲坐望顯報者或抑情恐欲割棄榮願而嗜好常在耳目之前所希在數十年之後又恐兩失內懷猶豫心戰於內物誘於外交賒相傾如此復敗者夫至物微妙可以理知難以目識譬猶豫章生七年然後可覺耳今以躁競之心涉希靜之塗意速而事遲望近而應遠故莫能相終夫悠悠者既以未效不求而求者以不專喪業偏恃者以不兼無功追術者以小道自溺凡若此類故欲之者萬無一能成也善養生者則不然矣清虛靜泰少私寡欲知名位之傷德故忽而不營非欲而強禁也識厚味之害性故棄

而不顧非貪而後抑也外物以繫心不存神氣以醇泊獨著曠然無憂患寂然無思慮又守之以一養之以和和理日濟同乎大順然後蒸以靈芝潤以醴泉晞以朝陽綏以五絃無為自得體妙心元忘歡而後樂足遺生而後身存若此以往庶可與羨門比壽王喬爭年何為其無有哉陸士衡五等論

運思極密細意極多然亦以此累氣

夫體國經野先王所慎創制垂基思隆後葉然而經畧不同長世異術五等之制始於黃唐郡縣之治創自秦漢得失成敗備在典謨是以其詳可得而言夫先王知帝業至重天下至曠曠不可以偏制重不可以獨任任重必於借力制曠終乎因人故設官分職所以輕其任也並建五長所以宏其制也於是乎立其封疆之典財其親疎之宜使

浦言曰駢儻體難
不在詳贖而在控縱
更不在縱控而在軍
成讀此文遂節看
其渾成其佳事
直與實傳相類頑
可為知者道也平
原主封建柳州主
郡縣以兩家持論
合而觀之識解闊
變化章矣

萬國相維以成磐石之固宗庶雜居而定維城之業又有
以見綏世之長御識人情之大方知其為人不如厚也利
物不如圖身安上在于悅下為已在乎利人故易曰說以
使民民忘其勞孫卿曰不利而利之不如利而後利之之
利也是以分天下以厚樂而已得與之同憂饗天下以豐
利而我得與之共害利博則恩篤樂遠則憂深故諸侯享
食土之實萬國受世及之祚矣夫然則南面之君各務其
治九服之民知有定主上之子愛於是乎生下之體信於
是乎結世治足以敦風道衰足以御暴故強毅之國不能
擅一時之勢雄俊之士無所寄霸王之志然後國安由萬
邦之思治主尊賴羣后之圖身譬如衆目營方則天網自
昃四體辭難而心膂獲父三代所以直道四王所以垂業
也夫盛衰隆弊理所固有教之廢興繫乎其人愿法斯於

必涼明道有時而闇故世及之制弊於彊禦厚下之典漏
於末折侵弱之釁邁自三季陵夷之禍終于七雄昔者成
湯親照夏后之鑒公旦目涉商人之戒文質相濟損益有
物故五等之禮不革于時封畛之制有隆焉爾者豈玩二
王之禍而闇經世之算乎固知百世非可懸御善制不能
無弊而侵弱之辱愈於殄祀士崩之困痛於陵夷也是以
經始權其多福慮終取其少禍非謂侯伯無可亂之符郡
縣非致治之具也故國憂賴其釋位主弱憑其翼戴及承
微積弊王室遂卑猶保名位祚垂後嗣皇統幽而不輟神
器否而必存者豈非置執使之然與降及亡秦棄道任術
懲周之失自矜其得尋斧始於所庇制國昧於弱下國慶
獨饗其利主憂莫與其害雖速亡趨亂不必一道顛沛之
豐實由孤立是蓋思五等之小怨亡萬國之大德知陵夷

劉昭曰高祖得深慮久封建子弟著維盤固齊代淮楚皆為外國重哀平之際劉氏編於四海宗正著錄遂以萬數後漢循前迹光武子並列畿外近郡孝明八國不能開庶遠民國近則不可以天不大則不為運孝文之援終以少固漢氏得之微猶能四百載魏氏失之甚不為百年晉世矯枉大過非簡

賢之授也愚者之辨
李百著曰疆場彼此于戈侵伐孤駭之後女子盡歸靖陵三節每輪不返士御方規一云嗣王委其九鼎山扶據其大邑天下晏然以理待亂斯言之謬也

之可患閭士崩之為痛也周之不競有自來矣國乏令主十有餘世然片言勤王諸侯必應一朝振矜遠國先叛故疆晉收其請隧之圖暴楚頓其觀鼎之志豈劉項之能關關勝廣之敢號澤哉借使秦人因循周制雖則無道有與共弊覆滅之禍豈在曩日漢矯秦枉大啟侯王境土踰溢不遵舊典故賈生憂其危晁錯痛其亂是以諸侯阻其國家之富憑其士民之力勢足者反捷士狹者逆遲六臣犯其弱綱七子衝其漏網皇祖夷於黥徙西京病於東帝是蓋過正之災而非建侯之累也然呂氏之難朝士外顧宋昌策漢必稱諸侯逮至中葉忌其失節割削宗子有名無實天下曠然復襲亡秦之軌矣是以五侯作威不忌萬邦新都襲漢易於拾遺也光武中興纂隆皇統而猶遵覆車之遺轍養喪家之宿疾僅及數世姦軌充斥卒有強臣專

朝則天下風靡一夫縱橫則城池自夷豈不危哉在周之衰難興王室放命者七臣干位者三子嗣王委其九鼎凶族據其天邑鉦鼙震於闔宇鋒鏑流乎絳闕然禍止畿甸害不覃及方天下晏然以治待亂是以宣王興於共和襄惠振於晉鄭豈若二漢階闈蹙擾而四海已沸孽臣朝入而九服夕亂哉遠惟王莽篡逆之事近覽董卓擅權之際億兆悼心愚智同痛然周以之存漢以之亡夫何故哉豈世乏曩時之臣士無匡合之志與蓋遠績屈於時異雄心挫於卑勢耳故烈士扼腕終委寇讐之手中人變節以助虐國之桀雖復時有鳩合同志以謀王室然上非奧主下皆市人師旅無先定之班君臣無相保之志是以義兵雲合無救劫弑之禍民望未改而已見大漢之滅矣或以諸侯世位不必常全昏主暴君有時比迹故五等所以多亂

牧鎮封建皆可附
亂大抵未壯披心
尾大不掉斯乃國
家之患五等與郡
縣一也

實后竊位斯後
皆封金銀治鑄
不給於印正有
白版之侯君子
恥之此等濫恩
又不如其勿有也

今之牧守皆以官方庸能雖或失之其得固多故郡縣易
以為治夫德之休明黜陟日用長率連屬咸述其職而淫
昏之君無所容過何則其不治哉故先代有以之興矣苟
或衰陵百度自恃鬻官之吏以貨準才則貪殘之萌皆如
羣后也安在其不亂哉故後王有以之廢矣且要而言之
五等之君為已思治郡縣之長為利圖物何以徵之蓋企
及進取仕子之常志修已安民良士所希及夫進取之情
銳而安民之譽遲是故侵百姓以利已者在位所不憚損
實事以養名者官長所夙夜也君無卒歲之圖臣挾一時
之志五等則不然知國為已士眾皆我民民安已受其利
國傷家嬰其病故前人欲以垂後後嗣思其堂構為上無
苟且之心羣下知膠固之義使其並賢居治則功有厚薄
兩愚處亂則過有深淺然則八代之制幾可以一理貫秦

漢之典殆可以一言蔽矣

潘正叔安身論

蓋崇德莫大乎安身安身莫尚乎存正存正莫重乎無私
無私莫深乎寡欲是以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
語定其交而後求篤其志而後行然則動者吉凶之端也
語者榮辱之主也求者利病之幾也行者安危之決也故
君子不妄動也動必適其道不徒語也語必經乎理不苟
求也求必造於義不虛行也行必由於正夫然用能免或
擊之凶享白天之祐故身不安則殆言不從則悖交不審
則惑行不篤則危四者行乎中則憂患接于外矣憂患之
接必生於自私而興於有欲自私者不能成其私有欲者
不得濟其欲理之至也欲苟不濟能無爭乎私苟不從能
無伐乎人人自私家家自欲眾欲並爭羣私交伐爭則亂

之萌也。伐則怨之，府也。怨亂既構，危害及之，得不懼乎？然棄本要末之徒，知進忘退之士，莫不飾才銳智，抽鋒擢穎，傾側乎勢利之交，馳騁乎當塗之務。朝有彈冠之朋，野有結綬之友。黨與熾於前，榮名扇其後。握權則起者鱗集，失寵則散者瓦解。求利則託劓頸之權，爭路則構刻骨之隙。於是浮僞波騰，曲辯雲沸。寒暑殊聲，朝夕異價。驚蹇希奔，放之跡鉛刀競一割之用。至於愛惡相攻，與奪交戰。誹謗噂沓，毀譽縱橫。君子務能，小人伐技。風頽於上，俗弊於下。禍結而恨爭，也不強患至而悔。伐之未辯，大者傾國喪家。次則覆身滅祀，其故何耶？豈不始于私欲而終于爭伐哉？君子則不然，知自私之害公也，故後外其身，知有欲之傷德也，故遠絕榮利，知爭競之遘災也，故犯而不校，知好伐之招怨也，故有功而不德，安身而不爲私，故身正而私全。

慎言而不適欲，故言濟而欲從。定交而不求益，故交立而益厚。謹行而不求名，故行成而名美。止則立乎無私之域，行則由乎不爭之塗。必將通天下之理而濟萬物之性，天下猶我，故與天下同其欲。已猶萬物，故與萬物同其利。夫能保其安者，非謂崇生生之厚而耽逸豫之樂也。不忘危而已，有其進者，非謂窮貴寵之榮而藉名位之重也。不忘退而已，存其治者，非謂嚴形政之威而明司察之禁也。不忘亂而已，故寢蓬室，隱陋巷，披短褐，茹藜藿，環堵而居易。衣而出，苟存乎道，非不安也。雖坐華殿，載文軒，服黼黻，御方丈，重門而處成列，而行不得與之齊，榮用天時，分地利。甘布衣，安藪澤，沾體塗足，耕而後食，苟崇乎德，非不進也。雖居高位，饗重祿，執權衡，握機祕，功蓋當時，勢侔人主，不得與之比。逸遺意，慮沒才智，忘肝膽，棄形器，貌若無能，志

若不及苟正乎心非不治也雖繁計策廣術藝審刑名峻
法制文辯流離議論絕世不得與之爭功故安也者安乎
道者也進也者進乎德者也治也者治乎心者也未有安
身而不能保國家進德而不能處富貴治心而不能治萬
物者也然思危所以求安慮退所以能進懼亂所以保治
戒亡所以獲存也若乃弱志虛心曠神遠致徒倚乎不拔
之根浮遊乎無垠之外不自貴於物而物宗焉不自重於
人而人敬焉可親而不可慢也可尊而不可遠也親之如
不足天下莫之能狎也舉之如易勝而當世莫之能困也
達則濟其道而不榮也窮則善其身而不悶也用則立于
上而非爭也舍則藏于下而非讓也夫榮之所不能動者
則辱之所不能加也利之所不能勸者則害之所不能嬰
也譽之所不能益者則毀之所不能損也今之學者誠能

釋自私之心塞有欲之求杜交爭之原去矜伐之態動則
行乎至通之路靜則入乎大順之門泰則翔乎寥廓之宇
否則淪乎渾冥之泉邪氣不能干其度外物不能擾其神
哀樂不能盪其守死生不能易其真而以造化爲工匠天
地爲陶鈞名位爲糟粕勢利爲埃塵治其內而不飾其外
求諸已而不假諸人忠肅以奉上愛敬以事親可以御一
體可以牧萬民可以處富貴可以安賤貧經盛衰而不改
則庶幾能安身矣

于令升晉紀總論

王化始于閩門于寶述周德而及后妃蓋深痛晉之亂由寶后於也
故李華謂于寶著論近王化根源

雄駿類賈生續密似子政晉文之傑也

史臣曰昔高祖宣皇帝以雄才碩量應運而仕值魏太祖
創基之初籌畫軍國嘉謀屢中遂服輿軫驅馳三世性深
阻有如城府而能寬綽以容納行任數以御物而知人善

吾正嫌其過類賈

生子政

郇子相曰略仿過秦
而無其筆力

方曰元豐皆魏之忠
臣但寶者本朝臣
子不得不如此立言

采拔故賢愚咸懷小大畢力爾乃取鄧艾於農瑣引州泰
於行役委以文武各善其事故能西禽孟達東舉公孫淵
內夷曹爽外襲王凌神畧獨斷征伐四克維御羣后大權
在已屢拒諸葛亮節制之兵而東支吳人輔車之勢軍旅
屢動邊鄙無虧於是百姓與能大象始構矣世宗承基太
祖繼業元豐亂內欽欽誕寇外潛謀雖密而在幾必兆淮浦
再擾而許洛不震咸黜異圖用融前烈然後推轂鍾鄧長
驅庸蜀三關電掃劉禪入臣天符人事於是信矣始當非
常之禮終受備物之錫名器崇於周公權智嚴於伊尹至
於世祖遂享皇極正位居體重言慎法仁以厚下儉以足
用和而不弛寬而能斷故民詠惟新四海悅勸矣聿修祖
宗之志思輯戰國之苦腹心不同公卿異議而獨納羊祜
之策以從善爲衆故至於咸寧之末遂非羣議而杖王杜

之決汎舟三峽介馬桂陽役不二時江湘來同夷吳蜀之
壘垣通二方之險塞掩唐虞之舊域班正朔於八荒太康
之中天下書同文車同軌牛馬被野餘糧棲畝行旅草舍
外間不閉民相遇者如親其匱乏者取資於道路故於時
天下有無窮人之諺雖太平未洽亦足以明吏奉其法民
樂其生百代之一時矣武皇旣崩山陵未乾楊駿被誅母
后廢黜朝士舊臣夷滅者數十族尋以二公楚王之變宗
子無維城之助而闕伯實沈之郤歲構師尹無具瞻之貴
而顛墜戮辱之禍日有至乃易天子以太上之號而有免
官之謠民不見德唯亂是聞朝爲伊周夕爲桀跖善惡陷
於成敗毀譽脅於勢利於是輕薄干紀之士役姦智以投
之如夜蟲之赴火內外混淆庶官失才名實反錯天網解
紐國政迭移於亂人禁兵外散於四方方岳無鈞石之鎮

以上言開基之始
以下言喪亂之由

咸寧緒晉書曰惠帝
永康三年禪位於趙王
倫臣以金守衛上號曰
太上是改金牖曰永寧宮
中書令綏播云太史
筆墨變及事當有免
官天子

此段純用賈生過秦文法亦須脫化

關門無結草之固李辰石冰傾之於荆揚劉淵王彌撓之於青冀二十餘年而河洛爲墟戎羯稱制二帝失尊山陵無所何哉樹立失權託付非才四維不張而苟且之政多也夫作法於治其弊猶亂作法於亂誰能救之故于時天下非暫弱也軍旅非無素也彼劉淵者離石之將兵都尉王彌者青州之散吏也蓋皆弓馬之士驅走之人凡庸之才非有吳先主諸葛孔明之能也新起之寇烏合之衆非吳蜀之敵也脫耒爲兵裂裳爲旗非戰國之器也自下逆上非鄰國之勢也然而成敗異效擾天下如驅羣羊舉二都如拾遺芥將相侯王連頭受戮乞爲奴僕而猶不獲后嬪妃主虜辱於戎卒豈不哀哉夫天下大器也羣生重畜也愛惡相攻利害相奪其勢常也若積水于防燎火於原未嘗暫靜也器大者不可以小道治勢動者不可以爭競

擾古先哲王知其然也是以扞其大患而不有其功禦其大災而不尸其利百姓皆知上德之生已而不謂浚已以生也是以感而應之悅而歸之如晨風之鬱北林龍魚之趨淵澤也順乎天而享其運應乎人而和其義然後設禮文以治之斷刑罰以威之謹好惡以示之審禍福以喻之求明察以官之篤慈愛以固之故衆知向方皆樂其生而哀其死悅其教而安其俗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廉耻篤於家閭邪僻銷於胸懷故其民有見危以授命而不求生以害義又况可奮臂大呼聚之以干紀作亂之事乎基廣則難傾根深則難拔理節則不亂膠結則不遷是以昔之有天下者所以長久也夫豈無僻主賴道德典刑以維持之也故延陵季子聽樂以知諸侯存亡之數短長之期者蓋民情風教國家安危之本也昔周之興也后稷生於姜嫄

孫執升曰三代以下曰天
下者秦以強暴晉以智
臣皆非開基正道其守
天下也秦則相承以暴
晉則漸即於淫五刑
其源自上其流及下則
晉之嚴較秦尤劇
酷政者法難犯廢也
者弊易滋也若中引
周事為創守之準
而歷叙晉代以法之
述陸之與周相反且能
國祚不長議於詳確
其勢至滯大局之代
過秦論末

對下文婦女及
賈后云云

后妃作配皇極齊
體紫宸象玉牀
之連後星喻金波之
合義壁自設謁外
入機德內宣樹振播
辰北之風蘭殿絕
河雉之響美晉武
將選長日元后亮
納短青章之配始者
惟淫荒開簾相而
疑登天上美豔者
遭屈辱待巾櫛而
知有丈夫嗚呼胡為
而至斯極乎

而天命昭顯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其詩曰思文后稷克
配彼天又曰立我蒸民莫匪爾極又曰實穎實栗即有邵
家室至於公劉遭狄人之亂去邠之鹵身服厥勞故其詩
曰乃裹糒糧于橐于囊陟則在巘復降在原以處其民以
至于太王為戎翟所逼而不忍百姓之命杖策而去之故
其詩曰來朝走馬帥西水滸至于岐下周民從而思之曰
仁人不可失也故從之者如歸市居之一年成邑二年成
都三年五倍其初每勞來而安集之故其詩曰乃慰乃止
乃左乃右乃疆乃理乃宣乃畝以至於王季能貽其德音
故其詩曰克明克類克長克君載錫之光至於文王備修
舊德而惟新其命故其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
帝聿懷多福由此觀之周家世積忠厚仁及草木內睦九
族外尊事黃耆養老乞言以成其福祿者也而其妃后躬

行四教尊敬師傅服澣濯之衣修煩辱之事化天下以婦
道故其詩曰刑於寡妻至於兄弟以御于家邦是以漢濱
之女守潔白之志中林之士有純一之德故曰文武自天
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始於憂勤終於逸樂於是天
下三分有二猶以服事殷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猶曰天
命未至以三聖之智伐獨夫之紂猶正其名教曰逆取順
守保大定功安民和眾猶著大武之容曰未盡善也及周
公遭變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致王業之艱難者則皆
農夫女工衣食之事也故自后稷之始基靜民十五王而
文始平之十六王而武始居之十八王而康克安之故其
積基樹本經緝禮俗節理人情恤隱民事如此之纏綿也
爰及上代雖文質異時功業不同及其安民立政者其揆
一也今晉之興也功烈於百王事捷於三代蓋有為以為

陸曰是何朝廷
那得長久

蕭机謂蕭然自致
托此無為

之矣。宣景遭多難之時，務伐英雄，誅庶桀，以便事。不及修公劉太王之仁也。受遺輔政，屢遇廢置，故齊王不明，不獲思庸於亳，高貴冲人，不得復子明辟。二祖通禪代之期，不暇待三分八百之會也。是其創基立本，異於先代者也。又加之朝寡純德之士，鄉乏不二之老，風俗淫僻，耻尚失所。學者以莊老為宗，而黜六經，談者以虛薄為辯，而賤名檢。行身者以放濁為通，而狹節信進仕者，以苟得為貴，而鄙居正當官者，以望空為高，而笑勤恪。是以目三公以蕭机之稱，標上議以虛談之名。劉頌屢言治道，傅咸每糾邪正，皆謂之俗吏。其倚杖虛曠，依阿無心者，皆名重海內。若夫文王日昃不暇食，仲山甫夙夜匪懈者，蓋共嗤黜以為灰塵，而相詬病矣。由是毀譽亂於善惡之實情，慝奔於貨慾之途。選者為人擇官，官者為身擇利，而秉鈞當軸之士，身

章氏學誠曰：女之佳，稱謂之靜女。今之貌才女者，何其動耶？此云任情而動，即章氏所譏也。

兼官以十數，大極其尊，小錄其要。幾事之失，十恒八九。而世族貴戚之子弟，凌薄超越，不拘資次，悠悠風塵，皆奔競之士。列官千百，無讓賢之舉。子真著崇讓而莫之省，子雅制九班而不得用，馬虞數直筆而不能糾。其婦女莊櫛織，維皆取成於婢僕，未嘗知女工絲枲之業。中饋酒食之事也。先時而昏，任情而動，故皆不耻淫佚之過，不拘如忌之惡。有逆于舅姑，有反易剛柔，有殺戮妾媵，有黷亂上下。父兄弟之罪也。天下莫之非也。又况責之聞四教於古，修貞順於今，以輔佐君子者哉？禮法形政於此，大壞如室斯構，而去其鑿契，如木斯積，而去其隄防，如火斯畜，而離其薪燎也。國之將亡，本必先顛，其此之謂乎？故觀阮籍之行，而覺禮教崩弛之所由察，庾純賈充之爭，而見師尹之多僻。考平吳之功，知將帥之不讓，思郭欽之謀，而悟戎狄之有

深著賈后之惡
何曰論懷愍
解波

此段小嫌冗長

釁覽傳元劉毅之言而得百官之邪核傳咸之奏錢神之
論而覩寵賂之彰民風國勢如此雖以中庸之才守文之
主治之辛存必見之於祭祀季札必得之於聲樂范燮必
爲之請死賈誼必爲之痛哭又况我惠帝以蕩蕩之德臨
之哉故賈后肆虐於六宮韓午助亂於外內其所由來者
漸矣豈特繫一婦人之惡乎懷帝承亂得位羈於彊臣愍
帝奔播之後徒廁其虛名天下之政旣已去矣非命世之
雄不能取之矣然懷帝初載嘉禾生於南昌望氣者又云
豫章有天子氣及國家多難宗室迭興以愍懷之正淮南
之壯成都之功長沙之權皆卒於傾覆而懷帝以豫章王
登天位劉向之讖云滅亡之後有少如水名者得之起事
者據秦川西南乃得其朋案愍帝蓋秦王子也得位於
長安長安固秦地也而西以南陽王爲右丞相東以琅邪
王爲左丞相上諱業故改鄴爲臨漳漳水名也由此推之
亦有徵祥而皇極不建禍辱及身豈上帝臨我而貳其心
將由人能宏道非道宏人者乎淳耀之烈未渝故大命重
集于中宗元皇帝

何承天安邊論

平實周盡文氣近東京

漢世言備匈奴之策不過二科武夫盡征伐之謀儒生講
和親之約課其所言互有遠志加塞漠之外胡敵掣肘必
未能摧鋒引日規自開張當由往年冀土之民附化者衆
二州臨境三王出藩經畧旣張宏圖將舉士女延望華夷
慕義故昧於小利且自矜侈外示餘力內堅僞衆今若務
存遵養許其自新雖未可羈致北闕猶足鎮靜邊境然和
親事重當盡廟筭誠非愚短所能究言若追蹤衛霍瀚海

之志時事不等致功亦殊寇雖習戰未久又全據燕趙跨帶秦魏山河之險終古如一自非大田淮泗內實青徐使民有贏儲野有積穀然後分命方召總率虎旅精卒十萬使一舉盪夷則不足稍勤王師以勞天下何以言之今遺黎習亂志在偷安非皆耻爲左衽遠慕冠冕徒以殘害剝辱視息無寄故繼負歸國先後相尋虜旣不能校勝循理攻城畧地而輕兵掩襲急在驅殘是其所以速怨召禍滅亡之日今若遣軍追討報其侵暴大翦幽冀屠城破邑則聖朝愛育黎元方濟之以道若但欲撫其歸附伐罪弔民則駿馬奔走不肯來征徒興巨費無損於彼復奇兵深入殺敵敗軍苟陵患未盡則困獸思鬪報復之役將遂無已斯秦漢之末策輪臺之所悔也安邊固守於計爲長臣以安邊之計備在史策李牧言其端嚴尤申其要大畧舉矣

非耕桑之邑上似脫一
句

此言文武交資

曹孫之霸才均智敵江淮之間不居各數百里魏捨合肥退保新城江陵移民南浹濡須之戍家停羨溪及夷陵之屯民夷散雜晉宣王以爲宜從江南以北岸曹爽不許果亡祖中此皆前代之殷鑒也何者斥候之郊非畜牧之地非耕桑之邑故堅壁清野以俟其來整甲繕兵以乘其敝雖時有古今勢有強弱保民全境不出此塗要而歸之有四一日移遠就近二曰浚復城隍三曰纂偶牛車四曰計丁課仗良守疆其土田驍帥振其風畧蒐獵宣其號令俎豆誦其廉耻縣爵以縻之設禁以威之徭稅有程寬猛相濟比及十載民知義方然後簡將授奇揚旌雲朔風卷河冀電掃嵩恒燕弧折郤代馬摧足秦首斬其右臂吳蹄絕其左肩銘功於燕然之阿饗徒於金微之曲寇雖亂亡有徵昧弱易取若天時人事或未盡符抑銳俟機宜審其算

若邊戍未增星居布野勤惰異教貧富殊資疆場之民多懷彼此虜在去就不根本業難可驅率易在振蕩又狡虜之性食肉衣皮以馳騁爲儀容以游獵爲南畝非有車輿之安宮室之衛櫛風沐雨不以爲勞露宿草寢維其常性勝則競利敗不羞走彼來或驟而此已奔疲且今春踰濟旣獲其利乘勝忸怩未虞天誅比及秋末容更送死焮騎蟻聚輕兵鳥集並踐禾稼焚藝間井雖邊將多畧未審何以禦之若盛師連屯廢農必衆馳車奔驛起役必遲散金行賞損費必大換土客戍怨曠必繁孰若因民所居並修農戰無動衆之勞有扞衛之實其爲利害優劣相懸也一日移遠就近以實內地今青兗舊民冀州新附在界首者二萬家此寇之資也今悉河內徙青州民移東萊正昌北海諸郡太山以南南至下邳左流右沂田良野沃西阻蘭陵北阨大嶠四塞之內其號險固民性重遷闔於圖始無虜之時喜生咨怨今新被鈔掠餘懼未息若曉示安危居以樂土宜其歌抃就路視遷如歸二日浚復城隍以增阻防舊秋冬收斂民人入保所以警備暴客使防衛有素也古之城池處處皆有今雖頽毀猶可修治粗計戶數量其所容新徙之家悉著城內假其經用爲之間伍納稼築塲還在一處婦子守家長吏爲帥丁夫匹婦春夏佃牧寇至之時一城千室堪戰之士不下二千其餘羸弱猶能登陴鼓譟十則圍之兵家舊說戰士二千足抗羣虜三萬矣三曰纂偶牛車以飾戎械計千家之資不下五百耦牛爲車伍佰兩參合鈎連以衛其衆設使城不可固平行趨險賊所不能干旣已族居易可檢括號令先明民知夙戒有急徵發信宿可聚四日計丁課仗勿使有關千家之邑戰士

二千隨其便能各自有仗素所服習銘刻由已還保輸之於庫出行請以自衛弓幹利鐵民不辦得者官以漸充之數年之內軍用粗備矣臣聞軍國異容施於封畿之內兵農並修在於疆場之表攻守之宜皆因其習任其怯勇山陵川陸之形寒暑溫涼之氣各由本性易則害生是故戎申作師遠屯清濟功費既重詹怨亦深以臣料之未若卽用彼衆之易也管子治齊寄令在民商君爲秦設以耕戰終申威定霸行其志業非苟任強實由有數梁用走卒其邦自滅齊用技擊厥衆亦離漢魏以來茲制漸絕蒐田非復先王之禮治兵徒逞耳目之欲有急之日民不知戰至乃廣延賞募奉以厚秩發遽奔救天下騷然方伯刺史拱手坐聽自無經畧惟望朝廷遣軍此皆忘戰之害不教之失也今移民實內浚治城隍族居聚處課其騎射長吏簡

試差品能不甲科上策漸就優別明其勲才表言州郡如此則屯部有常不遷其業內護老弱外通官塗朋曹素定同憂等樂情由習親藝因事著晝戰見貌足相識夜戰聞聲足相救斯教戰之一隅先哲之遺術論者必以古城荒毀難可修復今不謂頓便加功整麗如舊但欲先定民營其間術墉壑存者因而卽之其有毀缺權時柵斷足以禦彼輕兵防遏游騎假以方將漸就只立牛車之賦課仗之宜攻守所資軍國之要今因民所利導而率之耕農之器爲府庫之寶田蠶之氓兼城之用千家總倍旅之兵萬戶具全軍之衆兵強而敵不戒國富而民不勞比於優復隊伍坐食廩糧者不可同年而校矣今承平來久邊令弛縱弓箠利鐵既不都斷往歲棄甲垂二十年課其所住理應消壞謂宜申明舊科嚴加禁塞諸商賈往來幢隊挾藏者

義門曰全篇多有
激之談收束悟
德音乃殊莊史元
後蕩而不歸也

皆以軍法治之又界上嚴立關候杜廢閒蹊城保之境諸
所課仗並加雕鐫別造程式若有遺鏃亡乃及私為竊盜
者皆可立驗於事為長又鉅野湖澤廣大南通洙泗北連
青齊有舊縣城正在澤內宜立式修復舊堵利其埭遏給
輕艦百艘寇若入境引艦出戰左右隨宜應接據其師津
毀其航漕此以利制車運我所長亦徹敵之要也

劉孝標辨命論

孝標植根石流寓魏庭冒履危途至江左負材矜能自謂聖賢
霄豈圖送以十綸而榮魁一命因茲著論故辭多憤激雖義越典
漢而是杜浮競也

疎越

主上嘗與諸名賢言及管輅歎其有奇才而位不達時有
在赤墀之下豫聞斯議歸以告余余謂士之窮通無非命
也故謹述天旨因言其致云爾

臣觀管輅天才英偉珪璋特秀實海內之名傑豈日者卜
祝之流乎而官止少府丞年終四十八天之報施何其寡

歟然則高才而無貴仕饗養而居大位自古所歎焉獨公
明而已哉故性命之道窮通之數天闕紛綸莫知其辨仲
任蔽其源子長闡其惑至於鶡冠甕牖必以懸天有斯鼎
貴高門則曰唯人所召命也詭譎詐異端斯起蕭遠論其本
而不暢其流子元語其流而未詳其本嘗試言之曰夫道
生萬物則謂之道生而無主謂之自然自然者物見其然
不知其所以然同焉皆得不知其所以得鼓動陶鑄而不
為功庶類混成而非其力生之無亭毒之心死之豈虔劉
之志墜之淵泉非其怒昇之霄漢非其悅蕩乎大乎萬寶
以之化確乎純乎一作而不易化而不易則謂之命命也
者自天之命也定於冥兆終然不變鬼神莫能預聖哲不
能謀觸山之力無以抗倒日之誠弗能感短則不可緩之
於寸陰長則不可急之於箭漏至德未能踰上智所不免

是以放助之世。浩浩襄陵。天乙之時。焦金流石。文公董其尾。宣尼絕其糧。史文子顏回敗其叢蘭。冉耕歌其芣苢。史考步夷叔斃淑媛之言。子輿困臧倉之訴。聖賢且猶若此。而况庸庸者乎。至乃伍員浮屍於江流。三閭沉骸於湘渚。賈大夫沮志於長沙。馮都尉皓髮於郎署。君山鴻漸。鍛羽儀於高雲。敬通鳳起。摧迅翮於風穴。此豈才不足而行有遺哉。近世有沛國劉瓛。歟弟璉。並一時秀士也。瓛則關西孔子。通涉六經。循循善誘。服膺儒行。璉則志烈秋霜。心貞崑玉。亭亭高竦。不雜風塵。皆毓德於衡門。並馳聲於天地。而官有微於侍郎。位不登於執戟。相次俎落。宗祀無饗。因斯兩賢。以言古則。昔之玉質金相。英髦秀達。皆擯斥於當年。韞其才而莫用。候草木以共彫。與麋鹿而同死。膏塗平原。骨填川谷。堙滅而無聞者。豈可勝道哉。此則宰衡之與阜隸。容彭之與

此言榮辱有命

殤子。猗頓之與黔婁。陽文之與敦洽。咸得之於自然。不假道於才智。故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其斯之謂矣。然命體周流。變化非一。或先號後笑。或始吉終凶。或不召自來。或因人以濟。交錯糾紛。迴環倚伏。非可以一理徵。非可以一途驗。而其道密微。寂寥忽恍。無形可以見。無聲可以聞。必御物以效靈。亦憑人而成象。譬天王之冕旒。任百官以司職。而或者觀湯武之龍躍。謂龕亂在神。攻聞孔墨之挺生。謂英膚擅奇響。視彭韓之豹變。謂鷲猛致人爵。見張桓之朱紱。謂明經拾青紫。豈知有力者運之。而趨乎。故言而非命。有六蔽焉。爾請陳其梗概。夫靡顏膩理。哆嚙頤額。形之異也。朝秀晨終。龜鶴千歲。年之殊也。聞言如響。智昏菽麥。神之辯也。固知三者。定乎造化。榮辱之境。獨曰由人。是知二五而未識於十。其蔽一也。龍犀日角。帝王之表。河目龜

此言帝王公卿之由命

此言都邑之天子萬之眾同死劫者皆命也

此言窮達有命

此言善惡廢興之由命

文公侯之相。撫鏡知其將刑。歷紐顯其膺錄。星虹樞電。昭聖德之符。夜哭聚雲。鬱興王之瑞。皆兆發於前期。渙汗於後葉。若謂驅貔虎。奮尺劍。入紫微。升帝道。則未達窅冥之情。未測神明之數。其蔽二也。空桑之里。變成洪川。歷陽之都。化為魚鼈。楚師屠漢卒。睢河鯁其流。秦人坑趙士。沸聲若雷。震火炎崑岳。礫石與琬琰俱焚。嚴霜夜零。蕭艾與芝蘭共盡。雖游夏之英才。伊顏之殆庶。焉能抗之哉。其蔽三也。或曰。明月之珠。不能無類。夏后之璜。不能無考。故亭伯死於縣長。相如卒於園令。才非不傑也。主非不明也。而碎結絲之鴻輝。殘懸黎之夜色。抑尺之量。有短哉。若然者。主父偃。公孫宏。對策不升策。歷說而不入。牧豕淄原。見棄州部。設令。忽如過隙。溘死。霜露其為。詎耻。豈崔馬之流乎。及至開東閣。列五鼎。電照風行。聲馳海外。寧前愚而後智。先

非而終。是將榮悴有定數。天命有至極。而謬生妍蚩。其蔽四也。夫虎嘯風馳。龍興雲屬。故重華立而元凱升。辛受生而飛廉進。然則天下善人少。惡人多。闇主眾。明君寡。而薰蕕不同器。梟鸞不接翼。是使渾敦。欒枕。踵武於雲臺之上。仲容。庭堅。耕於巖石之下。橫謂廢興在我。無繫於天。其蔽五也。彼戎狄者。人面獸心。宴安鳩毒。以誅殺為道德。以蒸報為仁義。雖大風立於青邱。鑿齒奮於華野。比於狼戾。曾何足喻。自金行不競。天地板蕩。左帶沸脣。乘間電發。遂覆瀍洛。傾五都。居先王之桑梓。竊名號於中縣。與三皇競其氓黎。五帝角其區宇。種落繁熾。充仞神州。嗚呼。福善禍淫。徒虛言耳。豈非否泰相傾。盈縮遞運。而汨之以人。其蔽六也。然所謂命者。死生焉。貴賤焉。貧富焉。治亂焉。禍福焉。此十者。天之所賦也。愚智善惡。此四者。人之所行也。夫神

廣雅曰焚惑謂之
罰星或謂之執法

非舜禹心異朱均才絀中庸在於所習是以素絲無恒元
黃代起鮑魚芳蘭入而自變故季路學於仲尼厲風霜之
節楚穆謀於潘崇成殺逆之禍而商臣之惡盛業光於後
嗣仲由之善不能息其結纓斯則邪正由於人吉凶在乎
命也或以鬼神害盈皇天輔德故宋公一言法星三徙殷
帝自翦千里來雲若使善惡無徵未洽斯義且于公高門
以待封巖母埽墓以望喪此君子所以自彊不息也如使
仁而無報奚為修善立名乎斯徑廷之辭也夫聖人之言
顯而晦微而婉幽遠而難聞河漢而不測或立教以進庸
急或言命以窮性靈積善餘慶立教也鳳凰不至言命也
今以其片言辨其要趣何異乎夕死之類而論春秋之變
哉且荆昭德音丹雲不卷周宣祈雨珪璧斯罄于叟種德
不逮勳華之高延年殘獷未甚東陵之酷為善一為惡均

以下自謂

陸曰必有此一段方是
不迷則星士祿命說
矣君子為善非有為
而為地步甚高

而禍福異其流廢興殊其迹蕩蕩上帝豈如是乎詩云風
雨如晦雞鳴不已故善人為善焉有息哉夫食稻梁進芻
豢衣狐貉襲冰紈觀窈眇之奇舞聽雲和之琴瑟此生人
之所急非有求而為也修道德習仁義敦孝弟立忠貞漸
禮樂之餘潤蹈先王之盛則此君子之所急非有求而為
也然則君子居正體道樂天知命明其無可奈何識其不
曲智力逝而不召來而不拒生而不喜死而不感瑤臺夏
屋不能悅其神土室編蓬未足憂其慮不充誦於富貴不
遑遑於所欲豈有史公董相不遇之文乎

劉孝標廣絕交論

劉既見其論抵几於地終身恨之

以刻酷摠其憤憶真足以狀難狀之情送窮乞巧皆其
支流也

客問主人曰朱公叔絕交論為是乎為非乎主人曰客奚

劉峻見任昉諸子西
華兄弟等派難不
能自振生平著交
莫有收恤西華者
著書中懷練裙峻
注此於之

公對抱貞和之節者
標乃憤激之談立
意不同矯時則一

觀朱公州崇厚論以
禽息史魚為高風在
塔則非謂君子當息
交絕遊也但恨時俗
澆薄背公望私比諸
川瀆並決而莫敢塞
游積踐稼而莫禁
其感時嫉俗之意深
矣亦惡利交之多也
劉峻分出五交遂如
鑿鑿鑄鼎車象
神姦

此之問客曰夫草蟲鳴則阜螽躍雕虎嘯而清風起故網
緼相感霧涌雲蒸嬰鳴相召星流電激是以王陽登則貢
公喜罕生逝而國子悲且心同琴瑟言鬱郁於蘭茝道叶
膠漆志婉變於墳簾聖賢以此鏤金版而鐫盤孟書玉牒
而刻鐘鼎若乃匠人輟成風之妙巧伯子息流波之雅引
范張欵欵於下泉尹班陶陶於永夕絡繹從橫煙霏雨散
巧歷所不知心計莫能測而朱益州汨彝敘越謨訓捶直
切絕交遊比黔首以鷹鷂媼人靈於豺虎蒙有猜焉請辨
其惑主人听然而笑曰客所謂撫絃徽音未達燥濕變響
張羅沮澤不覩鴻雁雲飛蓋聖人握金鏡闡風烈龍驤螭
屈從道汗隆日月聯璧贊疊疊之宏致雲飛電薄顯棣華
之微旨若五音之變化濟九成之妙曲此朱生得元珠於
赤水謨神睿而為言至夫組織仁義琢磨道德驩其愉樂

恤其陵夷寄通靈臺之下遺跡江湖之上風雨急而不輟
其音霜雪零而不渝其色斯賢達之素交厯萬古而一遇
逮叔世民訛狙詐颺起谿谷不能踰其險鬼神無以究其
變競羽毛之輕趨錐刀之末於是素交盡利交興天下蚩
蚩鳥驚雷駭然則利交同源派流則異較言其畧有五術
焉若其寵均董石權壓梁竇雕刻百工鑪捶萬物吐漱興
雲雨呼翕下霜露九域聳其風塵四海疊其燠灼靡不望
影星奔藉響川驚雞人始唱鶴蓋成陰高門旦開流水接
軫皆願摩頂至踵隳膽抽腸約同要離焚妻子誓殉荆卿
湛七族是日勢交其流一也富埒陶白質巨程羅山擅銅
陵家藏金穴出平原而聯騎居里閭而鳴鐘則有窮巷之
賔繩樞之士冀宵燭之末光邀潤屋之微澤魚貫鳧躍颯
沓鱗萃分雁鶩之稻梁霑玉笋之餘瀝銜恩遇進欵誠援

何日此段尤痛快

青松以示心指白水而旌信是日賄交其流二也陸大夫
宴喜西都郭有道人倫東國公卿貴其籍甚縉紳羨其登
僊加以顛顛蹙額涕唾流沫騁黃馬之劇談縱碧雞之雄
辨敘温郁則寒谷成暄論嚴苦則春叢零葉飛沈出其顧
指榮辱定其一言於是有弱冠王孫綺紈公子道不挂於
通人聲未適於雲閣攀其鱗翼丐其餘論附駟驥之旄端
軼歸鴻於碣石是日談交其流三也陽舒陰慘生民大情
憂合驩離品物恒性故魚以泉涸而煦沫鳥因將死而鳴
哀同病相憐綴河上之悲曲恐懼寘懷昭谷風之盛典斯
則斷金由於湫隘刎頸起於苦蓋是以伍員濯漑於宰嚭
張王撫翼於陳相是日窮交其流四也馳騫之俗澆薄之
倫無不操權衡秉纖纊衡所以揣其輕重纊所以屬其鼻
息若衡不能舉纊不能飛雖顏冉龍幹鳳雛曾史蘭薰雪

白舒向金玉淵海卿雲黼黻河漢視若游塵遇同土梗莫
肯費其半菽罕有落其一毛若衡重錙銖纊微影撇雖共
工之蒐慝驩兜之掩義南荆之跋扈東陵之巨猾皆為匍
匐逶迤折枝舐痔金膏翠羽將其意脂韋便辟導其誠故
輪蓋所游必非夷惠之室苞苴所入實行張霍之家謀而
後動毫芒寡是日量交其流五也凡此五交義同賈鬻
故桓譚警之於鬪闖林回喻之於甘醴夫寒暑遞進盛衰
相襲或前榮而後悴或始富而終貧或初存而後亡或古
約而今泰循環翻覆迅若波瀾此則殉利之情未嘗異變
化之道不得一由是觀之張陳所以凶終蕭朱所以隙未
斷焉可知矣而翟公方規規然勒門以箴客何所見之晚
乎因此五交是生三釁敗德殄義禽獸相若一釁也難固
易攜警訟所聚二釁也名陷饕餮貞介所羞三釁也古人

何曰文中子見此篇
曰惜乎譽任公而
毀也任公於是乎
不可為知人矣然
他日又得門人曰五
文三覺劉峻亦知
言哉蓋重兩反覆
雖賢者亦難情
怨理道也噫

知三覺之為梗懼五交之速尤故王丹威子以橫楚朱穆
昌言而示絕有旨哉有旨哉近世有樂安任昉海內髦傑
早縮銀黃夙昭民譽道文麗藻方駕曹王英跼俊邁聯橫
許郭類田文之愛客同鄭莊之好賢見一善則盱衡扼腕
遇一才則揚眉抵掌雌黃出其脣吻朱紫由其月且於是
冠蓋輻湊衣裳雲合輜輶擊鞞坐客恒滿蹈其闔閭若升
闕里之堂入其隩隅謂登龍門之阪至於顧盼增其倍價
翦拂使其長鳴影組雲臺者摩肩趨走丹墀者曼跡莫不
締恩狎結綢繆想惠莊之清塵庶羊左之徽烈及瞑日東
粵歸骸洛浦總帳猶懸門罕漬酒之彥墳未宿草野絕動
輪之賓藐爾諸孤朝不謀夕流離大海之南寄命瘴癘之
地自昔把臂之英金蘭之友曾無羊舌下泣之仁寧慕邱
成分宅之德嗚呼世路險巇一至於此大行孟門豈云嶮

何曰國志信
作障周靖
曰幸是山嵐
之氣極分
轉為瘴字
及古亦文
遂在障

絕是以耿介之士疾其若斯裂裳裹足棄之長驚獨立高
山之頂歡與麋鹿同羣皦皦然絕其雰濁誠耻之也誠畏
之也何子湘曰說盡末世交情令人痛哭令人失笑對偶之工已居勝場與散體判為二矣

盧子行勞生論 有引

思道善文詞世所稱八米五郎者也

亦絕交之流而氣已涉俗

莊子曰大塊勞我以生誠哉斯言也余年五十羸老云至
追惟疇昔勤矣厥生乃著此論因言時事云爾

罷郡屏居有客造余者少選之頃盱衡而言曰生者天地
之大德人者有生之最靈所以作配兩儀稱貴羣品妍蚩
愚智之辯天懸壤隔行已立身之異入海登山今吾子生
於右地九葉卿族天授俊才萬夫所仰學綜流畧慕孔門
之游夏辭窮麗則擬漢日之卿雲行藏有節進退以禮不
諂不驕無愠無懌偃仰貴賤之間從容語默之際何其裕

也。下走所欣羨焉。余莞爾而笑曰：未之思乎！何所言之過也。子其清耳。請爲左右陳之。夫人之生也，皆未若無生在。余之生，勞亦勤止。統綺之年，伏膺教義，規行矩步，從善而登中冠之後。濯纓受署，纒鎖仁義，籠絆朝市，失翹陸之本性。喪江湖之遠情，淪此風波，溺於倒躡，憂勞總至，事非一緒。何則？地胄高華，旣致嫌於管庫，才識美茂，亦受嫉於愚庸。篤學強記，聾瞽於焉側目；清言河瀉，木訥所以疾心。豈徒蟲惜春漿，鴟恡腐鼠，相江都而永歎，傳長沙而不歸。固亦魯值臧倉，楚逢靳尚，趙壹爲之哀歌，張升於是慟哭。有齊之季，不遇休明，申脰就執，屏迹無地。段珪張讓，金貝是視，賈謚郭槐，腥臊可饜，淫刑以逞，禍近池魚。耳聽惡來之讒，足踐龍逢之血。周氏末葉，仍值僻王，斂笏升階，汗流浹背。莒客之踵躋焦原，匹茲非險，齊人之手執馬尾，方此未

危。若乃羊腸句注之道，據鞍振策，武落雞田之外，櫛風沐雨，三旬九食，不敢稱憊。此之爲役，蓋其小小者耳。當今泰運肇開，四門以穆，冕旒司契于上，夔龍佐命于下。岐伯善卷，耻徇幽憂，卞隨務光，悔從木石。余年在秋方，已迫知命，情禮宜退，不獲晏安。一葉從風，無損鄧林之攢，植雙鳧退飛，不虧渤澥之游泳。耕田鑿井，晚息晨興，候南山之朝雲，摩北堂之明月，記勝九穀之書，觀其節制，崔實四人之令，奉以周旋，晨荷蓑笠，白屋黃冠之伍，夕談穀稼，霑體塗足之倫。濁酒盈罇，高歌滿席，恍兮惚兮，天地一指，此野人之樂也。子或以是羨余乎？客曰：吾子之事，旣聞之矣。侘人有心，又請論其梗概。余答曰：雲飛泥洗，卑高異等，圓行方止，動息殊致，是以摩霄運海，輕尉羅于藪澤，五衢四照，忽斤斧于山林。余晚值昌辰，遂其弱尙，觀人事之隕穫，覩時路

淮南子曰牛哀病七日化為虎其死入視哀持而殺之

之遭危元冬修夜靜言長想可以累歎悼心流涕酸鼻人之百年脆促已甚奔騎流電不可為辭顧慕周章數紀之內窮通榮辱事無足道而有識者鮮無識者多徧隘凡近輕險躁薄居家則人面獸心不孝不義出門則詔諛讒佞無愧無耻退身知足忘伯陽之炯戒陳力就列棄周任之格言悠悠遠古斯患已積迄於近代此蠹尤深范卿為讓之風搢紳不嗣夏書昏墊之罪執政所安朝露未晞小車盈董石之巷夕陽且落皂蓋填閭寶之里皆如脂如韋俯僕匍匐噉惡求媚舐痔自親美言諂笑助其愉樂詐泣佞哀恤其喪紀近通旨酒遠貢文蛇豔姬美女委如脫屣金銑玉華棄同遺跡及鄧通失路一簪之賄無餘梁冀就誅五侯之貴將起向之求官買職晚謁晨趨刺促望塵之舊遊伊優上堂之夜客始則亡魂褫魄若牛兄之遇獸心戰

虎也唐人改為遇獸

色沮似葉公之見龍俄而抵掌揚眉高視闊步結侶棄廉公之策攜手哭聖卿之門華轂生塵來如激矢雀羅暨設去等絕絃飴蜜非甘山川未阻千變萬化鬼出神入為此者皆衣冠上族或有藝能不耻不仁不畏不義靡媿友朋莫慙妻子外呈厚貌內蘊百心繇是則紆青佩紫牧州典郡冠幘劫人厚自封殖妍歌妙舞列鼎撞鐘耳倦絲桐口飫珍旨雖素論以為非而時宰不之責末俗蚩蚩如此之敝余則違時薄宦屏息窮居甚耻驅馳深畏乾沒心若死灰不營勢利家無擔石不費囊錢偶影聯官將數十載驚拙致笑輕生所以告勞也真人御宇斲雕為朴人知榮辱時反豈黜風力上宰內敷文教方邵重臣外揚武節被之大道洽以淳風舉必以才爵無濫授稟斯首鼠不預衣簪阿黨比周掃地俱盡輕薄之儔滅影竄迹礫石變成瑜瑾

詭辭以免中傷

黃莠化爲芝蘭。曩之風俗攪時。駭耳穢目。今悉不聞不見。

莫余敢侮。

德林

易曰：聖人作而萬物覩。斯之謂乎。

德林

李公輔天命論

較王命論便有雅鄭之別。而春容茂美。固足下開燕許。

粵若遠古。元黃肇闢。帝王神器。歷數有歸。生其德者。天應

其時者。命確乎不變。非人力所能爲也。龍圖鳥篆。號諡遺

跡。疑而難信。缺而未詳者。靡得而明焉。其在典文。煥乎細

素。欽明至德。莫盛於唐虞。貽謀長世。莫過於文武。大隋神

功。積於文王。天命顯於唐叔。昔邑姜方娠。夢帝謂己。余命

而子曰：虞將與之。唐而蕃育。其子孫及生。有文在其手。曰

虞。遂以命之。成王滅唐。而封太叔。又唐叔之封也。箕子曰：

其後必大。易曰：崇高富貴莫大於帝王。老子謂域內四大。

王居一焉。此則名虞與唐。美兼二聖。將令其後必大。終致

唐虞之美。蕃育子孫。用享無窮之祚。逮皇家建國。初號大

興。箕子必大之言。於茲乃驗。天之眷命。懸屬聖朝。重耳區

區。豈足云也。有娥元鳥。商以興焉。姜嫄巨跡。周以興焉。古

今三代。靈命如一。本枝種德。奕葉丕基。佐高帝而滅楚。立

宣王以定漢。東京太尉。關西孔子。生感遺鱣之集。沒降巨

鳥之奇。累仁積善。大申休命。太祖挺生。庇民匡主。立殊勳

於魏室。建盛業於周朝。啟翼軫之國。肇炎精之紀。爰受厥

命。陟配彼天。皇帝載誕之初。神光滿室。具興王之表。韞大

聖之能。或氣或雲。蔭映於廊廟。如天如日。臨照於軒冕。內

明外順。自險獲安。豈非萬福扶持。百祿攸集。有周之末。朝

野騷然。降志執均。鎮衛宗社。明神饗其德。上帝付其民。誅

姦逆於九重。行神化於四海。于斯時也。尉迥據有齊。累世

之都。乘新國。易亂之俗。驅馳蛇豕。連合縱橫。地迺九州。陷

之

三民則十分擁六王謙乘連率之威憑全蜀之險興兵舉
眾震蕩江山鳩毒巴庸蠶食秦楚此二虜也窮凶極逆非
欲割洪溝之地閉劍閣之門皆將長戟強弩睥睨宸極從
漳河而達負海連岱岳而距華陽迫脅荆蠻吐納江漢佐
鬪嫁禍紛若蝟毛曝骨履腸間不容礪爾乃奉殪戎之命
運先天之畧不出戶庭推轂分闡一麾以定三方數旬而
清萬國蕩滌天壤之速規摹指畫之神造化以來弗之聞
也光熙前緒罔有不服烟雲改色鐘石變音三靈顧望萬
物影響木運告盡褰裳克讓天厯在躬推而弗有百辟庶
尹四方岳牧稽圖識之文順億兆之請披肝瀝膽晝歌夜
吟方屈箕穎之高式允幽明之願基命宥密如恒如升推
帝居歆勗業垂統殊徽號改服色建都邑敘彝倫薄賦輕
徭慎刑恤獄除繁苛之政興清靜之風去無用之官省相

監之職奇才間出盛德無隱星精雲氣共趨走於堦墀山
神海靈咸變理於臺閣東漸日谷西被月川教暨北溟之
表聲加南海之外悠悠沙漠區域萬里蠢蠢百蠻莫之與
競五帝所不化三王所未賓屈膝頓顙盡爲臣妾殊方異
類書契不傳梯山越海貢琛奉贄欣欣如也巢居穴處化
以宮室不火不粒訓以庖廚禮樂合天地之同律呂節寒
暑之候制作詳垂衣之後淳粹得神農之前遨遊文雅之
場出入杳冥之極合神謨鬼通幽洞微羣物歲成含生日
用飲和氣以自得沐元澤而不知也丹雀爲史元龜載書
甘露自天醴泉出地神禽異獸珍木奇草望風觀海應化
歸風備休祥於圖牒罄幽遐而戾止猶且父天子民兢兢
翼翼至矣大矣七十四帝曷可同年而語哉若夫天下之
重不可妄據故唐之許由夏之伯益懷道立事人授而弗

可也。軒初四帝。周餘六王。藉世因基。自取而不得也。孟軻稱仲尼之德。過於堯舜。著述成帝者之事。弟子備王佐之才。黑不代蒼。泣麟歎鳳。棲棲汲汲。雖聖達而莫許也。蚩尤則黃帝抗衡。共工則黑帝勅敵。項羽誅秦。摧漢宰割神州。角逐爭驅。盡威力而無就也。其餘剋起妖妄。曾何足數。賊子逆臣。所以爲亂。皆由不識天道。不悟人謀。牽逐鹿之邪。說謂飛鳧而爲鼎。若使四凶爭八元之誠。三監同九臣之志。韓信彭越。深明帝子之符。孫述隗囂。妙識真人之出。尉迥同謳歌之類。王謙比獄訟之民。福祿蟬聯。胡可窮也。而違天逆物。獲罪人神。嗚呼。此前事之大戒矣。誅夷烹醢。歷代共尤。僭逆凶邪。時煩獄吏。其可不戒慎哉。蓋積惡旣成。心自絕於善道。物類相感。理必至於誅戮。天奪其魄。鬼惡其盈。故也大帝聰明。羣臣正直。耳目監於率土。賞罰參於

國朝。輔助一人。覆育兆庶。豈有食人之祿。受人之榮。包藏禍心。而不殲盡者也。必當執法未處其罪。司命已除其籍。自古明哲。慮遠防微。執一心。持一德。立功坐樹。上書削藁。位尊而心逾下。祿厚而志彌約。寵盛思之以懼。道高守之以恭。克念於此。則姦回不至。事乃畏天。豈惟愛禮。謙光滿覆。義在知幾。吉凶由人。妖不自作。衆星拱極。在天成象。夙沙則主。雖愚蔽民。盡知歸。有苗則始爲跋扈。終而大服。漢南諸國。見一面以從。殷河西將軍。率五郡以歸。漢故能招信順之助。保太山之安。彼陳國者。盜竊江外。民少一郡。地減半州。遇受命之主。逢太平之日。自可獻土銜璧。乞同溥天。乃復養喪家之疹。遭顛覆之軌。趙趙吳越。仍爲匪民。雖時屬大道。偃兵舞鏃。然國家當混一之運。金陵是殄。有命不恒。斷可知矣。防風之戮。元龜匪遙。孫皓之侯。守株難得。

迷而未覺諒可愍焉斯故未辨昊天之心不聞君子之論也

合河肅氏

卯梓家謹

駢體文鈔卷二十一

駢體文鈔卷二十一

序類

劉子政上戰國策叙

姬傳先生云不及過秦雄駿然冲溶渾厚無意為文而自能盡意若莊子所謂木雞者此境亦賈生所無北洛以為如先生之言則知東漢魏晉之文所自出

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所校中戰國策書中書餘卷錯亂相糅莒又有國別者八篇少不足臣向因國別者畧以時次之分別不以序者以相補除復重得三十三篇本字多悞脫為半字以趙為肖以齊為立如此字者多中書本號或曰國策或曰國事或曰短長或曰事語或曰長書或曰修書臣向以為戰國時游士輔所用之國為之策謀宜為戰國策其事繼春秋以後訖楚漢之起二百四十五年間之事皆定以殺青書可繕寫叙曰周室自文武

始興崇道德隆禮義設辟雍泮宮庠序之教陳禮樂弦歌
移風之化叙人倫正夫婦天下莫不曉然論孝弟之義惇
篤之行故仁義之道滿乎天下卒致之刑錯四十餘年遠
方慕義莫不賓服雅頌歌詠以思其德下及康昭之後雖
有衰德其綱紀尚明及春秋時已四五百載矣然其餘業
遺烈流而未滅五霸之起尊事周室五霸之後時君雖無
德人臣輔其君者若鄭之子產晉之叔向齊之晏嬰挾君
輔政以並立於中國猶以義相支持歌說以相感聘覲以
相交期會以相一盟誓以相救天子之命猶有所行會享
之國猶有所恥小國得有所依百姓得有所息故孔子曰
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周之流化豈不大哉及春秋之後
衆賢輔國者旣沒而禮義衰矣孔子雖論詩書定禮樂王
道粲然分明以匹夫無勢化之者七十二人而已皆天下

之俊也時君莫尚之是以王道遂用不興故曰非威不立
非勢不行仲尼旣沒之後田氏取齊六卿分晉道德大廢
上下失序至秦孝公捐禮讓而貴爭戰棄仁義而用詐譎
苟以取強而已矣夫篡盜之人列爲侯王詐譎之國興立
爲強是以轉相放劫後生師之遂相吞滅并大兼小暴師
經歲流血滿野父子不相親兄弟不相安夫婦離散莫保
其命溘然道德絕矣晚世益甚萬乘之國七千乘之國五
敵伴爭權盡爲戰國貪饕無恥競進無厭國異政教各自
制斷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力功爭強勝者爲右兵革不休
詐僞並起當此之時雖有道德不得施設有謀之強負阻
而恃固連與交質重約結誓以守其國故孟子孫卿儒術
之士棄捐於世而游說權謀之徒見貴於俗是以蘇秦張
儀公孫衍陳軫代厲之屬生從橫短長之說左右傾側蘇

秦為從張儀為橫橫則秦帝從則楚王所在國重所去國
輕然當此之時秦國最雄諸侯方弱蘇秦結之時六國為
一以償背秦秦人恐懼不敢窺兵於關中天下不交兵者
二十有九年然秦國勢便形利權謀之士咸先馳之蘇秦
初欲橫秦弗用故東合從及蘇秦死後張儀連橫諸侯聽
之西向事秦是故始皇因四塞之國據崤函之阻跨隴蜀
之饒聽眾人之策乘六世之烈以蠶食六國兼諸侯并有
天下杖於詐謀之弊終無信篤之誠無道德之教仁義之
化以綴天下之心任刑罰以為治信小術以為道遂燔燒
詩書坑殺儒士上小堯舜下邈三王二世愈甚惠不下施
情不上達君臣相疑骨肉相疏化道淺薄綱紀敗壞民不
見義而懸於不寧撫天下十四歲天下大潰詐偽之弊也
其比王德豈不遠哉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

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夫使天下有所恥故
化可致也苟以詐偽偷活取容自為之何率下秦之
敗也不亦宜乎戰國之時君德淺薄為之謀策者不得
困勢而為資據時而為畫故其謀扶急持傾為一切之權
雖不可以臨教化兵革救急之勢也皆高才秀士度時君

之所能行出奇策異智轉危為安運亡為存亦可喜皆可
觀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所校戰國策書錄

許叔重說文解字序

小學茫昧久矣本朝羣儒輩出復顯於世必以大義為先否則徐偉長所議女史誦詩內豎傳令月

叙曰此十四篇五百四十部九千三百五十二文重一千
一百六十三解說凡十三萬三千四百四十一字其建首
也立一為端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同牽條屬其理相貫雜
而不越據形系聯引而申之以究萬原畢終于亥知化窮
冥于時大漢聖德熙明承天稽唐敷崇殷中遐邇被澤渥

漢人言一切猶云
時也

姜西溟於古人文
章特好國策

但是一通漢碑
蓋當時文體如
此

山字以上為一類
能才玉未別為一類

衍沛滂廣業甄微學士知方探蹟索隱厥誼可傳粵在永
元困頓和帝永元三年孟陬之月朔日甲申曾曾小子祖自炎神縉
雲相黃謂共工也共承高辛太岳佐夏呂叔作藩俾侯于許世祚遺
靈自彼徂召宅此汝濱竊印景行敢涉聖門其宏如何節
彼南山欲罷不能既竭愚才惜道之味聞疑載疑演贊其
志微次列微辭知此者希儻昭所說尤庶有違者理而董之
王叔師楚辭章句叙

叙曰昔者孔子叡聖明喆天生不王俾定經術乃刪詩書
正禮樂制作春秋以為後王之法門人三千罔不昭達臨
終之日則大義乖而微言絕其後周室衰微戰國並爭道
德陵遲謫詐萌生於是揚墨鄒孟孫韓之徒各以所知著
造傳記或以述古或以明世而屈原履忠被譖憂悲愁思
獨依詩人之義而作離騷上以諷諫下以自慰遭時暗亂

不見省納不勝憤懣遂復作九歌以下凡二十五篇楚人
高其行義瑋其文采以相教傳至孝武帝恢廓道訓使淮
南王安早受詔書時而奉之作離騷經章句則大義燦然後世雄俊莫不瞻仰
攄舒妙思續述其詞逮至劉向典校經書分以為十六卷
孝章即位深宏道藝而班固賈逵復以所見改易前疑各
作離騷經章句其餘十五卷闕而不說又以壯為狀義多
乖異事不要撮今臣復以所識所知稽之舊章合之經傳
作十六卷章句雖未能究其微妙然大指之趣畧可見矣
且人臣之義以中正為高以仗節為賢故有危言以存國
殺身以成仁是以伍子胥不恨於浮江比干不悔於剖心
然後德立而行成榮顯而名稱若夫懷道以迷國佯愚而
不言顛則不能扶危則不能安婉婉以順上逶迤以辟患
雖保黃耇終壽百年蓋志士之所恥愚夫之所賤也今若

章子厚曰九歌蓋取
諸國風九章蓋取諸
雅離騷經蓋取諸
頌

量合離騷雖詭譎不
繫於聖而美辨深思
闡展演迤發於忠正
蔚然為百代詞章之
祖

減榮緒晉書曰樸
惡齊王同矜功自
伐受爵不讓及
齊止作冢士賦

屈原膺忠貞之質體清潔之性直若砥矢言若丹青進不
隱其謀退不顧其命此誠絕世之行俊彥之英也而班固
謂之露才揚己競於羣小之中怨恨懷王譏刺椒蘭苟欲
求進強非其人不見容納忿恚自沈是虧其高明而損其
清潔者也昔伯夷叔齊讓國守志不食周粟遂餓而死豈
可復謂有求於世而恨怨哉且詩人怨王刺上曰嗚呼小
子未知臧否匪面命之言提其耳風諫之語於斯為切然
仲尼論之以為大雅引此比彼屈原之詞優游婉順寧以
其君不知之故欲提攜其耳乎而論者以為露才揚己怨
刺其上強非其人始失厥中矣夫離騷之文依託五經以
立義焉帝高陽之苗裔則詩厥初生民時惟姜嫄也初秋
蘭以為佩則將翔將翔佩玉瓊琚也夕搵洲之宿莽則易
潛龍勿用也馴玉虬而乘鸞則易時乘六龍以御天也就

重華而隲詞則尚書咎繇之謀謨也登昆崙而涉流沙則
禹貢之敷土也故智彌盛者其言博才益邵者其識遠屈
原之詞誠博遠矣自孔某終後以來名儒博達之士著造
詞賦莫不擬其儀表祖式其模範取其要妙竊其華藻所
謂金相玉質百歲無匹各垂罔極永不刊滅者也
陸士衡豪士賦序

此士龍所謂清新相接者也神理亦何減鄒枚

夫立德之基有常而建功之路不一何則循心以為量者
存乎我因物以成務者繫乎彼存夫我者隆殺止乎其域
繫乎物者豐約惟所遭遇落葉俟微風以隕而風之力蓋
寡孟嘗遭雍門而泣而琴之感以末何者欲隕之葉無所
假烈風將墜之泣不足煩哀響也是故苟時啓於天理盡
於民庸夫可以濟聖賢之功斗筲可以定烈士之業故曰

何義門曰警心動
魄之言

時王豹致箋於
周引周公流言
為戒

伊尹嬰戮蓋惑
於汲冢紀年之
妄語

才不半古而功已倍之。蓋得之於時勢也。歷觀古今。微一
時之功。而居伊周之位者有矣。夫我之自我。智士猶嬰其
累物之相物。昆蟲皆有此情。夫以自我之量。而挾非常之
勲。神器。雖其顧盼萬物。隨其俯仰。心玩居常之安。耳飽從
諛之說。豈識乎功在身外。任出才表者哉。且好榮惡辱。有
生之所大期。忌盈害上。鬼神猶且不免。人主操其常柄。天
下服其大節。故曰天可讎乎。而時有裨服荷戟。立於廟門
之下。援旗誓眾。奮於阡陌之上。况乎代主制命。自下裁物
者乎。廣樹恩。不足以敵怨。勤興利。不足以補害。故曰代大
匠。斲者必傷其手。且夫政由甯氏。忠臣所為慷慨。祭則寡
人。人主所不久堪。是以君爽快。快不悅。公旦之舉。高平師
師。側目博陸之勢。而成王不遣嫌。吝於懷。宣帝若負芒刺
於背。非其然者。與嗟乎。光于四表。德莫富焉。王曰叔父。親

莫暱焉。登帝天位。功莫厚焉。守節沒齒。忠莫至焉。而傾側
顛沛。僅而自全。則伊生抱明允。以嬰戮。文子懷忠敬。而齒
劍。固其所也。因斯以言。夫以篤聖穆親。如彼之懿。大德至
忠。如此之盛。尚不能取信於人主之懷。止謗於眾多之口。
過此以征。惡觀其可安危之理。斷可識矣。又况乎饗大名。
以冒道家之忌。運短才而易聖哲所難者哉。身危由於勢。
過而不知去。勢以求安。禍積起於寵盛。而不知辭。寵以招
禍。見百姓之謀已。則申宮警守。以崇不畜之威。懼萬民之
不服。則嚴刑峻制。以賈傷心之怨。然後威窮乎震主。而怨
行乎上下。眾心日墜。危機將發。而方偃仰。瞪眊。謂足以夸
世笑。古人之未工。忘已事之已拙。知曩勲之可矜。暗成敗
之有會。是以事窮運盡。必於顛仆。風起塵合。而禍至常酷
也。聖人忌功名之過已。惡寵祿之踰量。蓋謂此也。夫惡欲

思歸引古曲名也崇
為太僕卿有思歸
故有此作

梓澤豪華華齊如
流宕所謂春畦藿
靡列於澁江之辰錦
障透迤互以山川之
外鳥觀所謂高張
者哉
何義門曰琴曲之不必
借乎梓澤自晉以來
則此觀此引可見矣

之大端。賢愚所共有。而遊子殉高位於生前。志士思垂名
於身後。受生之分。唯此而已。夫蓋世之業。名莫大焉。震主
之勢。位莫盛焉。率意無違。欲莫順焉。借使伊人。頗覽天道。
知盡不可益。盈難久持。超然自引。高揖而退。則巍巍之盛。
仰邈前賢。洋洋之風。俯冠來籍。而大欲不乏於身。至樂無
愆乎舊節。彌效而德彌廣。身愈逸而名愈劭。此之不為。彼
之必昧。然後河海之跡。堙為窮流。一簣之釁。積成山岳。名
編凶頑之條。身厭荼毒之痛。豈不謬哉。故聊賦焉。庶使百
世少有寤云。孫月峯曰余年歲讀此文遂稍悟文機蓋只是從旁指說更不細述根由而
以便覺其法若功使凡文字最忌煩瑣此亦一時偶解

石季倫思歸引序

余少有大志。夸邁流俗。弱冠登朝。歷位二十五年。五十以
事去官。晚節更樂放逸。篤好林藪。遂肥遯于河陽。別業其
制宅也。却阻長堤。前臨清渠。柏木幾于萬株。流水周于舍
下。有觀閣池沼。多養魚鳥。家素習技。頗有秦趙之聲。出則
以遊。日弋釣為事。入則有琴書之娛。又好服食。咽氣志在
不朽。傲然有凌雲之操。歛復見牽羈。婆娑于九列。困于人
間。煩躓常思歸。而永歎。尋覽遺篇。有思歸引。儻古人之情。
有同于今。故制此曲。此曲有絃無歌。今為作歌。以述余懷。
恨時無知音者。令造新聲。而播于絲竹也。

郭景純山海經序

世之覽山海經者。皆以其閎誕迂誇多奇怪。俶儻之言。莫
不疑焉。嘗試論之。曰莊生有云。人之所知。莫若其所不知。
吾於山海經見之矣。夫以宇宙之寥廓。羣生之紛紜。陰陽
之煦蒸。萬殊之區分。精氣渾淆。自相潰薄。遊魂靈恠。觸象
而構。流形於山川。麗狀於木石者。惡可勝言乎。然則總其
所以乖鼓之於一響。成其所以變混之於一象。世之所謂

精於莊周齊物
之有實心天地
間玉理

異未知其所以異世之所謂不異未知其所以不異何者
物不自異待我而後異異果在我非物異也故胡人見布
而疑贗越人見芻而駭毳夫翫所習見而奇所希聞此人
情之常蔽也今畧舉可以明之者陽火出於冰水陰鼠生
於炎山而俗之論者莫之或恠及談山海經所載而咸恠
之是不恠所可恠而恠所不可恠也不恠所可恠則幾於
無恠矣恠所不可恠則未始有可恠也夫能然所不可不
可所不可然則理無不然矣案汲郡竹書及穆天子傳穆
王西征見西王母執壁帛之好獻錦組之屬穆王享王母
於瑤池之上賦詩往來辭義可觀遂襲崑崙之邱遊軒轅
之宮眺鍾山之嶺玩帝者之寶勒石王母之山紀迹元圃
之上乃取其嘉木豔草奇鳥恠獸玉石珍瑰之器金膏燭
銀之寶歸而殖養之於中國穆王駕八駿之乘右服盜驪

左驂騶耳造父為御犇戎為右萬里長騫以周歷四荒名
山大川靡不登濟東升大人之堂西燕王母之廬南轅竈
鼉之梁北躡積羽之衢窮歡極娛然後旋歸案史記說穆
王得盜驪騶耳驂騶之驥使造父御之以西巡守見西王
母樂而忘返亦與竹書同左傳曰穆王欲肆其心使天下
皆有車轍馬跡焉竹書所載則是其事也而譙周之徒足
為通識瑰儒而雅不平此驗之史考以著其妄司馬遷叙
大宛傳亦云自張騫使大夏之後窮河源惡覩所謂崑崙
者乎至禹本紀山海經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也不亦悲乎
若竹書不潛出於千載以作徵於今日者則山海之言其
幾乎廢矣若乃東方生曉畢方之名劉子政辨盜械之尸
王頎訪兩面之客海民獲長臂之衣精驗潛効絕代懸符
於戲羣惑者亦可以少寤乎是故聖王原化以極變象物

洪慶善補注楚辭
引山海經淮南子以
釋天問而朱晦翁遂
疑此二書皆緣解天
問而作愚竊以晦翁
之言為非

以應恠鑒無滯蹟曲盡幽情神焉度哉神焉度哉蓋此書
跨世七代歷載三千雖暫顯於漢而尋亦寢廢其山川名
號所在多有舛謬與今不同師訓莫傳遂將湮滅道之所
存俗之所喪悲夫余有懼焉故爲之創傳疏其壅閼闢其
第蕪領其元致標其洞涉庶幾令逸文不墜於世奇言不
絕於今夏后之迹靡刊於將來八荒之事有聞於後裔不
亦可乎夫翳薈之翔叵以論垂天之陵蹄泮之遊無以知
絳虬之騰釣天之庭豈伶人之所躡無航之津豈蒼兕之
所涉非天下之至通難與言山海之義矣嗚呼達觀博物
之客其鑒之哉

王逸少蘭亭集序

永和九年歲在癸丑暮春之初會于會稽山陰之蘭亭脩
禊事也羣賢畢至少長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嶺茂林脩竹
又有清流激湍映帶左右引以爲流觴曲水列坐其次雖
無絲竹管絃之盛一觴一詠亦足以暢叙幽情是日也天
朗氣清惠風和暢仰觀宇宙之大俯察品類之盛所以遊
目騁懷足以極視聽之娛信可樂也夫人之相與俯仰一
世或取諸懷抱晤言一室之內或因寄所託放浪形骸之
外雖趣舍萬殊靜躁不同當其欣于所遇暫得于已快然
自足曾不知老之將至及其所之旣倦情隨事遷感慨係
之矣向之所欣俛仰之間以爲陳迹猶不能不以之興懷
况修短隨化終期于盡古人云死生亦大矣豈不痛哉每
覽昔人興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嘗不臨文嗟悼不能喻之
于懷固知一死生爲虛誕齊彭殤爲妄作後之視今亦猶
今之視昔悲夫故列叙時人錄其所述雖世殊事異所以
興懷其致一也後之覽者亦將有感于斯文

葛稚川抱朴子序

洪體乏進趣之才。偶好無爲之業。假令奮翅則能陵厲元霄。騁足則能追風躡景。猶欲戢勁翮於鷦鷯之羣。藏逸迹于跛驢之伍。豈况大塊稟我以尋常之短羽。造化假我以至驚之蹇足。自卜者審不能者止。又豈敢力蒼蠅而慕沖天之舉。策跛鼈而追飛兔之軌。飾嫫母之篤陋。求媒陽之美談。推沙礫之賤質。索千金於和肆哉。夫僬僥之步。而企及夸父之蹤。近才所以躓礙也。要離之羸。而強赴扛鼎之勢。秦人所以斷筋也。是以望絕於榮華之途。而志安乎窮圯之域。藜藿有八珍之甘。蓬蓽有藻稅之樂也。故權貴之家。雖咫尺弗從也。知道之士。雖艱遠必造也。考覽奇書。既不少矣。率多隱語。難可卒解。自非至精。不能窮。會非篤勤。不能悉見也。道士宏博洽聞者寡。而意斷棄說者衆。至於

時有好事者。欲有所修爲。倉卒不知所從而意之所疑。又無足諮。今爲此書。粗舉長年之理。其至妙者。不得宣之於翰墨。蓋粗言較畧。以示一隅。冀排憤之徒。省之可以思過半矣。豈謂閤塞必能窮微。暢遠乎。聊論其所先覺者耳。世儒徒知服膺周孔。莫言神仙之書。不但大而笑之。又將謗毀真正。故子所著子言黃白之事。名曰內篇。其餘駁難通釋。名曰外篇。大凡內外一百一十六篇。雖不足藏諸名山。且欲緘之金匱。以示識者。自號抱朴子。因以名書。

廬山道人遊石門詩序

石門在精舍南十餘里。一名障山。基連大嶺。體絕衆阜。闢三泉之會。並立而開流。傾岩元映其上。蒙形表于自然。故因以爲名。此雖廬山之一隅。實斯地之奇觀。皆傳之于舊俗。而未睹者衆。將由縣瀨險峻。人獸迹絕。徑廻曲阜。路阻

行難故罕經焉。釋法師以隆安四年仲春之月，因詠山水，遂杖錫而遊于時。友徒同趣三十餘人，咸拂衣晨征，悵然增興。雖林壑幽邃，而開途競進。雖乘危履石，並以所悅爲安。旣至，則援木尋葛，歷險窮崖。猿臂相引，塵乃造極。于是擁勝倚巖，詳觀其下。始知七嶺之美，蘊奇于此。雙闕對峙，其前重巖映帶，其後巒阜周廻，以爲障崇巖四營，而開宇其中。則有石臺石池，宮觀之象，觸類之形，致可樂也。清泉分流而含注，淥淵鏡靜于天池。文石發彩，煥若披面。檉松芳草蔚然，光日其爲神麗，亦已脩矣。斯日也，衆情奔說，矚覽無厭。遊觀未久而天氣屢變，霄霧塵集，則萬象隱形，流光廻照，則衆山倒影。開闔之際，狀有靈焉，而不可測也。乃其將登，則翔禽拂翮，鳴猿厲響，歸雲廻駕，想羽人之來儀。哀聲相和，若元音之有寄。雖仿佛猶聞，而神以之暢。雖樂不期，懽而欣以永日。當其冲豫自得，信有味焉，而未易言也。退而尋之，夫匡谷之間，會物無主，應不以情而開。興引人致深，若此豈不以虛明照其照，閒邃篤其情邪？並三復斯談，猶昧然未盡。俄而太陽告夕，所存已往，乃悟幽人之元覽，達恒物之大情。其爲神趣，豈山水而已哉？于是徘徊崇嶺，流目四矚。九江如帶，邱阜成垤。因此而推形，有巨細智亦宜然。廼喟然歎，宇宙雖遐，古今一契。靈鷲邈矣，荒途日隔，不有哲人。風迹誰存，應深悟遠，慨焉長懷。各欣一遇之同歡，感良辰之難再，情發于中，遂共詠之云爾。

張思光門律自序

吾文章之體多爲世人所驚，汝可師耳。以心不可使耳爲心師也。夫文豈有常體，但以有體爲常。當使常有其體，丈夫當刪詩書制禮樂，何至因循寄人籬下。且中代之交道

體缺變。尺寸相資。彌縫舊物。吾之文章。體亦何異。何嘗顛
溫涼。而錯寒暑。綜哀樂。而橫歌哭哉。正以屬詞多出。比事
不羈。不阨。不陷。非途。非路。耳。然其傳音振逸。鳴節竦頤。或
當未極。亦已極其所矣。汝若復別得體者。吾不拘也。吾義
亦如文。造次乘我。顛沛非物。吾無師。無友。不文。不句。煩有
珉神。獨逸耳。義之爲用。將使性入清波。塵洗猶沐。無得鈞
聲。同利。舉價如高。俾是道場。險成軍路。吾昔嗜僧言。多肆
法辨。此盡遊乎言笑。而汝等無幸。又云。人生之口。正可論
道說義。惟飲與食。此外如樹網焉。吾每以不爾爲恨。爾曹
宜振綱也。

任彥升王文憲集序

公諱儉。字仲寶。琅邪臨沂人也。其先自秦至宋。國史家謀
詳焉。晉中興以來。六世名德。海內冠冕。古語云。仁人之利。

何義門曰。直是一篇
四六行狀

天道運行。故呂虔歸其佩。乃郭璞筮以淮水。若離翦之止。
殺吉駿之誠感。蓋有助焉。公之生也。誕授命世。體三才之
茂。踐得二之幾。信乃昂宿垂芒。德精降祉。有一於此。蔚爲
帝師。况乃淵角殊祥。山庭異表。望衢罕窺其術。觀海莫際
其瀾。宏覽載籍。博游才藝。若乃金版玉匱之書。海上名山
之旨。沈鬱澹雅之思。離堅合異之談。莫不總制清衷。遞爲
心極。斯固通人之所包。非虛明之絕境。不可窮者。其唯神
用者乎。然檢鏡所歸。人倫以表。雲屋天構。匠者何工。自函
洛不守。憲章中輟。賀生達禮之宗。蔡公儒林之亞。闕典未
補。大備茲日。至若齒危髮秀之老。含經味道之生。莫不北
面人宗。自同資敬。性託夷遠。少屏塵雜。自非可以宏獎風
流。增益標勝。未嘗畱心。期歲而孤。叔父司空簡穆公。早所
器異。年始志學。家門禮訓。皆折衷於公。孝友之性。豈伊橋

梓夷雅之體。無待韋弦。汝郁之幼。挺淳至。黃琬之早。標聰察。會何足尚。年六歲。襲封豫寧侯。拜日。家人以公尚幼。弗之先告。既襲珪組。對揚王命。因便感咽。若不自勝。初宋明帝居蕃。與公母武康公主素不協。及即位。有詔毀廢舊塋。投棄棺柩。公以死固。請誓不遵奉。表啓酸切。義感人神。太宗聞而悲之。遂無以奪也。初拜秘書郎。遷太子舍人。以選尚公主。拜駙馬都尉。元徽初。遷秘書丞。於是采公曾之中經。刊宏度之四部。依劉歆七畧。更撰七志。蓋嘗賦詩云。稷契匡虞夏。伊呂翼商周。自是始有應務之跡。生民屬心矣。時司徒袁粲。有高世之度。脫落塵俗。見公弱齡。便望風推服。歎曰。衣冠禮樂在是矣。時粲位亞台司。公年始弱冠。年勢不侔。公與之抗禮。因贈粲詩。要以歲暮之期。申以止足之戒。粲答詩曰。老夫亦何寄。之子照清襟。服闋拜右長史。

出為義興太守。風化之美。奏課為最。還除給事黃門侍郎。旬日遷尚書吏部郎。參選昔毛玠之公清。李重之識會。兼之者公也。俄遷侍中。以愍侯始終之職。固辭不拜。補太尉右長史。時聖武定業。肇基王命。寤寐風雲。實資人傑。是以宸居膺列宿之表。圖緯著王佐之符。俄遷左長史。齊臺初建。以公為尚書右僕射。領吏部。時年二十八。宋末艱虞。百王澆季。禮紊舊宗。樂傾恒軌。自朝章國紀。典彛備物。奏議符策。文辭表記。素意所不蓄。前古所未行。皆取定俄頃。神無滯用。太祖受命。以佐命之功。封南昌縣開國公。食邑二千戶。建元二年。遷尚書左僕射。領選如故。自營郤分司。盧欽兼長。譽望所歸。允集茲日。尋表解選。詔加侍中。又授太子詹事。侍中僕射如故。固辭。侍中改授散騎常侍。餘如故。太祖崩。遺詔以公為侍中。尚書鎮國將軍。永明元年。進號

衛將軍二年以本官領丹陽尹六輔殊風五方異俗公不
謀聲訓而楚夏移情故能使解劍拜仇歸田息訟前郡尹
温太真劉真長或功銘鼎彝或德標素尚臭味風雲千載
無爽親加弔祭表薦孤遺遠協神期用彰世祀時簡穆公
薨以撫養之恩特深恒慕表求解職有詔不許國學初興
華夷慕義經師人表允資望實復以本官領國子祭酒三
年解丹陽尹領太子少傅餘悉如故挂服捐駟前良取則
臥轍棄子後子胥怨皇太子不矜天姿俯同人範師友之
義穆若金蘭又領本州大中正頃之解職四年以本號開
府儀同三司餘悉如故謙光愈遠大典未申六年又申前
命七年固辭選任帝所重違詔加中書監猶參掌選事長
興追專車之恨和嘉公會前甘鳳池之失夫奔競之塗有自來矣
以難知之性協易失之情必使無訟事深宏誘公提衡惟

允一紀于茲拔奇取異興微繼絕望側階而容賢候景風
而式典春秋三十有八七年五月三日薨於建康官舍皇
朝軫慟儲鉉傷情有識銜悲行路掩泣豈直春者不相工
女寢機而已哉故以痛深衣冠悲纏教義豈非功深砥礪
道邁舟航沒世遺愛古之益友追贈太尉侍中中書監如
故給節加羽葆鼓吹增班劍六十人謚曰文憲禮也公在
物斯厚居身以約玩好絕於耳目布素表於造次室無姬
姜門多長者立言必雅未嘗顯其所長持論從容未嘗言
人所短宏長風流許與氣類雖單門後進必加善誘勗以
丹青之價宏以青冥之期公詮品人倫各盡其用居厚者
不矜其多處薄者不怨其少窮涯而反盈量知歸皇朝以
治定制禮功成作樂思我民譽緝熙帝圖雖張曹爭論於
漢朝苟摯競爽於晉世無以仰模淵旨取則後昆每荒服

此段文字浩翁愛
玩不忍釋手以為
作人如此安往而不
得其所以

請罪遠夷慕義宣威授旨實寄宏畧理積則神無忤在事
感則悅情斯來無是己之心事隔於容詔罕愛憎之情理
絕於毀譽造理常若可干臨事每不可奪約已不以廉物
宏量不以容非攻乎異端歸之正義公生自華宗世務簡
隔至於軍國遠圖刑政大典既道在廊廟則理擅民宗若
乃明練庶務鑒達治體懸然天得不謀成心求之載籍翰
牘所未紀訊之遺老耳目所不接至若文案自環主者百
數皆深文爲吏積習成奸畜筆削之刑懷輕重之意公乘
理照物動必研幾當時嗟服若有神道豈非希世之儁民
瑚璉之宏器防行無異操才無異能得奉名節迄將一紀
一言之譽東陵侔於西山一盼之榮鄭璞踰於周寶士感
知己懷此何極出入禮闈朝夕舊館瞻棟宇而興慕撫聲
名而悼恩公自幼及長述作不倦固以理窮言行事該軍

國豈直彫章縟采而已哉若乃統體必善綴賞無地雖楚
趙羣才漢魏衆作曾何足云曾何足云防嘗以筆札見知
思以薄技效德是用綴緝遺文永貽世範爲如干帙如干
卷所撰古今集記今書七志爲一家言不列于集集錄如
左

梁昭明太子文選序

式觀元始眇觀元風冬穴夏巢之時茹毛飲血之世世質
民淳斯文未作逮乎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
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
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之時義遠矣哉若夫椎輪爲
大輅之始大輅寧有椎輪之質增冰爲積水所成積水曾
微增冰之稟何哉蓋踵其事而增華變其本而加厲物既
有之文亦宜然隨時變改難可詳悉嘗試論之曰詩序云

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至於今之作者。異乎古昔。古詩之體。今則全取賦名。苟宋表之於前。賈馬繼之於末。自茲以降。源流寔繁。述邑居則有憑虛亡是之作。戒畋遊則有長楊羽獵之制。若其紀一事詠一物。風雲草木之興。魚蟲禽獸之流。推而廣之。不可勝載矣。又楚人屈原。含忠履潔。君匪從流。臣進逆耳。深思遠慮。遂放湘南。耿介之意。旣傷。壹鬱之懷。靡愬。臨淵有懷沙之志。吟澤有憔悴之容。騷人之文。自茲而作。詩者蓋志之所之也。情動於中而形於言。關雎麟趾。正始之道。著桑間濮上。亡國之音。表故風雅之道。粲然可觀。自炎漢中葉。厥塗漸異。退傅有在鄒之作。降將著河梁之篇。四言五言。區以別矣。又少則二字。多則九言。各體互興。分鑣並驅。頌者所以游揚德業。褒讚成功。吉甫有穆若之談。季子有

至矣之歎。舒布爲詩。旣言如彼。總成爲頌。又亦如此。次則箴興于補闕。戒出於弼匡。論則析理精微。銘則序事清潤。美終則誄發。圖像則讚興。又詔誥教令之流。表奏牋記之列。書誓符檄之品。弔祭悲哀之作。答客指事之制。三言八字之文。篇詞引序碑碣誌狀。衆制鋒起。源流間出。譬陶匏異器。並爲入耳之娛。黼黻不同。俱爲悅目之翫。作者之致。蓋云備矣。余監撫餘閑。居多暇日。歷觀文囿。泛覽辭林。未嘗不心遊目想。移晷忘倦。自姬漢以來。眇焉悠邈。時更七代。數逾千祀。詞人才子。則名溢於縹囊。飛文染翰。則卷盈乎緗帙。自非畧其蕪穢。集其清英。蓋欲兼功大半難矣。若夫姬公之籍。孔父之書。與日月俱懸。鬼神爭奧。孝敬之準。式人倫之師友。豈可重以芟夷。加之剪截。老莊之作。管孟之流。蓋以立意爲宗。不以能文爲本。今之所選。又亦畧諸

若賢人之美詞。忠臣之抗直。謀夫之話辨。士之端冰釋泉。湧金相玉振。所謂坐狙邱。議稷下。仲連之却秦軍。食其之下齊國。留侯之發八難。曲逆之吐六奇。蓋乃事美一時。語流千載。概見墳籍。旁出于史。若斯之流。又亦繁博。雖傳之簡牘。而事異篇章。今之所集。亦所不取。至於紀事之史。繫年之書。所以褒貶是非。紀別異同。方之篇翰。亦已不同。若其讚論之綜緝。辭采序述之錯比。文華事出於沈思。義歸乎翰藻。故與夫篇釋。雜而集之。遠自周室。迄於聖代。都爲三十卷。名曰文選。云爾。凡次文之體。各以彙聚。詩賦體既不一。又以類分。類分之中。各以時代相次。

梁昭明太子陶淵明集序

夫自衒自媒者。士女之醜行。不伎不求者。明達之用心。是以聖人韜光。賢人遁世。其故何也。含德之至。莫踰於道。親己之切。莫重於身。故道存而身安。道亡而身害。處百齡之內。居一世之中。倏忽比之白駒。寄寓謂之逆旅。宜乎與大塊而盈虛。隨中和而任放。豈能戚戚勞於憂畏。汲汲役於人間。齊謳趙女之娛。八珍九鼎之食。結駟連騎之榮。侈袂執圭之貴。樂既樂矣。憂亦隨之。何倚伏之難量。亦慶弔之相及。智者賢人。居之甚履薄冰。愚夫貪士。競之若洩尾閭。玉之在山。以見珍而終破。蘭之生谷。雖無人而自芳。故莊周垂釣於濠。伯成躬耕於野。或貨海東之藥草。或紡江南之落毛。譬彼鷓鴣。豈競鳶鷂之肉。猶斯雜縣。寧勞文仲之牲。至於子常。竊喜之倫。蘇秦衛鞅之匹。死之而不疑。甘之而不悔。主父偃言。生不五鼎食。死則五鼎烹。卒如其言。豈不痛哉。又楚子觀周。受折於孫滿。霍侯驂乘。禍起於負芒。饕餮之徒。其流甚衆。唐堯四海之主。而有汾陽之心。子晉

昭明之論美以此
文選所以不同於
玉臺新詠也

天下之儲而有洛濱之志。輕之若脫屣。視之若鴻毛。而况於他人乎。是以至人達士。因以晦迹。或懷釐而謁帝。或被褐而負薪。鼓枻清潭。棄機漢曲。情不在於衆事。寄衆事以忘情者。也有疑陶淵明詩篇篇有酒。吾觀其意不在酒。亦寄酒爲迹者也。其文章不羣。辭彩精拔。跌宕昭彰。獨超衆類。抑揚爽朗。莫之與京。橫素波而傍流。干青雲而直上。語時事則指而可想。論懷抱則曠而且真。加以貞志不休。安道苦節。不以躬耕爲恥。不以無財爲病。自非大賢篤志。與道汗隆。孰能如此乎。余素愛其文。不能釋手。尚想其德。恨不同時。故加搜校。粗爲區目。白璧微瑕。惟在閒情一賦。揚雄所謂勸百而諷一者。卒無諷諫何足。搖其筆端。惜哉。亡是。可也。并粗點定其傳。編之於錄。嘗謂有能觀淵明之文者。馳競之情。遺鄙吝之意。祛貪夫。可以廉懦夫。可以立。豈

止仁義可蹈。抑又爵祿可辭。不必傍求泰華。遠求柱史。此亦有助於風教也。

梁元帝內典碑銘集林序

夫法性空寂。心行處斷。感而遂通。隨方引接。故鵲園善誘。馬苑宏宣。白林將謝。青樹已列。是宣金牒。方寄銀身。自象教東流。化行南國。吳主至誠。歷七霄而光曜。晉王畫像。經五帝而彌新。次道孝伯。嘉賓元度。斯數子者。亦一代名人。或脩理止於伽藍。或歸心盡於談論。銘頌所稱。與公而已。夫披文相質。博約溫潤。吾聞斯語。未見其人。班固碩學。尚云讚頌相似。陸機鉤深。猶聞碑賦如一。唯伯喈作銘。林宗無媿。德祖能誦。元常善書。一時之盛。莫得係踵。况般若元淵。真如妙密。觸言成累。係境非真。金石何書。銘頌誰闡。然建塔紀功。招提立寺。或興造有由。或誓願所記。故鐫之立。

石傳諸不朽亦有息心應供是曰桑門或謂智囊或稱印
手高座擅名預伊師之席道林見重陪飛龍之座峩眉廬
阜之賢鄴中宛鄧之哲昭哉史冊可得而詳故碑文之興
斯焉尚矣夫世代亟改論文之理非一時事推移屬詞之
體或異但繁則傷弱率則恨省存華則失體從實則無味
或引事雖博其意猶同或新意雖奇無所倚約或首尾倫
帖事似牽課或鮮復博涉體製不工能使艷而不華質而
不野博而不繁省而不率文而有質約而能潤事隨意轉
理逐言深所謂菁華無以間也予幼好雕蟲長而彌篤遊
心釋典寓目詞林頃常搜聚有懷著述譬諸法海無讓波
瀾亦等須彌同歸一色故不擇高卑唯能是與倘未詳悉
隨而足之名爲內典碑銘集林合三十卷庶將來君子或
裨觀見焉

梁元帝全德志序

元帝懷舊志
序文甚美不
知何以不錄

老子言全德歸厚莊周二云全德不刑呂覽稱全德之人故
以全德創其名也此志陸大夫爲首伊人有學有辨不天
不貧寶劍在前鼓瑟從後連環炙輶雍容卒歲駟馬高車
優游宴喜旣令公侯踞掌復使要荒蹶角入室生光豈非
盛矣若乃河宗九策事等神鈎陽雍雙璧理歸元感南陽
樊重高閣連雲北海公沙門人成市咨此八龍各傳一藝
夾河兩郡家有萬石人生行樂止足爲先但使樽酒不空
坐客恒滿寧與孟嘗聞琴承睫淚下中山聽樂悲不自禁
同年而語也

梁元帝丹陽尹傳序

傳曰大夫受郡漢書曰尹者正也及其用人寔難授受廣
漢和顏接下子高自輔經術孫寶行嚴霜之誅袁安留冬

日之愛自二京板蕩五馬南渡固乃上燭天文下應地理爾其地勢可得而言東以赤山爲成臯南以長淮爲伊洛北以鍾山爲華阜西以大江爲黃河旣變淮海爲神州亦卽丹陽爲京尹雖得人之盛頗愧前賢而眇遇之深多用宰輔皇上受圖負辰寶厯惟新制禮以告成功作樂以彰治定豈直四三皇六五帝孕夏陶周而已哉若夫位以德叙德以位成每念忝莅京河茲焉四載以入安石之門思勤王之政坐眞長之室想清談之風求瘼餘晨頗多暇景今綴采英賢爲丹陽尹傳

梁元帝忠臣傳諫諍篇序

富貴寵榮人所不能忘也刑戮流放人所不能甘也而士有冒雷霆犯顏色吐一言終知自投鼎鑊取離刀鋸而曾不避者其故何也蓋傷茫茫禹跡毀于一朝赫赫宗周滅

成禾黍何者百世之後王化漸頽欽若之信旣盡解網之仁已泯徒以繼體所及守器攸歸出則清警傳路處則憑玉負辰事無暫外意有必從所謂生于深宮之中長于婦人之手未嘗知憂未嘗知懼况惑褒人之巧笑迷陽阿之妙舞重之以斟酌用之以逋逃亦有傾天滅地汙宮溘社之罪拔本塞源裂冠毀冕之釁于是策名委質守死不二之臣以剛腸疾惡之心確乎貞一之性不忍見霜露麋鹿棲于宮寢麥穗黍離被于宗廟故瀝血抽誠披胸見欵赴焦爛于危年甘滅亡于昔日冀桐宮有返道之明望夷無不言之恨而九重懸望百雉嚴絕丹心莫亮白刃先指見之者掩目聞之者傷心然後鳴條有不收之魂商郊致白旗之戮

劉孝綽昭明太子集序

臣竊觀大易重明之象著焉。抑又聞之。七聖之義存焉。故書有孟侯之名。記表元良之德。歷選前古。以洎夏周。可得而稱。啓誦而已。雖徹聖挺賢。光乎二代。高文精美。闕爾無聞。漢之顯宗。晉之肅祖。昔自春宮。蓋好儒術。或專經止於區易。或持論窮於貞假。子桓雖摘藻銅雀。集講肅成。事在藩儲。理非皇貳。未有正位少陽。多才多藝者也。粵我大梁之二十一載。盛德備乎東朝。若乃有縱自天。惟睿作聖。顯仁立孝。行於四海。如圭如璋。不因琢磨之義。爲臣爲子。寧待觀喻之言。惟性道難聞。而文章可見。故俯同志學。用晦生知。以絃誦之餘辰。總鄒魯之儒墨。徧緝緗於七閣。彈竹素於九流。地居上嗣。實副元首。皇帝垂拱巖廊。委成庶績。時非從守。事或監撫。雖一日二日。攝覽萬幾。猶臨書幌而不休。對欬案而忘息。况復迄納侍講。討論經紀。去聖滋遠。

愈生穿鑿。枝分葉散。殊路偕馳。靈臺辟雍之疑。禋宗祭社之繆。明章申老之議。通顏理王之說。量藪然否。剖析同異。察言抗論。窮理盡微。於時淹中稷下之生。金華石渠之士。莫不過衢樽而挹。多少見斗極而曉。西東與夫盡春卿之道。贊仲尼之宅。非賈誼於蘇林。問蕭何於棗據。區區前史。不亦慙歎。加以學貫總持。辨同無核。五時密教。見猶鏡象。一乘妙旨。觀若掌珠。及在布金之園。處如龍之衆。開示有空。顯揚權實。是以徧動六地。普雨四華。豈直得解纓須提。舍鉢瓶沙。騰曇言德。梵志依風而已哉。若夫天文以爛然爲美。人文以煥乎爲貴。是以隆儒雅之大成。游雕蟲之小道。握牘持筆。思若有神。曾不斯須。風飛電起。至於宴游西園。祖道清洛。三百載賦。該極連篇。七言教擬。見諸文學。博奕興詠。竝命從游。書令視草。銘非潤色。七窮燁燁之說。表

極遠大之才。皆喻不備體。詞不掩義。因宜適變。曲盡文情。竊以屬文之體。鮮能周備。長卿徒善。既累爲遲。少儒雖疾。俳優而已。子淵淫靡。若女工之蠹。子雲侈靡。異詩人之則。孔璋詞賦。曹祖勸其修今。伯喈答贈。摯虞知其煩古。孟堅之頌。尙有似贊之譏。士衡之碑。猶聞類賦之貶。深乎文者。兼而善之。能使典而不野。遠而不放。麗而不淫。約而不儉。獨擅衆美。斯文在斯。假使王朗報箋。卞蘭獻頌。猶不足以掄揚著述。稱贊才章。况在庸才。曾何彷彿。然承華肇建。濫齒時髦。居陪出從。逝將一紀。譬彼登山。徒仰峻極。同夫觀海。莫際波瀾。但職官書記。預聞盛藻。歌詠不足。敢忘編次。謹爲一帙十卷。第目如左。日升松茂。與天地而偕長。壯思英詞。隨歲月而增廣。如其後錄。以俟賢臣。

劉孝標金華山栖志序

夫鳥居山上。層巢木末。魚潛淵下。窟穴泥沙。豈好異哉。蓋性自然也。故有忽白壁而樂垂綸。負玉鼎而要卿相。行藏紛糾。顯晦踳駁。無異火炎水流。圓動方息。斯則廟堂之與江海。蓬戶之與金閨。並然其所然。悅其所悅。鳥足毛羽。瘡痍於其間哉。予生自原野。善畏難狎。心駭雲臺。朱屋望絕。高蓋青組。且霑濡霧露。彌願閒逸。每思濯青瀨。息椒邱。寤寐永懷。其來尙矣。蚪專噬壤。民欲天從。爰泊二毛。得居巖穴。所居東陽郡金華山。東陽實會稽西部。是生竹箭。山川秀麗。膏澤坱鬱。若其羣峯疊起。則接漢連霞。喬木布濩。則春青冬綠。迴溪映流。則十仞洞底。膚寸雲合。必千里雨散。信卓犖爽塏。神居奧宅。是以帝鴻遊斯。鑄鼎雨師。寄此乘烟。故澗勒赤松之名。山貽縉雲之號。近代江洽中。奮迅泥滓。王徵士。高拔風塵。龍盤鳳栖。咸萃茲地。良由碧湍素石。

可致幽人者哉。金華山古馬鞍山也。蘊靈藏聖，列名仙蹟。左元放稱此山云：可免洪水五兵，可合神丹九轉。金華之首，有紫巖山，山色紅紫，因此爲稱。靡迤陂陀，下屬深渚。巒岿嶙峋，上虧日月。登自山麓，漸高漸峻。壟路迫隘，魚貫而陞。路側有絕澗，聞問^{上守惟見此}。序豁俯窺，木杪焦原，石邑匪獨危懸。至山將半，便有廣澤大川，臯陸隱賑，子之葺宇，實在斯焉。所居三面皆圍，山周繞，有象郭郭。前則平野蕭條，目極通望。東西帶二澗，四時飛流，泉清瀾微，露滴漉生，響迴波跳，沫汹涌成音，並漕瀆通引，交渠綺錯，懸溜瀉於軒甍，激湍迴於階砌，供帳無綆，汲盥漱息，瓶盆楓櫨，椅櫨之樹，梓栢桂樟之木，分形異色，千族萬種，結朱實，包綠裹，扞白蒂，抽紫莖，櫛蠹萃萼，指風鳴籟，垂條欄戶，布葉房櫳，中谷澗濱，華蓋攢列，至於青春，緩謝，泮生泉動，則有都梁含馥，懷香

送芬長樂，負霜宜男，泣露芙蓉，渠紅花照水，臯蘇縹葉從風。憑軒永眺，蠲憂忘疾，邱阿陵曲，衆藥灌叢，地髓抗莖，山筋抽節，金鹽重於素璧，玉鼓貴於明珠，可以養性消疴。還年駐色，不藉崔文黃散，勿用負局紫丸，翱翔羣鳳，風胎雨穀，綠翼紅毛，素纓翠鬣，肅肅毛羽，關關好音，皆馴狎園池，旅食雞鶩，若迺鴟日伺晨，響類鐘鼓，鳴竝侯曙，聲像琴瑟，元援薄霧，清嘯飛狻，乘煙咏吟，嘈囀嘹亮，悅心娛耳，諒所以跨躡管籥，韜軼笙簧，宅東起招提寺，背巖面壑，層軒引景，邃宇臨崖，博敞閒虛，納祥生白，左瞻右睇，仁智所居，故頌德名僧，振錫雲萃，調心七覺，詆訶五塵，郁列戒香，浴滋定水，至於薰鑪夜爇，法鼓旦開，予則跼躄，搥衣躬行，頂禮詢道哲人，欽和至教，每聞此河分楫，彼岸永寂，熙熙然若登春臺，而出宇宙，唯善是樂，豈伊徒言，寺東南有道觀，亭亭

崖側下望雲雨蕙樓茵榭隱映林篁飛觀列軒璫瓏煙霧
日止却粒之氓歲集神仙之客餌星髓吸流霞將乃雲衣
霓裳乘龍馭鶴觀下有石井聳跣中澗雕琢刻削頗類人
工躍流瀉瀉滂涌決咽電擊雷吼駭目驚魂寺觀之前皆
植修竹檀欒蕭瑟被陵緣阜外則良田區畛通接山泉膏
液鬱潤肥腴鄭白決漳莫之能擬致紅粟流溢鳧雁充厭
春鼈旨膳碧雞冬簞味珍霜鷄穀巾取於邱嶺短褐出自
中園寒蔣逼側於池湖營蒯駢填於原隰養給之資生生
所用無不阜實蕃籬充牣崖巘歲始年季農隙時閒濁醪
初罍醪清新熟則田家野老提壺共至班荆林下陳罇置
酌酒酣耳熱屢舞誼呶盛論箱庾高談穀稼嗚嘯謳歌舉
杯相抗人生樂耳此歡豈訾若夫蠶而衣耕而食日出而
作日入而息晚食當肉無事爲貴不求於世不忤於物莫

辨榮辱匪知毀譽浩蕩天地之間心無怵惕之驚豈與稽
生齒劍揚子墜閣較其優劣者哉

庚子慎書品叙

元靜先生曰予遍求邃古述訪厥初書名起於元洛字勢
發於倉史故遺結繩取諸文象諸形會諸人事未有廣此
緘滕深茲文契是以一畫加大天尊可知二力增土地卑
可審日以君道則字勢圓月以臣輔則文體缺及其轉註
假借之流指事會意之類莫不狀範毫端形呈字表開篇
玩古則千載共朝削簡傳今則萬里對面記善則惡自削
書賢則過必改玉歷頌正而化俗帝教陳言而設教變通
不極日用無窮與聖同功參神並運爰洎中葉舍繁從省
漸失穎川之言竟逐雲陽之字若乃鳥跡孕於古文壁書
存於科斗符陳帝璽摹調蜀漆署表宮門銘題禮器魚遊

舍鳳鳥已分盡。仁義起於麒麟。威形發於龍虎。雲氣時飄五色。仙人還作兩童。龜若浮溪。蛇若赴穴。流星疑燭。垂露似珠。芝英轉車。飛白掩素。參差倒薤。旣思種柳之謠。長短懸針。復想定情之製。蚊脚傍低。鵠頭仰立。填飄板上。繆起印中。波迴墮鏡之鸞。楷顧彫陵之鵠。並以篆籀重復。見重昔時。或巧能售酒。或妙令鬼哭。信無味之奇珍。非趨時之急務。且具錄前訓。今不復兼論。惟草正疏通。專行於世。其或繼之者。雖百代可知。尋隸體發源。秦時隸人下邳程邈所作。始皇見而重之。以奏事繁多。篆字難製。遂作此法。故曰隸書。今時正書是也。草聖起於漢時。解散隸法。用以赴急。本以草創之義。故曰草書。建初中。京兆杜操始以善草知名。今之草書是也。余自少迄長。留心茲業。敏手謝於臨池。銳意同於削板。而葢山之扇。竟未增錢。凌雲之臺。無因誠子。求諸故跡。或有淺深。輒刪善草。隸者一百二十二。人伯英以稱聖居首。法高以追駿處末。推能相越。小例而九引類相附。大等而三。復爲畧論。總名書。卽

鄺善長水經注序

易稱天以一生水。故氣微于北方。而爲物之先也。元中記曰。天下之多者水也。浮天載地。高下無所不至。萬物無所不潤。及其氣流。屈石。精薄膚寸。不崇朝而澤。合靈宇者。神莫與並矣。是以達者莫能測其淵。沖而盡其鴻深也。昔大禹記著山海。周而不備。地理志其所錄。簡而不周。尙書本紀。與職方俱畧。都賦所述。裁不宣意。水經雖粗。綴津緒。又闕傍通。所謂各言其志。而罕能備其宣導者矣。今尋圖訪蹟者。極聆川域之說。而涉土游方者。寡能達其津照。縱髣髴前聞。不能不猶深屏營也。余少無尋山之趣。長違問津。

之性識絕深經道淪要博進無訪一知二之機退無觀隅
反三之慧獨學無聞古人傷其孤陋捐喪辭書達士嗟其
面墻默室求深閉舟問遠故亦難矣然毫管闕天歷筭時
昭飲河酌海從性斯畢竊以多暇空傾歲月輒述水經布
廣前文大傳曰大川相間小川相屬東歸于海脈其枝流
之吐納診其沿路之所躔訪瀆搜渠緝而綴之經有繆誤
者考以附正文所不載非經水常源者不在記注之限但
緜古茫昧華戎伐襲郭邑空傾川流戕改殊名異日世乃
不同川渠隱顯書圖自貿或亂流而攝詭號或直絕而生
通稱枉渚交奇洄湍決復躔絡枝煩條貫系夥十二經通
尚或難言輕流細漾固難辨究正可自獻逕見之心備陳
輿徒之說其所不知蓋闕如也所以撰證本經附其枝要
者庶備忘誤之衿求其尋省之易

徐孝穆玉臺新詠集序

陵雲概曰由余之所未窺千門萬戶張衡之所曾賦周王
璧臺之上漢帝金屋之中玉樹以珊瑚作枝珠簾以瑇瑁
爲柙其中有麗人焉其人也五陵豪族充選掖庭四姓良
家馳名永巷亦有潁川新市河間觀津本號嬌娥曾名巧
笑楚王宮內無不推其細腰衛國佳人俱言訝其纖手閱
詩明禮非直東鄰之自媒婉約風流無異西施之被教弟
兄協律自小學歌少長河陽由來能舞琵琶新曲無待石
崇箜篌雜引非因曹植傳鼓瑟於楊家得吹簫於秦女以
至寵聞長樂陳后知而不平畫出天山闕氏覽而遙妒且
如東鄰巧笑唯侍寢於更衣西子微顰將橫陳於甲帳陪
游馭婆騁纖腰於結風長樂鴛鴦奏新聲於度曲粧明蟬
之薄鬢照隊走馬之垂鬢反插金蓮橫抽寶樹南都石黛最

發雙蛾。北地燕支。偏開兩靨。亦有嶺上仙童。分丸魏帝腰
中寶鳳。授歷軒轅。金星與婺女爭華。麝月共姮娥競爽。驚
鸞冶袖。時飄韓掾之香。飛燕長裾。宜結陳王之佩。雖非圖
畫。入甘泉而不分。言異神仙。戲陽臺而無別。真可謂傾國
傾城。無對無雙者也。加以天情開朗。逸思彫華。妙解文章。
尤工詩賦。琉璃研匣。終日隨身。翡翠筆牀。無時離手。清文
滿篋。非唯芍藥之花。新製連篇。寧止葡萄之樹。九日登高。
時有緣情之作。萬年公主。非無累德之辭。其佳麗也。如彼
其才情也。如此。既而椒宮宛轉。柘館陰岑。絳劍晨嚴。銅蠡
晝淨。三星未夕。不事懷衾。五日猶賒。誰能理曲。優游少託。
寂寞多閒。厭厭長樂之疏鐘。勞宮中之緩箭。輕身無力。怯南
宮之擣衣。生長深宮。笑扶風之織錦。雖復投壺玉女。爲歡
盡於百嬌。爭博齊姬。心賞窮於六齒。無怡神於暇景。唯屬

意於新詩。可得代彼諉蘇。微蠲愁疾。但往世名篇。當今巧
製。分諸麟閣。散在鴻都。不務連章。無由披覽。於是然脂。噴
寫。弄筆晨書。選錄艷歌。凡爲十卷。曾無參於雅頌。亦靡濫
於風人。涇渭之間。若斯而已也。麗以金繩。裝之寶軸。三臺
妙札。亦龍伸蠖屈之書。五色花牋。皆河北膠東之紙。高樓
紅粉。仍定魯魚之文。辟惡生香。聊防羽陵之蠹。雲飛六甲。
高擅玉函。鴻烈仙方。長推丹枕。至如青牛。帳裏餘曲。旣終
朱鳥。牕前新粧。已竟方當。開茲縹帙。散此緇繩。永對玩於
書帷。長循環於纖手。豈如鄧學。春秋儒者之功。難習寶傳。
却老金丹之術。不成固勝。西蜀豪家。託情窮於魯殿。東儲
甲館。流詠止於洞簫。變彼諸姬。聊同棄日。猗與彤管。無或
譏焉。

通鑑

合河甫氏
羽輝家謂

駢體文鈔卷二十一

駢體文鈔卷二十一 下

序類

司馬子長史記自序

維昔黃帝帝地法天則地序度類四聖遵序各成法度唐堯遜位虞舜

不台厥美帝功萬世載之作五帝本紀第一維禹之功九

州攸同光唐虞際德流苗裔夏桀淫驕乃放鳴條作夏本

紀第二維契作商爰及成湯太甲居桐德盛阿衡武丁得

說乃稱高宗帝辛湛湎諸侯不享作殷本紀第三維棄作

稷德盛西伯武王牧野寔撫天下幽厲昏亂既喪鄴鎬陵

遲至赧洛邑不祀作周本紀第四維秦之先伯翳佐禹穆

公思義悼豪之旅以人為殉詩歌黃鳥昭襄業帝作秦本

紀第五始皇既立并兼六國銷鋒鑄鏞維偃干革尊號稱

帝矜武任力二世受運子嬰降虜作始不義皇本紀第六秦失

其道豪傑並擾項梁業之子羽接之殺慶救趙諸侯立之

地從也聲古音在
歌麻韻然亦有入
寘韻者斯于地楊
為韻莊子接輿歌
地避為頽而秦琅邪
臺刻石以陵水經地
頽帝悔辟易及此
文帝地為韻皆是
也

馬一十一
誅嬰背懷。天下非之作。項羽本紀第七。子羽暴虐。漢行功德。憤發蜀漢。還定三秦。誅籍業帝。天下惟寧。改制易俗。作高祖本紀第八。惠之早實。諸呂不台。崇彊祿產。諸侯謀之。殺隱幽友。大臣洞疑。遂及宗禍。作呂太后本紀第九。漢既初興。繼嗣不明。迎王踐祚。天下歸心。蠲除肉刑。開通關梁。廣恩博施。厥稱太宗。作孝文本紀第十。諸侯驕恣。吳首爲亂。京師行誅。七國伏辜。天下翕然。大安殷富。作孝景本紀第十一。漢興五世。隆在建元。外攘夷狄。內修法度。建封禪。改正朔。易服色。作今上本紀第十二。維三代尚矣。年紀不可考。蓋取之譜牒。舊聞本于茲。于是畧推作三代表表第一。幽厲之後。周室衰微。諸侯專政。春秋有所不紀。而譜牒經畧。五霸更盛衰。欲睹周世相先後之意。作十二諸侯年表第二。春秋之後。陪臣秉政。疆國相王。以至秦卒并諸夏。滅

封地。擅其號。作六國年表第三。秦既暴虐。楚人發難。項氏遂亂。漢乃扶義征伐。八年之間。天下三擅。事繁變衆。故詳著秦楚之際。月表第四。漢興已來。至於太初百年。諸侯廢立。分削。譜紀不明。有司靡踵。疆弱之原。云以世。作漢興已來諸侯年表第五。維高祖元功。輔臣股肱。剖符而爵。澤流苗裔。忘其昭穆。或殺身隕國。作高祖功臣侯者年表第六。惠景之間。維申功臣。宗屬爵邑。作惠景間侯者年表第七。北討疆胡。南誅勁越。征伐夷蠻。武功爰列。作建元以來侯者年表第八。諸侯旣疆。七國爲從。子弟衆多。無爵封邑。推恩行義。其勢銷弱。德歸京師。作王子侯者年表第九。國有賢相良將。民之師表也。維見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賢者記其治。不賢者彰其事。作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第十。維三代之禮。所損益各殊。務然要以近情。性通玉道。故

太史公律書言兵不言律書印兵書也
周禮大師執同律以聽軍聲而詔吉凶
注兵書曰大師以律合音疏曰武王出兵
書

禮因人質。爲之節文。畧協古文之變。作禮書第一。樂者所以移風易俗也。自雅頌聲興。則已好鄭衛之音。鄭衛之音。所從來久矣。人情之所感遠。俗則懷比。樂書以述來古。作樂書第二。非兵不彊。非德不昌。黃帝湯武以興。桀紂二世以崩。可不慎歟。司馬法所從來尚矣。大公孫吳王子。能紹而明之。切近世極人變。作律書第三。律居陰而治。陽居陽而治。陰律歷更相治。間不容翮忽。五家之文。佛異。維太初之元論。作歷書第四。星氣之書。多雜機祥不經。推其文。考其應。不殊比集。論其行事。驗于軌度。以次作天官書第五。受命而王。封禪之符罕用。用則萬靈罔不禮祀。追本諸神。名山大川。禮作封禪書第六。維禹浚川九州。攸寧爰及宣防。決瀆通溝。作河渠書第七。維幣之行。以通農商。其極則玩巧。并兼茲殖。爭于機利。去本趨末。作平準書以觀事。

變第八。太伯避歷。江蠻是適。文武攸興。古公三跡。闔廬殺僚。賓服荆楚。夫差克齊。子胥鴟夷。信嚳親越。吳國旣滅。嘉伯之讓。作吳世家第一。申呂肖矣。尚父側微。卒歸西伯。文武是師。功冠羣公。繆權于幽。番番黃髮。爰饗營邱。不背柯盟。桓公以昌。九合諸侯。霸功顯彰。田闕爭寵。姜姓解亡。嘉父之謀。作齊太公世家第二。依之違之。周公綏之。憤發文德。天下和之。輔翼成王。諸侯宗周。隱桓之際。是獨何哉。三桓爭彊。魯乃不昌。嘉且金勝。作周公世家第三。武王克紂。天下未協而崩。成王旣幼。管蔡疑之。淮夷叛之。于時召公率德安集王室。以寧東土。燕易之禫。乃成禍亂。嘉甘棠之詩。作燕世家第四。管蔡相武庚。將寧舊商。及旦攝政。二叔不饗。殺鮮放度。周公爲盟。太任十子。周以宗彊。嘉仲悔過。作管蔡世家第五。王後不絕。舜禹是說。維德休明。苗裔蒙

烈百世享祀。爰周陳杞。楚寔滅之。齊田既起。舜何人哉。作
陳杞世家第六。牧殷餘民。叔封始邑。申以商亂。酒材是告。
及朔之生。衛傾不寧。南子惡蒯瞶。子父易名。周德卑微。戰
國既彊。衛以小弱。角獨後亡。嘉彼康誥。作衛世家第七。嗟
箕子乎。嗟箕子乎。正言不用。乃反爲奴。武庚既死。周封微
子。襄公傷于泓。君子孰稱。景公謙德。熒惑退行。剔成暴虐。
宋乃滅亡。嘉微子問太師。作宋世家第八。武王既崩。叔虞
邑唐。君子譏名。卒滅武公。驪姬之愛。亂者五世。重耳不得
意。乃能成霸。六卿專權。晉國以耗。嘉文公錫珪鬯。作晉世
家第九。重黎業之。吳回接之。殷之季世。粥子牒之。周用熊
繹。熊渠是續。莊王之賢。乃復陳國。既赦鄭伯。班師華元。懷
王客死。蘭咎屈原。好諛信讒。楚并于秦。嘉莊王之義。作楚
世家第十。少康之子。寔竇南海。文身斷髮。鼃鱓與處。既守

甚拙

封禺。奉禹之祀。句踐困彼。乃用種蠶。嘉句踐夷蠻。能修其
德。滅彊吳。以尊周室。作越王句踐世家第十一。桓公之東。
太史是庸。及侵周禾。王人是議。祭仲要盟。鄭久不昌。子產
之仁。紹世稱賢。三晉侵伐。鄭納于韓。嘉厲公納惠王。作鄭
世家第十二。維驥騶耳。乃章造父。趙夙事獻。衰續厥緒。佐
文尊王。卒爲晉輔。襄子困辱。乃禽智伯。王父生縛。餓死探
爵。王遷辟滌。良將是斥。嘉鞅討周亂。作趙世家第十三。畢
萬爵魏。卜人知之。及絳戮干。戎翟和之。文侯慕義。子夏師
之。惠王自矜。齊秦攻之。既疑信陵。諸侯罷之。卒亡大梁。王
假廝之。嘉武佐晉文。申霸道。作魏世家第十四。韓厥陰德。
趙武攸興。紹絕立廢。晉人宗之。昭侯顯列。申子庸之。疑非
不信。秦人襲之。嘉厥輔晉匡周。天子之賦。作韓世家第十
五。完子避難。適齊爲援。陰施五世。齊人歌之。成子得政。田

和爲侯。王建動心。乃遷于其。嘉威宣能撥濁世而獨宗周。作田敬仲完世家第十六。周室旣衰。諸侯恣行。仲尼悼禮廢樂崩。追修經術。以達王道。匡亂世。反之于正。見其文辭爲天下制儀法。垂六藝之統紀于後世。作孔子世家第十七。桀紂失其道而湯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政而陳涉發迹。諸侯作難。風起雲蒸。卒亡秦族。天下之端自涉發難。作陳涉世家第十八。成臯之臺。薄氏始基。詘意適代。厥崇諸竇。栗姬傾貴。王氏乃遂。陳后太驕。卒尊子夫。嘉夫德。若斯。作外戚世家第十九。漢旣譎謀。禽信于陳。越荆剽輕。乃封弟交爲楚王。爰都彭城。以彊淮泗。爲漢宗藩。戊溺于邪。禮復紹之。嘉游輔祖。作楚元王世家第二十。維祖師旅。劉賈是與。爲布所襲。喪其荆吳。營陵激呂。乃王琅邪。沐午信齊。往而不歸。遂西入關。遭立孝文。獲復王燕。天下

不廷不吟

未集。賈澤以族。爲漢藩輔。作荆燕世家第二十一。天下已平。親屬旣寡。悼惠先壯。寔鎮東土。哀王擅興。發怒諸呂。駟鈞暴戾。京師勿許。厲之內淫。禍成主父。嘉肥股肱。作齊悼惠世家第二十二。楚人圍我滎陽。相守三年。蕭何填撫。山西推計。踵兵給糧。食不絕。使百姓愛漢。不樂爲楚。作蕭相國世家第二十三。與信定魏。破趙拔齊。遂弱楚人。續何相國不變。不革黎庶。攸寧嘉參。不伐功矜。能作曹相。國世家第二十四。運籌帷幄之中。制勝于無形。子房計謀其事。無知名。無勇功。圖難于易。爲大於細。作留侯世家第二十五。六奇旣用。諸侯賓從。于漢呂氏之事。平爲本謀。終安宗廟。定社稷。作陳丞相世家第二十六。諸呂爲從。謀弱京師。而勃反。經合于權。吳楚之兵。亞夫駐于昌邑。以戾齊趙。而出委以梁。作絳侯世家第二十七。七國叛逆。蕃屏京師。唯梁

爲扞負愛矜功。幾獲于禍。嘉其能距吳楚。作梁孝王世家第二十八。五宗既王。親屬洽和。諸侯大小爲藩。爰得其宜。僭擬之事稍衰。賤矣。作五宗世家第二十九。三子之王。文辭可觀。作三王世家第三十。末世爭利。維彼奔義。讓國餓死。天下稱之。作伯夷列傳第一。晏子儉矣。夷吾財奢。齊桓以霸。景公以治。作管晏列傳第二。李耳無爲自化。清淨自正。韓非揣事情。循勢理。作老子韓非列傳第三。自古王者而有司馬法。穰苴能申明之。作司馬穰苴列傳第四。非信廉仁勇不能傳兵論。劍與道同符。內可以治身。外可以應變。君子比德焉。作孫子吳起列傳第五。維建遇讒。爰及子奢。尚旣匡父。伍員奔吳。作伍子胥列傳第六。孔子述文。弟子興業。咸爲師傅。崇仁厲義。作仲尼弟子列傳第七。鞅去衛適秦。能明其術。彊霸孝公。後世遵其法。作商鞅列傳第八。

天下患衡。秦無贗。而蘇子能存諸侯。約從以抑貪彊。作蘇秦列傳第九。六國旣從親。而張儀能明其說。復散解諸侯。作張儀列傳第十。秦所以東攘雄諸侯。樗里甘茂之策。作樗里甘茂列傳第十一。苞河山。圍大梁。使諸侯歛手而事秦者。魏冉之功。作穰侯列傳第十二。南拔鄢郢。北摧長平。遂圍邯鄲。武安爲率。破荆滅趙。王翦之能。作白起王翦列傳第十三。獵儒墨之遺文。明禮義之統紀。絕惠王利端。列往世興衰。作孟子荀卿列傳第十四。好客喜士。士歸于薛。爲齊扞楚。魏作孟嘗君列傳第十五。爭馮亭以權。如楚以救邯鄲之圍。使其君復稱于諸侯。作平原君虞卿列傳第十六。能以富貴下貧賤。賢能諱于不肖。唯信陵君爲能行之。作魏公子列傳第十七。以身殉君。遂脫彊秦。使游說之士。南鄉走楚者。黃歇之義。作春申君列傳第十八。能忍

詢于魏齊而威信于彊秦推賢讓位二子有之作范雎蔡澤列傳第十九率行其謀連五國之兵爲弱燕報彊齊之讐雪其先君之恥作樂毅列傳第二十能信意彊秦而屈體廉子用狗其君俱重于諸侯作廉頗藺相如列傳第二十一潛王旣失臨淄而奔莒唯田單用卽墨破走騎劫遂存齊社稷作田單列傳第二十二能設詭說解患于圍城輕爵祿樂肆志作魯仲連鄒陽列傳第二十三作辭以諷諫連類以爭義離騷有之作屈原賈生列傳第二十四結子楚親使諸侯之士斐然爭入事秦作呂不韋列傳第二十五曹子匕首魯獲其田齊明其信豫讓義不爲二心作刺客列傳第二十六能明其畫因時推秦遂得意于海內斯爲謀首作李斯列傳第二十七爲秦開地益衆北靡匈奴據河爲塞因山爲固建榆中作蒙恬列傳第二十八填

趙塞常山以廣河內弱楚權明漢王之信于天下作張耳陳餘列傳第二十九收西河上黨之兵從至彭城越之侵掠梁地以苦項羽作魏豹彭越列傳第三十以淮南叛楚歸漢漢用得大司馬殷卒破子羽于垓下作黥布列傳第三十一楚人迫我京索而信拔魏越定燕齊使漢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滅項籍作淮陰侯列傳第三十二楚漢相距鞏洛而韓信爲填潁川盧縮絕籍糧餉作韓信盧縮列傳第三十三諸侯畔項王唯齊連子羽城陽漢得以間遂入彭城作田儋列傳第三十四攻城野戰獲功歸報噲商有力焉非獨鞭策又與之脫難作樊鄴列傳第三十五漢旣初定文理未明蒼爲主計整齊度量序律歷作張丞相列傳第三十六結言通使約懷諸侯諸侯咸親歸漢爲藩輔作酈生陸賈列傳第三十七欲詳知秦楚之事唯周緤常

從高祖平定諸侯。作傳靳蒯成列傳第三十八。徙彊族都關中。和約匈奴。明朝廷禮。次宗廟儀法。作劉敬叔孫通列傳第三十九。能摧剛作柔。卒爲列臣。樂公不劫于勢而倍死。作季布欒布列傳第四十。敢犯顏色。以達主義。不顧其身。爲國家樹長畫。作袁盎朝錯列傳第四十一。守法不失大理。言古賢人。增主之明。作張釋之馮唐列傳第四十二。敦厚慈孝。訥于言。敏于行。務在鞠躬。君子長者。作萬石張叔列傳第四十三。守節切直。義足以言廉。行足以厲賢。任重權。不可以非理撓。作田叔列傳第四十四。扁鵲言醫。爲方者宗。守數精明。後世修序。弗能易也。而倉公可謂近之矣。作扁鵲倉公列傳第四十五。維仲之省。厥漚玉吳。遭漢初定。以填撫江淮之間。作吳王濞列傳第四十六。吳楚爲亂。宗屬唯嬰賢而喜士。士鄉之。率師抗山東。滎陽。作魏其武

安列傳第四十七。智足以應近世之變。寬足用得人。作韓長孺列傳第四十八。勇于當敵。仁愛士卒。號令不煩。師徒鄉之。作李將軍列傳第四十九。自三代以來。匈奴常爲中國患害。欲知彊弱之時。設備征討。作匈奴列傳第五十。直曲塞。廣河南。破祁連。通西國。靡北胡。作衛將軍驃騎列傳第五十一。大臣宗室。以侈靡相高。唯宏用節衣食。爲吏先。作平津侯列傳第五十二。漢旣平中國。而佗能集揚越。以保南藩。納貢職。作南越列傳第五十三。吳之叛逆。歐人斬。馭葆守封禺爲臣。作東越列傳第五十四。燕丹散亂。遼間。滿收其亡民。厥聚海東。以集眞藩。葆塞爲外臣。作朝鮮列傳第五十五。唐蒙使畧通夜郎。而邛笮之君。請爲內臣。受吏。作西南夷列傳第五十六。子虛之事。大人賦說。靡麗多誇。然其指風諫。歸于無爲。作司馬相如列傳第五十七。黥

布叛逆。子長國之以填江淮之南。安剽楚庶民。作淮南衡山列傳第五十八。奉法循理之吏。不伐功矜能。百姓無稱。亦無過行。作循吏列傳第五十九。正衣冠立于朝廷。而羣臣莫敢言浮說。長孺矜焉。好薦人。稱長者。壯有漑。作汲鄭列傳第六十。自孔子卒。京師莫崇庠序。唯建元元狩之間。文辭粲如也。作儒林列傳第六十一。民倍本多巧。奸軌弄法。善人不能化。唯一切嚴削。爲能齊之。作酷吏列傳第六十二。漢既通大夏使而西極遠蠻。引領內鄉。欲觀中國。作大宛列傳第六十三。救人于厄。振人不曠。仁者有孚。不旣信。不倍言。義者有取焉。作游俠列傳第六十四。夫事人君。能說主耳目。和主顏色。而獲親近。非獨色愛能。亦各有所長。作佞幸列傳第六十五。不流世俗。不爭勢利。上下無所疑滯。人莫之害。以道之用。作滑稽列傳第六十六。齊楚秦趙。

爲日者各有俗所用。欲循觀其大旨。作日者列傳第六十七。三王不同龜。四夷各異卜。然各以决吉凶。畧闕其要。作龜策列傳第六十八。布衣匹夫之人。不害于政。不妨百姓。取與以時而息財。富智者有采焉。作貨殖列傳第六十九。維我漢繼五帝末流。接三代統業。周道廢。秦撥去古文。焚滅詩書。故明堂石室。金匱玉版。圖籍散亂。于是漢興。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爲章程。叔孫通定禮儀。則文學彬彬稍進。詩書往往間出矣。自曹參薦蓋公。言黃老。而賈生晁錯明申商。公孫宏以儒顯。百年之間。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太史公。太史公仍父子相續。纂其職。曰於戲。余維先人嘗掌斯事。顯于唐虞。至于周復典之。故司馬氏世主天官。至于余乎。欽念哉。欽念哉。罔羅天下。放失舊聞。王迹所興。原始察終。見盛觀衰。論考之行事。畧推三代。錄秦漢。

上說軒轅。下至于茲。著十二本紀。既科條之矣。並時異世。年差不明。作十表。禮樂損益。律歷改易。兵權山川。鬼神天人之際。承敝通變。作八書。二十八宿。環北辰。三十輻。共一轂。運行無窮。輔拂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至上作三十世家。扶義俶儻。不令已失時。立功名于天下。作七十列傳。凡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爲太史公書序。畧以拾遺補藝。成一家之言。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藏之名山。副在京師。俟後世聖人君子。第七十。太史公曰。余述歷黃帝以來。至大初而訖。百三十篇。

班孟堅漢書叙傳

固以爲唐虞三代。詩書所及。世有典籍。故雖堯舜之盛。必有典謨之篇。然後揚名于後世。冠德于百王。故曰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也。漢紹堯運。以建帝業。至于

六世。史臣乃追述功德。私作本紀。編于百王之末。屬于秦項之列。太初以後。闕而不錄。故採纂前記。綴輯所聞。以述漢書。起于高祖。終於孝平。王莽之誅。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綜其行事。旁貫五經。上下洽通。爲春秋考紀表志傳。凡百篇。其叙曰。皇矣漢祖。纂堯之緒。寔天生德。聰明神武。秦人不綱。罔漏于楚。爰茲發迹。斷蛇奮旅。神母告符。朱旗乃舉。粵蹈秦郊。嬰來稽首。革命創制。三章是紀。應天順民。五星同晷。項氏畔換。黜我巴漢。西土宅心。戰士憤怨。乘釁而運。席卷三秦。割據河山。保此懷民。股肱蕭曹。社稷是經。爪牙信布。腹心良平。龔行天罰。赫赫明明。述高紀第一。孝惠短世。高后稱制。罔顧天顯。呂宗以貶。述惠紀第二。高后紀第三。太宗穆穆。允恭元默。化民以躬。帥下以德。農不供貢。皐不收孥。宮不新館。陵不崇墓。我德如風。民應如草。國富

鼎臣謂朱博王嘉
屬

刑清登成也我漢道。述文紀第四孝景蒞政。諸侯方命。克伐七國。王室以定。匪怠匪荒。務在農桑。著于甲令。民用寧康。述景紀第五世宗睦睦。思宏祖業。疇咨熙載。髦俊並作。厥作伊何。百蠻是攘。恢我疆宇。外博四荒。武功既抗。亦廸斯文。憲章六學。統壹聖真。封禪郊祀。登秩百神。協律改正饗茲永年。述武紀第六孝昭幼冲。冢宰惟忠。燕蓋壽張。寔獻寔聰。臯人斯得。邦家和同。述昭紀第七中宗明明。夤用刑名。時舉傳納。聽斷惟精。柔遠能邇。輝耀威靈。龍荒幕朔。莫不來庭。丕顯祖烈。尙於有成。述宣紀第八孝元翼翼。高明柔克。賓禮有焉故老。優絲亮直。外割禁園。內損御服。離宮不衛。山陵不邑。闞尹之宏卷石顯齷穢。我明德。述元紀第九孝成煌煌。臨朝有光。威儀之盛。如圭如璋。壺闈恣赴。朝政在王。王鳳王音炎炎燎火。亦允不陽。述成紀第十孝哀彬彬。克搯威神。彫落洪支。底

劉鼎臣。婉變董公。惟亮天功。大過之困。寔撓寔凶。述哀紀第十一孝平不造。新都作宰。不周不伊。喪我四海。述平紀第十二漢初受命。諸侯並政。制自項氏。十有八姓。述異姓諸侯王表第一太祖元勳。啓立輔臣。支庶藩屏。侯王並尊。述諸侯王表第二侯王之祉。祚及宗子。公族藩滋。支葉碩茂。述王子侯表第三受命之初。贊功剖符。奕世宏業。爵土迺昭。述高惠高后孝文功臣侯表第四景征吳楚。武興師旅。後昆承平。亦有紹土。述景武昭宣元成哀功臣侯表第五亡德不報。爰存嚴周二代。宰相外戚。昭躉見戒。述外戚恩澤侯表第六漢廸于秦。有革有因。輿舉僚職。並列其人。述百官公卿表第七篇章博舉。通于上下。畧差名號。九品之敘。述古今人表第八元元本本。數始于一。產氣黃鐘。造計秒忽。八音七始。五聲六律。度量權衡。厯算道出。官失學微。六

家分乖。壹彼壹此。庶研其幾。述律歷志第一。上天下澤。春雷奮作。先王觀象。爰制禮樂。厥後崩壞。鄭衛荒淫。風流民化。涵涵紛紛。畧存大綱。以統舊文。述禮樂志第二。雷電皆至。大威震耀。五刑之作。是則是效。威寔輔德。刑亦助教。季世不詳。背本爭末。吳孫狙詐。申商酷烈。漢張九法。太宗改作。輕重之差。世有定籍。述刑法志第三。厥初生民。食貨惟先。割制廬井。定爾土田。什一供貢。下賦上尊。商以足用。茂遷有無。貨自龜貝。至此五銖。揚摧古今。監世盈虛。述食貨志第四。昔在上聖。昭事百神。類帝禋宗。望秩山川。明德惟馨。永世豐年。季末淫祀。營信巫史。大夫臚岱。侯伯僭時。放誕之徒。緣間而起。瞻前顧後。正其終始。述郊祀志第五。炫炫上天。縣象著明。日月周輝。星辰乖精。百官立法。官室混成。降應王政。景以燭形。三季之後。厥事放紛。舉其占。應覽

故考。新述天文志第六。河圖命庖。洛書賜禹。八卦成列。九疇道叙。世代寔寶。光演文武。春秋之占。咎徵是舉。告往知來。王事之表。作五行志第七。坤作地。執高下。九則自昔。黃唐經畧。萬國變定。東西疆理。南北三代。損益降及。秦漢革剡。五等制。立郡縣。畧表山川。彰其剖判。述地理志第八。夏乘四載。百川是導。惟河爲難。災及後代。商竭周移。秦決南涯。自茲距漢。北亡八支。文陘棗野。武作瓠歌。成有平年。後遂滂沱。爰及溝渠。利我國家。述溝洫志第九。慮義畫卦。書契後作。虞夏商周。孔纂其業。纂書刪詩。綴禮正樂。彖系大易。因史立法。六學旣登。遭世罔宏。羣言紛亂。諸子相騰。秦人是滅。漢修其缺。劉向司籍。九流以別。爰著目錄。畧序洪烈。述藝文志第十。上嫚下暴。惟盜是伐。勝廣燹起。梁籍煽烈。赫赫炎炎。遂焚咸陽。宰割諸侯。命立侯王。誅嬰放懷。詐

虐以亡。述陳勝項籍傳第一。張陳之交游如父子。攜手遂秦。拊翼俱起。據國爭權。還爲豺虎。耳謀甘公。作漢藩輔。述張耳陳餘傳第二。三耕之起。本根旣朽。枯楊生華。曷惟其舊。橫雖雄材。伏于海隅。沐浴尸鄉。北面奉首。旅人慕殉。義過黃鳥。述魏豹田儋韓信傳第三。信惟餓隸。布實黥徒。越亦狗盜。芮尹江湖。雲起龍襄。化爲侯王。割有齊楚。跨制淮梁。縮自同閭。鎮我北疆。德薄位尊。非胙惟殃。吳克忠信。亂嗣廼長。述韓彭英盧吳傳第四。賈廡從旅。爲鎮淮楚。澤王琅邪。權激諸呂。凜之受吳。疆土踰矩。雖戒東南。終用齊斧。述荆燕吳傳第五。太上四子。伯兮早夭。仲氏王代。旂宅于楚。戊寔淫軌。平陸廼紹。其在于京。奕世宗正。劬勞王室。用侯陽成。子政博學。德向歌述楚元王傳第六。季氏之誑。辱身毀節。信于上將。議臣震栗。欒公哭梁。田叔殉趙。見危

授命。誼動明主。布歷燕齊。叔亦相魯。民思其政。或金或社。述季布欒布田叔傳第七。高祖八子。二帝六王。三趙不辜。淮厲自亡。燕靈絕嗣。齊悼特昌。掩有東土。自岱徂海。支庶分王。前後九子。六國誅斃。適齊亡祀。城陽濟北。後承我國。趙趙景王。匡漢社稷。述高五王傳第八。猗與元勳。包漢舉信。鎮守關中。足食成軍。營都立宮。定制修文。平陽元默。繼而勿革。民用作歌。化我淳德。漢之宗臣。是謂相國。述蕭何曹參傳第九。留侯襲秦。作漢腹心。圖折武關。解阨鴻門。推齊銷印。毆致越信。招賓四老。惟寧嗣君。陳公擾擾。歸漢乃安。斃范亡項。走狄擒韓。六奇旣設。我罔艱難。安國廷爭。致仕杜門。絳侯矯矯。誅呂尊文。亞夫守節。吳楚有勳。述張陳王周傳第十。舞陽鼓刀。滕公廡驪。潁陰商販。曲周庸夫。攀龍附鳳。並乘天衢。述樊鄴滕灌傳第十一。北平志

古司秦柱下定漢章程律度之緒建平質直犯上干色廣阿之塵食厥舊德故安執節責通請銘蹇蹇帝臣匪躬之故述張周趙任申屠傳第十二食其監門長揖漢王晝襲陳留進收敖倉塞隘杜津王基以張賈作行人百越來賓從容風議博我以文敬繇役夫遷京定都內強關中外和匈奴叔孫奉常與時抑揚稅介免胄禮義是創或慙或謀觀國之光述酈陸朱婁叔孫傳第十三淮南僭狂二子受殃安辯而邪賜頑以荒敢行稱亂窘世薦亡述淮南衡山濟北傳第十四蒯通壹說三雄是敗覆酈驕韓田橫顛沛被之拘繫廼成患害充躬罔極交亂宏大述蒯伍江息傳第十五萬石温温幼寤聖君宜爾子孫天天伸伸慶社于齊不言動民衛直周張淑慎其身述萬石衛直周張傳第十六孝文三王代孝二梁懷折亡嗣孝乃尊光內爲母弟

外扞吳楚怙寵矜功僭欲失所思心旣霽牛旣告妖帝庸親親厥國五分德不堪寵四支不傳述文三王傳第十七賈生矯矯弱冠登朝遭文獻聖屢抗其跡暴秦之戒三代是據建設藩屏以強守圉吳楚合從賴誼之慮述賈誼傳第十八子絲慷慨激辭納說監轡正席顯陳成敗錯之瑣杙智小謀大旣如發機先寇後害述爰盎鼂錯傳第十九釋之典刑國憲以平馮公矯魏增主之明長孺剛直義形于色下折淮南上正元服莊之推賢于茲爲德述張馮汲鄭傳第二十榮如辱如有機有樞自下摩上惟德之隅賴依忠正君子采諸述賈鄒枚路傳第二十一魏其翩翩好節慕聲灌夫矜勇武安驕盈凶德相挺旣敗用成安國壯趾王恢兵首彼若天命此近人咎述竇田灌韓傳第二十二景十三王承文之慶魯恭館室江都諄輕趙敬險諛中

似漢人碑碣文字

山遙營。長沙寂寞。廣川亡聲。膠東不亮。常山驕盈。四國絕祀。河間賢明。禮樂是修。為漢宗英。述景十三。王傳第二十。三李廣。恂恂寔獲士心。控弦貫石。威動北隣。躬戰七十。遂死于軍。敢怨衛青。見討去病。陵不引決。忝世滅姓。蘇武信節。不詘王命。述李廣蘇武傳第二十四。長平桓桓。上將之元。薄伐獫狁。恢我朔邊。戎車七征。衝輞閑閑。合圍單于。北登闔顏。票騎冠軍。焱勇紛紜。長驅六舉。電擊雷震。飲馬翰海。封狼居山。西規大河。列郡祁連。述衛青霍去病傳第二十五。抑抑仲舒。再相諸侯。身修國治。致仕縣車。下帷覃思。論道屬書。讜言訪對。為世純儒。述董仲舒傳第二十六。文艷用寡。子虛烏有。寓言瀋麗。託風終始。多識博物。有可觀采。蔚為辭宗。賦頌之首。述司馬相如傳第二十七。平津斤斤。晚躋金門。既登爵位。祿賜頤賢。布衾跣食。用儉飭身。卜

式耕牧。以求其志。忠寤明君。乃爵乃試。兒生蠶蠶。束髮修學。借列名臣。從政輔治。述公孫宏卜式兒寬傳第二十八。張湯遂達。用事任職。媚茲一人。日旰忘食。既成寵祿。亦罹咎慝。安世温良。塞淵其德。子孫遵業。全祚保國。述張湯傳第二十九。杜周治文。唯上淺深。用取世資。幸而免身。延年寬和。列于名臣。欽用材謀。有異厥倫。述杜周傳第三十。博望杖節。收功大夏。貳師秉鉞。身釁胡社。致死為福。每生作甌。述張騫李廣利傳第三十一。嗚呼史遷。薰胥以刑。幽而發憤。迺思迺精。錯綜羣言。古今是經。勒成一家。大畧孔明。述司馬遷傳第三十二。孝武六子。齊昭亡嗣。燕刺謀逆。廣陵祝詛。昌邑短命。昏賀失據。戾園不幸。宣承天序。述武五子傳第三十三。六世耽耽。其欲泱泱。文武方作。是庸四克。助偃淮南。數子之德。一不忠其身。善謀其國。述嚴朱邱王

以日碑之度恭形
霍氏之驕盈若論
既允垂戒亦深

父徐嚴終王賈傳第三十四東方瞻辭談諧倡優譏苑扞
偃正諫舉郵懷肉汙殿弛張沈浮述東方朔傳第三十五
葛繹內寵屈釐王子千秋時發宜春舊仕做義依霍庶幾
云己宏唯政事萬年容己咸垂厥誨孰爲不予述公孫劉
田楊王蔡陳鄭傳第三十六王孫羸葬建廼斬將雲廷訐
禹福逾刺鳳是謂狂狷敬近其衷述楊胡朱梅云傳第三
十七博陸堂堂受遺武皇擁毓孝昭末命導揚遭家不造
立帝廢王權定社稷配忠阿衡懷祿耽寵漸化不詳陰妻
之逆至子而亡秬侯狄孳虔恭忠信奕世載德貶于子孫
述霍光金日磾傳第三十八兵家之策惟在不戰營平皤
皤立功立論以不濟可上論其信武賢父子虎臣之俊述
趙充國辛慶忌傳第三十九義陽樓蘭長羅昆彌安遠日
逐義成邳支陳湯誕節救在三哲會宗勤事疆外之桀述

傳常鄭甘陳段傳第四十不疑膚敏應變當理辭霍不婚
遂遁致仕疏克有終散金娛老定國之祚于其仁考廣德
當宣近于知恥述雋疏于薛平彭傳第四十一四皓遜秦
古之逸民不營不拔嚴平鄭真吉困于賀湟而不淄禹既
黃髮以德來仕舍惟正身勝死善道郭欽蔣詵近遜之好
述王貢兩龔鮑傳第四十二扶陽濟濟聞詩聞禮元成退
讓仍世作相漢之宗廟叔孫是謨革是孝元諸儒變度國
之誕章博載其路述韋賢傳第四十三高平師師惟辟作
威圖黜內害天子是毗博陽不伐含宏光大天誘其衷慶
流苗裔述魏相丙吉傳第四十四占往知來幽贊神明苟
非其人道不虛行學微術昧或見彷彿疑殆匪闕違衆忤
世淺爲尤悔深作敦害述睦一兩夏侯京翼李傳第四十
五廣漢尹京克聰克明延壽作翊既和且平矜能訐上俱

陷極刑翁歸承風帝揚厥聲敬亦平平文雅自贄尊寔赴
赴邦家之彥章死非辜士民所嘆述趙尹韓張兩王傳第
四十六寬饒正色國之司直豐絜好剛輔亦慕直皆陷狂
狷不典不式崇執言責隆持官守寶曲定陵並有立志述
蓋諸葛劉鄭毋將孫何傳第四十七長情愜愜覲霍不舉
遇宣廼拔傳元作輔不圖不慮見躡石許述蕭望之傳第
四十八子明光光發迹西疆列于禦侮厥子亦良述馮奉
世傳第四十九宣之四子淮陽聰敏舅氏蘧蔭幾陷大理
楚孝惡疾東平失軌中山凶短母歸戎里元之二王孫後
大宗昭而不穆大命更登述宣元六王傳第五十樂安哀
衰古之文學民具爾瞻困于二司安昌貨殖朱雲作嫖博
山敦慎受莽之疾述匡張孔馬傳第五十一樂昌篤寔不
撓不詘遘閔既多是用廢黜武陽殷勤輔導副君既忠且

霍光

謀饗茲舊勲高武守正因用濟身述王商史丹傳喜傳第
五十二高陽文法揚鄉武畧政事之才道德惟薄位過厥
任鮮終其祿博之翰音鼓妖先作述薛宣朱博傳第五十
三高陵修儒任刑養威用合時宜器周世資義得其勇如
虎如豹進不跬步宗爲鯨鯢述翟方進傳第五十四統微
政缺災眚屢發永陳厥咎戒在三七鄴指丁傳畧窺占術
述谷永杜鄴傳第五十五哀平之卹丁傳莽賢武嘉戚之
乃喪厥身高樂廢黜咸列貞臣述何武王嘉師丹傳第五
十六淵哉若人寔好斯文初擬相如獻賦黃門輟而覃思
草法纂元斟酌六經放易象論潛于篇籍以章厥身述揚
雄傳第五十七獷獷亡秦滅我聖文漢存其業六學析分
是綜是理是綱是紀師徒彌散著其終始述儒林傳第五
十八誰毀誰譽譽其有試泯泯羣黎化成良吏淑人君子

時同功異。沒世遺愛。民有餘思。述循吏傳第五十九。上替下陵。姦軌不勝。猛政橫作。刑罰用興。曾是強圉。培克爲雄。報虐以威。殃亦凶終。述酷吏傳第六十四。民食力罔有兼業。大不淫侈。細不匱乏。蓋均無貧。遵王之法。靡法靡度。民肆其詐。偏上并下。荒殖其貨。侯服玉食。敗俗傷化。述貨殖傳第六十一。開國承家。有法有制。家不藏甲。國不專殺。知乃齊民。作威作惠。如台不匡。禮法是謂。述游俠傳第六十二。彼何人斯。竊此富貴。營損高明。作戒後世。述佞幸傳第六十三。於惟帝典。戎夷猾夏。周宣攘之。亦列風雅。宗幽既昏。淫于褒姒。戎敗我驪。遂亡酆鄙。大漢初定。匈奴強盛。圍我平城。寇侵邊境。至于孝武。爰赫斯怒。王師雷起。霆擊朔野。宣承其末。廼施洪德。震我威靈。五世來服。王莽竊命。是傾是覆。備其變理。爲世典式。述匈奴傳第六十四。西南外

古驪駒同音同字
移入魚虞部

待林林乘我乘駒
釋文作乘駒沈重
云或作駒字後人改
之曰乘者華爲內
同

夷種別域殊。南越尉佗。自王番禺。攸攸外寓。閩越東甌。爰泊朝鮮。燕之外區。漢興柔遠。與爾剖符。皆恃其崛。乍臣乍驕。孝武行師。誅滅海隅。述西南夷兩越朝鮮傳第六十五。西戎卽序。夏后是表。周穆觀兵。荒服不旅。漢武勞神。圖遠甚勤。王師驛驛。致誅大宛。娒娒公主。廼女烏孫。使命廼通。條支之濶。昭宣承業。都護是立。總督城郭。三十有六。修奉朝貢。各以其職。述西域傳第六十六。詭矣禍福。刑于外戚。高后首命。呂宗顛覆。薄姬碌魏。宗支產德。竇后違意。考盤于代。王氏仄微。世武作嗣。子夫旣興。扇而不終。鈞弋憂傷。孝昭以登。上官幼尊。類禡厥宗。史娒王悼。身遇不祥。及宣饗國。二族後光。恭哀產元。天而不遂。卽成乘序。履尊三世。飛燕之妖。禍成厥妹。丁傳僭恣。自求凶室。中山無辜。乃喪馮衛。惠張景薄。武陳宣霍。成許哀傳。平王之平帝王皇后作。事雖歆羨。非

天所度。怨咎若茲。如何不恪。述外戚傳第六十七。元后娠
母。月精見表。遭成之逸。政自諸舅。陽平作威。誅加卿宰。成
都煌煌。假我明光。曲陽歆歆。亦朱其堂。新都亢極。作亂以
古。述元后傳第六十八。咨爾賊臣。篡漢滔天。行驕夏癸。虐
烈商辛。僞稽黃虜。繆稱典文。衆怨神怒。惡復誅臻。百王之
極。究其姦昏。述王莽傳第六十九。凡漢書叙帝皇列官司
建侯王。準天地。統陰陽。闡元極。步三光。分州域。物土疆。窮
人理。該萬方。緯六經。綴道綱。總百氏。贊篇章。函雅故。通古
今。正文字。惟學林。述叙傳第七十。

駢體文鈔卷二十一 下終

